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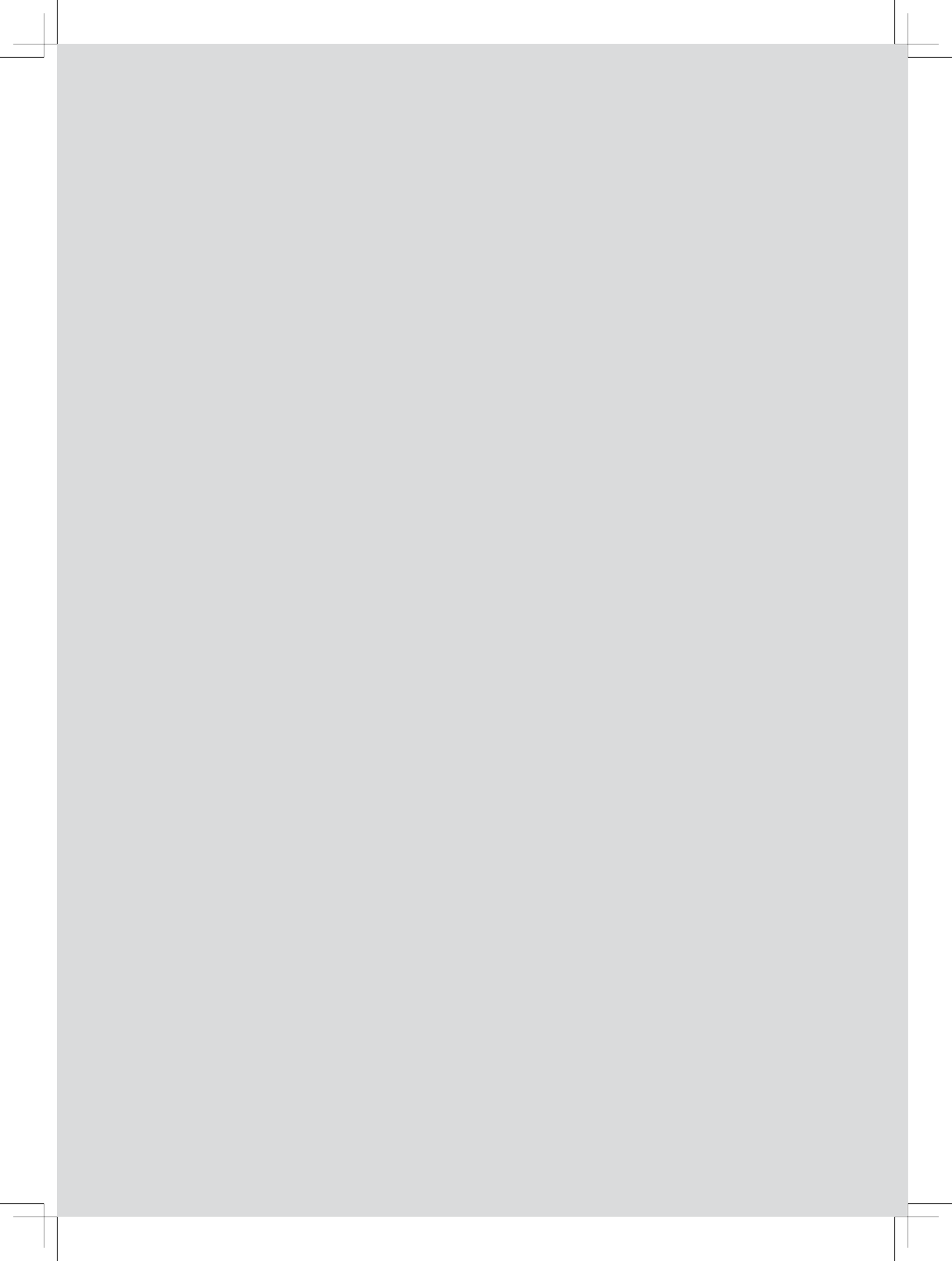
〔先進第十一〕

徐醒民先生 主講

論語講要講記

雪明講習堂 印行





先進第十一

目錄

前言	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二一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	二五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四一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四九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五七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六三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	七一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七七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八三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	八七

目錄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九一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	一一五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一二一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	一二七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一三九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	一四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嘑。子曰：回也其庶乎	一四九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一七三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一七七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一八一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一八九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	一九七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	二〇一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二〇五

論語講要講記 先進第十一

徐醒民先生 主講

前言

本來的《論語講要》分上下兩冊，我們這個《講要》精裝本把兩冊裝在一本裏面，現在就找出下論四三七頁。第一篇就是〈先進〉，〈先進〉這篇的題目，就是因為第一章「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就把前面這兩個字作這一篇的名稱。

在下論這幾篇之中，有些注解不是一樣的，從漢朝到宋、明、清，各朝都有注解，我們要看古人注解，那個很麻煩，別說其他的，就是程樹德的《論語集釋》，他蒐集了很多的古人注解，還有宋、明、清的注解，蒐集很多。多是很多，你叫我們自己來看，他們每一家注解說的都很有道理，那麼究竟那個對呢？我們沒有這個辨別能力。所以必得要雪廬老人看過之後，其中注解得最合乎經文本意的，就採取那一種的注解；還有呢，雖然古人注解那麼多，在雪廬老人看來，有些地方都是沒有把經文的原意注解出來，所以他老人家用以經注經的辦法來注解。所謂以經注經就是說，孔夫子在《論語》這裏講的，古人都沒有注出來，如果孔夫子在其他的經

典裏面有的，把那裏引過來注解這裏，這叫以經注經。我們這裏用的本子就是《論語講要》，我們照這個來研究的話，我們自己省了很多的力氣，照雪廬老人給我們選擇的，再加上他老人家用以經注經的辦法講解出來，所以我們用這一部《論語講要》作教材來研讀，比讀古人那些注解要經濟多了。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下論第一篇的第一章就講禮樂，在上論裏面，孔子也講過了，孔子講的那一章，記在《論語》裏面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這四句話就把《論語》上論跟下論整個綱要列出來了。這不但是《論語》的綱要，五經都可以拿這四句話作為研究的綱要。在那四句話裏面，前面三句，從志於道、到德、到仁，第四句話就是游於藝。游於藝的重要處，我們要學成聖人當然要學道，儒家的學術也跟佛法一樣的，要先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志於道就是要明瞭自己有本性，這是前面三句，從志於道講到德、講到仁，最後你怎麼樣的把這個道能夠求得圓滿？當然先要了解學問的道理，道理就是教理。教理明瞭之後，最重要的就是實行，要講究實行在那裏，就是游於藝那一句話。游於藝就是你要脩道，要把自己的本性完全開發出來。怎麼樣開發自己本性呢？你就要脩，脩行就在游於藝這一句話上面。游於藝在上論裏面，那一句話簡單扼要的講有六藝，六藝開頭兩個就是一個禮、一個是樂。禮、

樂、射、御、書、數六藝只是簡單的分類，詳細分出來，那就是世間各種的百工技能都包含在內。古時候從這個六種分開來已經很多了，如果拿現在我們這個時代來講，一般學校裏教育分科分得非常詳細，六藝就是把很多世間學術都通通包含在內。世間這些學術，就是教人家來學習實用的，六藝就是教我們在世間這樣學習，就是你當時學，當時就用得上。所以這個禮樂，在六藝開頭就是兩種：一個是禮，一個是樂。

禮樂這兩種就現在來講，無論你學的是那一門學問，你學農的也好，學工的也好，學商、學法律、學醫學，雪廬老人在世講，農、工、商、法、醫都要由禮樂來指導。學農，你這農人種的五穀，以及種的那些樹木、水果這一類的，在菜圃裏面種的蔬菜等等，你要是學禮樂的話，就不敢隨便用農藥。就是用農藥的話，他也要在農藥用過之後，等農藥慢慢消失掉了，他才採收，這個必得要學禮樂才肯這麼作。不學禮樂的話，那就農藥用下去以後，不管這農藥還殘留在上面沒有完全消除，就把它採收下來拿到市場去賣了，你看看，這就害人。懂禮樂的話，他就不至於害人。

家了。農是如此，工商業也是如此；學法律的無論是作法官、作律師，你懂得禮樂的時候，在中國來講，法律是以禮樂作根本，中國過去的法律都是從禮樂上定出來的。所以學法律的人，在禮樂上學習，他這個法律純粹替一般人服務的，絕對不敢藉著法律來謀求自己的利益。醫學那更不必說了，作醫師的人全力以赴的要把病人治好，自古以來這叫仁心仁術，那跟現在有些大醫院的作法不同，現在那些大醫院裏面，雖然醫師他還是仁心仁術，可是醫院老闆呢，要醫師增加他業務的業績，有些作法是不好的、不如法的；懂得禮樂的話，醫院的老闆就不敢要求醫師們來增加業績，讓很多大醫院的醫師壓力很大，所以禮樂是指導一切的學術。

這裏我們先把經文看一看，孔子說了，「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後進，什麼是先進？什麼是後進？古人的注解就很多了，有的是說就時代來講，先進是在古時候，後進是在後來的時代。但是古時候時代，從什麼地方畫分呢？什麼是古時候，什麼時候是後來的時候呢？這就是說法各不相同的。有的說是指孔夫子的學生來講，先進是孔夫子教的學生中，先跟孔子學的那些學生；

後進是後來的、後學的，講法很多。這裏，雪公採取一種講法，就是按照時代來講，按照時代來講可以說是比較合乎經意的。先進，在什麼時代呢？是在孔子以前的那個時代，後進是在孔子當時的這個時代。在孔子以前，那就是夏、商、周三代。夏、商、周三代，周朝，在孔子以前還是西周，到孔子這個時候是春秋時代了，是東周了。在那個以前，夏、商、周三代、在西周，學的禮樂像野人，野人是什麼呢？這是古時候皇帝的京城，在皇帝的京城之內，是在城市裏面的，京城以外的是郊外、是野外。古時候地理的畫分，距離京城多遠是郊，再多遠是野，還有其他名稱，那就不必詳細說了。這裏講野人也，就是在國家的首都以外的，不是城市裏面，是鄉下人。鄉下人一切都是很樸素的，這叫野人，野人是誰？鄉下人。後進於禮樂，在孔子那個時候，就是東周的時候，君子也——在城市裏面的人。城市裏面的人學禮樂，禮樂的形式一定要學，比如說見了人怎麼樣行禮，其他的各種制度都要求合乎這個禮，所以在城市裏面，這個禮樂形式要注意的。這個比較之下，跟鄉下人比較，鄉下人雖然在禮儀的形式上面沒有那麼完備，他很樸素的，對於禮樂的本質，他比城市的人要好。所以一個是在城市裏的人，禮樂學的形式學得很好，

這是叫君子。這是前面這兩段，一個是先進的，一個是後進的。

第三段，「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如用之，用之指的用誰呢？指的什麼？古人有說用人，用先進於禮樂的那個野人，或者是用後進於禮樂的君子。這是指人來講，用人，還有其他的講法。在這裏，我們雪公老師他採取一種，這個不必說別的，就這一章的章法來講，開頭就是講禮樂，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野人、君子是個比喻的話，所以這個「如用之」，這個之字就是代表禮樂，如用這個禮樂的話，「則吾從先進」。孔子說，先進於禮樂像鄉下人那樣樸素；後進於禮樂，這個禮樂就像城市裏面那個君子。但是要用這個禮樂，吾從先進，我寧願取很樸素的這個禮樂。

為什麼孔子講從先進的禮樂呢？禮樂雖然是屬於六藝，但是你研究儒學，無論研究那個地方，無論研究那一種學術的時候，你都要了解它這個根本。禮樂的根本在那裏？禮樂的根本就是志於道，就是從道裏面來的，從本性裏面來的。禮樂的根本，它就是從本性裏面顯示出來。因為它從根本裏面顯示出來，所以禮樂的本質是什麼呢？禮的本質就是講規矩、秩序，講究對人、對事要恭敬。本性是空空洞洞的，

沒有相，從本性裏面要發出作用來的話，出現的就是現象，這個現象就是禮，它才有行動。這個行動由誰來表示呢？我們人，我們人的這個身分，由我們人來表現。本性裏面出來的這個現象，在我們人方面來講，是我們人的本身，就是從本性裏面出來。在自然界——山河大地，也是從我們人身本性裏面出來。本性裏面出來的，一切都是合乎次序的、有規矩的、不亂的。再呢，本性它是對待一切人、一切事情，都是平等的，自己沒有傲慢，所以要講求恭敬。講求恭敬就是針對一般人不了解自己本性，不懂自己本性是平等的，所以一般人都有這傲慢的心理。聖人教我們學，明瞭自己這個本性，就必須要矯正一般人不拿平等心待人，要消除自己的傲慢心，所以要講對人、對事要恭敬。從本性裏面出現種種的現象，都是有次序的、不亂的，所以聖人教我們學禮，就是要學這個次序，不能夠亂。

聖人已經學成功了，聖人的言語行為，都是合乎自己的本性，絲毫不亂的。上論裏面記載孔夫子的話，孔夫子從十五歲「志于學」，到了七十歲，「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所欲，自己心理無論作什麼，想作什麼就作什麼，但是作出來的事情，

不會違背規矩。規矩就是禮，不踰矩，那就是成就聖人的話，他的言語行為自然合乎規矩、合乎次序，不會亂。因此聖人教我們一般人要守規矩，守規矩就是一切講究有次序、不能亂。所以《禮記》有一篇〈樂記〉，〈樂記〉裏面有兩句話，「樂者，天地之和也」，音樂是講配合天地間，一切和諧的。「禮者，天地之序也」，禮就是配合天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有次序，絲毫不亂。這是講禮樂，開始學的時候，就要知道要講究規矩、講究次序。講到本質上面，就是要恭敬、要謙虛。恭敬是要尊敬人家，能夠尊敬人家，自己的傲慢心就去掉了；謙卑就是讓人家。我們任何人，不但是這一生，從過去世，過去世還有過去世，我們把我們這個生命從現在在前面追，追到找不到一個開頭，佛經所講的無始，找不到一個開始。從無始以來，我們人都有貪求的心理，貪求外面這些名、利，謙虛反而讓人家，把這個貪心讓出去了。我們一般人，因為不明瞭自己有這個真如本性，我們起心動念就有貪求的心理、有傲慢自大的心理。有貪求心、有傲慢自大的心，不合乎自己的意思，就起了瞋恨心，所以學禮樂就是要把貪、瞋、傲慢這些心消除掉。這些心就叫我們生生世世的生死不斷，把這些心去乾淨了，好了，生死在那裏？生死沒有了，就是把

自己本性完全開發出來。貪愛的心理、瞋恨的心理、傲慢自大的心理，都把我們本性遮住了，自己本性不能起作用，所以才有生老病死，本性裏面沒有生老病死這些假象。

聖人，像孔夫子已經成功了，學成聖人了，他教人家來學聖人，學聖人怎麼學法子呢？原理就是要把自己本性開發出來。怎麼樣開發自己的本性呢？就是在六藝上面，就是藉世間的各行各業，你作那一種事業，就從那個事業上來學習，一切事業就是用禮樂來作指導。就跟在學校裏面一樣，無論是學那一科系，你必得要脩共同科，共同科就是這個禮樂。所以孔夫子講「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從先進，意思就是說學禮樂最重要的，要學禮的本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像鄉野、鄉下人，他對於禮的形式沒有那麼注意，當然古時候鄉下人也講禮、禮貌，見人家行什麼禮，古人都講的，但是比較起來，不像城市裏面那麼注重禮的形式。鄉下人他這個禮的本質很樸素的，他很注重。為什麼呢？禮的本質，就是從自己本性裏面起的作用。所以孔子在這裏講，則吾從先進，你學禮注重學禮的本質，你要學著怎麼樣恭敬人

家，怎麼樣的謙讓、讓人家。這在一般人看起來，尤其在現代，大家都不恭敬，遇見事情，凡是自己有點得意的事情，就是值得驕傲，成為口頭禪。掛在口頭上，自己感覺有什麼好，就說這是值得驕傲的，他不知道驕傲是一種煩惱，是自尊自大的一種表現。因此，學禮貌、學禮，本質上絕對不能夠驕傲，一定要尊敬、要恭敬人家，一定要處處讓人家。

我們在這個時代，任何人只知道自己驕傲，不肯恭敬別人；遇到任何事情，有利害衝突的時候，自己一定要爭取自己的權利，一點也不肯讓人家。你在這個時代，普天之下都是講驕傲、講爭取自己的權利，你學禮樂，你要學著讓人家，要學著恭敬人家，看起來好像不合乎時代潮流。而且，我們大家要發心，不但自己這麼學，而且要勸人家也這麼學，那人家就反問你，我為什麼要讓人家？我發明，工業上發明一個產品，我應該享受智慧財產權，我為什麼要放棄？他不肯接受的。問題就是說你要把這個原理講清楚，你不願意了生死則已，不願意學聖人那就好，大家都是互相驕傲、互相爭取自己的權利，一絲一毫也不讓人。但是你要把這個原理講明白，

你要成聖人、要了生死，那非讓不可、非尊敬人家不可。所以講這個禮樂，必得要
把這個禮樂的本質講出來，你自己才有信心這樣研究學習，你也有信心來勸告人
家。勸告人家，你解釋的，你要解釋得清楚，解釋不清楚的話，自己也沒有信心了，
你勸人家，人家更不會接受的。

禮是要講究規矩、講次序、就是不亂，講到本質要禮讓人家、要恭敬人家，拿
佛法對照來講的話，佛法就是要講究定工夫，定工夫就是不亂。比如說我們念佛的
人，要求得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往生才有希望，你才有工夫。如果是處處維護自己
的權利，在社會上跟人家爭名奪利，這個煩惱一天一天的加重，怎麼能夠明心見性
呢？這不是很明顯的嗎？所以學禮要學不亂，不亂就是要一切守次序，個人的言語
行為，都是要不亂。在本質上，我們本性是平等的、無私的，但是我們任何人，以
及其他的動物，從無始世以來，就是不能平等的待人。所以現在要學聖人，要了生
死，就是要拿平等待人、要恭敬人家、要讓人家，你這才能夠把這個煩惱斷除掉，
才能見到自己的本性。見到自己本性，生死輪迴才解決了，這是禮。

樂呢，樂也是合乎禮的，跟禮是一致的。比如說這個音樂，無論是樂器也好，制的樂曲子也好，在古時候講宮、商、角、徵、羽這五個音不能夠亂的，不能缺少那個音，也不能那個音特別多了，侵犯別的音，這就不亂。而且這五個音，你在制曲子的時候，把它調和到最和諧的那種境界，所以〈樂記〉裏面講，「樂者，天地之和也。」它除了基本的，跟禮是一致的以外，它特別是講和。我們用的時候，把禮樂，孔子講從〈先進〉用這個禮樂，用禮樂就是注重禮樂的本質。禮樂的本質，雖然講本質，那個形式、次序不能夠完全不講，比較起來，本質是最重要的，禮是如此，樂也是如此。樂跟禮配合起來，重要性在這個和字。比如說，我們跟人家來往，跟人家說話、辦事情，我們在社會人羣之中，從家庭到社會，那一天你單獨的？你能夠單獨的不跟別人相處嗎？跟別人相處，在禮上我們要講規矩，要講這個是不錯的，但是加上一個和字，這就更好。你在家庭裏教育小孩子，教小孩子守規矩，這是很嚴肅的，一般人與生俱來就不喜歡守規矩，他這個習氣就是亂的，你教他守規矩、守秩序，小孩子聽起來，感覺得太嚴肅了，你要用和氣的口吻，用和氣的方法來教育他，他就能夠接受。用種種和諧的辦法來誘導他，你對於兒女的教育就成

功。你雖然講的是規矩，一切是對的，如果你用命令式的，你非這樣作不可，現在的小孩子不見得就聽你的。你用很嚴厲的、命令式的，非要他服從你不可的話，他表面服從，他內心跟你離開了、疏離了，你這個教育是失敗的。必須講究和諧的辦法，對小孩子如此，夫妻之間的相處，也要如此；在外面、在機關裏作事情，機關首長怎麼樣對待他的員工，員工怎麼樣的來對待機關首長，平等的朋友之間相處，都要如此。

禮必須配合這個樂，樂的原則就是和諧，所以〈樂記〉裏面講「樂是天地之和，禮是天地之序」，和與序都是從本性裏面出來的、起的作用，聖人學成功了，生死也了了，它一舉一動自然合乎程序，自然是和諧的。孔夫子的學生就說「夫子溫、良、恭、儉、讓」，「望之儼然，即之也溫」，你跟他當面一談話，他非常溫和的。「聽其言也厲」，你聽他說話的言語，這個厲是規規矩矩的，他講的言語，這個原則，過去、現在、未來永久是不能改變，它是真理，講的是真理。但是言語說出來非常和氣，「即之也溫」，所以禮樂用出來就是這樣學。

那麼這樣學，我們一般人從那裏下手呢？過去雪廬老人就說，我們就在日用尋常上面、衣食住行上面來學。日用尋常裏面，尋常什麼呢？比如說，就是大家處理家務的事情，不論你家庭裏是那一個人，你每天都要用家裏的那些用具，我們求學的人，你家裏都有幾本書，你用書的時候拿來用，你用好了之後，原來放那裏，你還放回那裏去。小孩子的玩具，或他在學校裏作業的課本，用的時候拿來用，用完了之後，你還教他放回什麼地方。古人講「動物歸原」，家裏的任何物品，你要搬動了，用完之後，歸原，還原到原來地方，你再用的時候，伸手就拿過來，你不必臨時找。小孩子習慣，他從無始劫以來就是亂的，你告訴他，你不能用命令式，你非這樣作不可，他不見得聽你的，你要把這道理講明白，他會接受的。用勸導的方式、用獎勵的方式，獎勵不一定是用物品來獎勵，你用誇獎的，用言語誇獎他，都是一種方法。你仔細的觀察，那些慣用權威的方式、慣用命令的方式，要求他的兒女照他的意思來學習的話，他這個小孩不見得聽他的。就是勉強聽他的話，長久養成他的兒女人格也跟他一樣，將來到社會上，也用這個方式來對待人家，培養這樣的子弟出來的話，他的教育是失敗的。他在家庭裏面，就是這樣學來的，學來之後，

將來也是拿這種權威式的來要求人家，這種人到處不受人家歡迎，他就缺少一個和字。所以我們自己教家裏的小孩子，要禮樂並用。

衣食住行，行動，年輕人不知道，尤其是小孩子，好攀高、好這個、那個，你要怎麼樣指導他？甚至於自己，年輕的家長自己也不懂得，作很激烈的運動，參加外面什麼比賽的話，用很猛烈的那種體力，這種你不要參加。你缺少一個和字，參加那些比賽，雖然你得了獎，身體受害，一到年紀老了，你就知道。言語也好、行為也好，都要守住一個和字。不及，沒有到那個程度當然是沒有效果的，過分了也不行，過與不及都是不如法。所以禮樂合起來並用，就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來學習。古人講走路，走路有走路的學習道理，吃飯有吃飯的學習道理。走路不能左顧右盼，左顧右盼的話，前面遇到不平的，或者遇到路底下有個坑，一腳踩到坑裏去，那就多麼危險。言語說得太快了，人家聽不懂，說得太慢了，當然也不好，守住一個中道、一個和字。

就拿衣服來講，自古以來，衣服的形式、什麼樣的顏色，每一個朝代它都制禮

作樂，國家有規定。就拿夏商周三代來講，有的是講究黑色的、有的講究白色的、有的講究紅色的，周家的顏色是尚紅，所以現在有什麼喜事用紅色。周家以前不是這樣，殷朝是白色，夏朝是黑色的，它不同的，衣服的式樣也不同，這是國家制定。改朝換代，它這個朝代就可以自己制定，制定之後，你就要守住這個規矩。在滿清時代行禮的時候，天子諸侯祭祖宗、祭宗廟的時候，天子祭山川的時候，祭孔、祭祀孔夫子的時候，那個服裝是長袍馬褂，這是清朝時候規定的。到民國時代，民國時代應該要制禮作樂，可惜民國一開始就亂，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是臨時大總統的時候，沒有很久，北方就亂起來了，沒有時間來制禮作樂，勉強的，在民國時代穿個中山裝，那是國父所提倡的，穿中山裝。要是行古禮的話，還是長袍馬褂，比如說，現在祭孔的時候，各位看看各地方祭孔，主祭人、陪祭人都還是長袍馬褂。我們普通人現在沒有這種禮服，我們雪公老師在世的時候，那時候他老人家有什麼事，穿中山裝。在民國時代，各行各業，學校裏面學生有制服，公務員有公務員的服裝，軍人有軍人的服裝，這還是合乎禮的。現在好了，現在一切不講了。一切不講，禮的這個次序都不講求了，那個本質更談不上，所以現在講這個禮樂很難，你

要講規矩，學生、學生家長、甚至教育界自己都說：這個不合乎時代，現在不必講那些道理了。但是不管現在時代怎麼樣的不講究禮，我們學禮的人，我們還是照這樣學法子。現在雖然國家沒有統一規定，你應該穿什麼樣的服裝，但是大家要參加正式典禮的場合，你的衣服要整齊清潔，這個自己應該要做到，你不能把髒兮兮的衣服拿出來穿去，所以整齊清潔，這是最起碼的自我要求。

吃飯的時候，「食不言，寢不語」，在吃飯的時候，不能一邊吃飯一邊說話。為什麼呢？一邊吃飯，食物在口裏，一邊講話，一者儀表不好，再呢，口裏一邊在咀嚼在吃，一邊說話，一不小心，食物卡在喉嚨裏面，或者噎到自己，這就麻煩了。這都是規矩，就是禮。

所以仔細的往裏面研究的話，衣食住行、跟人家來往，這裏面你愈研究，愈感覺裏面意義無窮的。就在無窮的這些應該注意的事情，你這樣學習，你就一步一步學到合乎本性上，那種有條理而不亂，學到本質上的自卑而尊人家、尊敬別人，把自己的傲慢心去掉、貪求心去掉，就是在這些地方去學。因此古人講過，現在懂得

道理的人也都知道，我們這個國家就是禮樂之邦。稱呼禮樂之邦，就必得了解禮樂它的本義，在禮樂上好好的學，你在世間作任何工作，從事那一種行業，就你那個行業來學成聖人，這是孔夫子的教育，這多麼方便。就在日用尋常、這個淺近的、人人都可以作得到的，一步一步的學，學到圓滿的話，生老病死問題解決了，聖人也成就了。

《論語》這部書，它就是指導人的脩行，它就是在行為上面來指導人，從淺處一步一步往深處去學習，果然能夠照孔夫子教的這些道理來學習的話，我們學道學得多麼輕鬆愉快，學到了圓滿地位，聖人也成就了。還沒到那個境界，你現在開始學的時候，你在這個世間就跟一般人不同，你在世間作事情沒有什麼障礙，沒有人來找你麻煩，當下就到處都沒有障礙，一切都是順利的。作事情順利，一步一步的，這個道就學成功了。這是儒家的學問，它的妙就妙在這些地方。所以孔子講：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進的禮樂，這樣學，一開始就直接的往道上去走的。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讀縱，跟從，是跟從孔夫子，「我」是孔夫子自己稱呼。「從我於陳蔡者」，孔子那時候周遊列國，跟從孔夫子的弟子，就是從我者。這個時候是講陳蔡，陳是現在的河南省，蔡是現在安徽省，安徽省跟河南省連在一起。孔子那時候，根據司馬遷寫的《史記》裏面，《論語講要》裏面都有把它寫出來。司馬遷《史記》裏面，有一篇〈孔子世家〉記載，在孔子那個時候，春秋時代，南方的吳國來攻打陳國，陳國就是現在河南，吳國是現在的江蘇省，它去攻打陳國。這個時候楚國，楚國那時地方很大，包括安徽省的一部分、湖南、湖北，這一個廣大的地區再到南方兩廣，這都是楚國，看到吳國攻打陳國，它就出兵來救陳國。這個時候孔夫子就在陳蔡之間，因此楚國就派人來請孔夫子到楚國去。孔夫子準備要到楚國去了，可是陳蔡這兩國，他們在位的那些大夫們，惟恐孔夫子一到楚國去，楚國重用孔夫子。因為孔夫子這個時候在陳蔡之間，對於陳蔡這兩個地方、兩個國家了解得很多，就怕孔夫子到楚國去，危害到陳蔡他們這兩個國家，因此就派人把孔夫子圍困起來，以致於

孔夫子在陳蔡之間連糧食都沒有了，所以在陳絕糧，遭遇這麼大的困難。後來還是孔夫子派了子貢到楚國去，楚國那時是楚昭王，他是很賢能的一個君主，派了軍隊來把孔子接過去了，這才解除陳蔡之間的這種困難，解了圍。把這個事實明瞭之後，孔子說，從我於陳蔡者，跟從我在陳蔡這兩個小國家，受了這種困厄，就是在陳絕糧，連糧食都沒有了，受到這種困難。

「皆不及門也」，不及門是怎麼講法子呢？古注裏面很多，《講要》裏面引用鄭康成的注解，「皆不及仕進之門」，仕進之門，古時候讀書之後，政府用他出來辦政治，叫仕進之門。清朝劉寶楠的《論語正義》裏面，他是講，「不及門，不及大夫之門」，大夫之門就指的陳蔡這兩個國家。孔子準備要到楚國去的時候，陳蔡兩個國家的大夫們不了解孔子，所以他們一商議結果，就把孔子圍困起來。不及大夫之門是什麼意思呢？孔夫子在陳國，孔夫子這些弟子們跟陳國、蔡國這兩個小國家的大夫們沒有交往，沒有來往。如果說跟這兩個國家，在位這些大夫們有交情的話，他會了解孔夫子，不會圍困孔夫子。就是因為孔夫子跟這兩個國家大夫沒有交往

過，換句話，沒有作大夫的朋友，所以受了圍困。劉寶楠《正義》他引用孟子所講的話，《孟子》〈盡心〉篇裏面就說「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指的就是孔夫子，之厄，厄就是遭遇被圍困的這種困境，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為什麼呢？無上下之交。在陳國也好、蔡國也好，對於這兩個國家在上位的君主，和在下位的這些大夫們，沒有交往的。孟子講的話是可靠的，孟子距離孔夫子的時代不遠，所以劉寶楠引用孟子這句話是有根據的。因此孟子講的「無上下之交」，就是這裏孔子講的「皆不及門也。」皆不及門也，就是孔子那些弟子們，與陳蔡這兩國的大夫們沒有交往，才遭遇這種困難。這是什麼時候？根據清朝江永《鄉黨圖考》考據，劉寶楠也認為孔夫子在陳蔡之間，遭遇這種困厄的時候，是在魯哀公四年，孔夫子遭遇這種困難。

我們研究這一章經要知道，孔夫子是聖人了，他周遊列國的時候，還遭遇這些困難，何況我們現在。別說我們是沒到聖人地位，連孔夫子那些弟子、那些賢人，我們現在都還沒有到那種境界。這樣看起來，尤其是我們處在這個時代，想想處在

這個時代很困難。在這個時代，跟家裏的人也好，跟社會上一般人也好，甚至於自然界，想不到的這些天災、這些變化，遭遇這些困難，不要怨天尤人，我們是普通的一個凡夫眾生，這些災難是免不了的。要想免這些困難，要知道，眼前這些天災人禍，包括自己家裏的種種問題，社會上跟人來往這些不如意的事情，都是共業，要承認這是共業造成的，天災也是共業。共業之中，首先，要轉共業，我們力量不夠，開始學別業、個別的，我們從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就是前面講的禮樂，我們好學禮樂。首先把自己的心能夠平和起來，一切以平等待人，一切要講究和諧，然後才能夠由共業之中，我們轉變別業，個別業轉得很有工夫了，對於外面有影響力了，你就可以轉共業。

我們研究這章經，要有這個認識，我們當下處在這個社會環境、自然界這些環境，我們不必怨天尤人，我們當下要求自己，儒家的學問，就是要這樣學。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請各位翻開《論語講要》四三九頁。我們把這一章經文先讀一遍。這一章開頭沒有子曰，過去漢儒都是把它列為獨立的一章，到了宋儒，他因為沒有子曰這兩個字，就把這一章跟前面「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併為一章。但是併為一章，有些事實很難講得通。因為跟孔子在陳蔡那裏遭遇困難的，在剛才念的這一段裏面，這一章，有的是跟孔子到過陳蔡的，有的沒有。還有呢，跟孔子在陳蔡的，在這一章舉出來四科裏面也沒有。所以講到實際上，把後面這一章跟前面併成一章不合理，所以還是從漢儒注解，把它當作獨立的一章。沒有子曰這兩個字，根據皇侃的解釋，皇侃就是注解《論語集解》的，他說這是記者——記孔子言語的人，是他所寫的，寫出來以後是經過孔子承認的，所以錄在這裏。至於說沒有子曰這兩個字，其他還有別人的說法，那就不必詳細講了。

現在就看這一章，一般講四科，孔夫子教學生分成這四門，四門也叫四科。一

是德行，德行應該照古音念法德亨，亨、行這兩個音，古音比較簡單，到後來這個發音就比較細一點，所以古時候讀亨，現在一般讀作行，一個意思，德亨就是德行。德行就是他這個人脩養的品德好，這叫德行，這是一科。

其次就是言語，為什麼德行接著就是言語呢？言語很重要，辦政治，尤其是辦外交，不能說錯一句話，話說錯了一句，自己再開個記者會，說：我這個說錯了，那可不行的。古人當然沒有記者會，我說比喻的話。古人在外交場合說錯一句話，人家就拿你這一句話來問你，你就沒辦法答復了。政治也是如此，內政，對於朝廷裏的人講也好，對於天下老百姓講話，你不能隨便講，講錯的話，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說出來的話，你要再追回來，追不回來。至於脩道，那更應知道，脩道人不能造口業，學佛的人，像受戒，言語戒妄語、兩舌、惡口、綺語一共有四種，那都是言語造業。我們研究儒學，在這裏你看，儒學這個言語就這麼重要，在德行之後。在《禮記》上講，「安定辭」，言語一定要不能亂說話。還有呢，孔夫子講過的：「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這個人他是個吉祥的人，言語不多；躁人，心裏很浮躁，

他的言語就多了，他一見著人，說話沒得完了的時候，他自己儘管說，不給別人說話的機會，這叫躁人之辭多。躁人之辭多，「言多必失」，說話說多了，必然有過失。對自己，說了有損人的話，這一句話說出來引起別人的煩惱，這話就是造口業了，所以言語很重要。

言語下來就是政事——辦政治。孔子講這個政治，就是純粹的為國民來辦事情，不為自己。古時候講教育，從伏羲氏一直到後來的孔夫子，辦政治辦教育，為的什麼呢？為的要自己成就聖人、要學聖人。學聖人當然自己要明心見性，自己求得明心見性的話，也要把這個學術思想來教化國民，你是天子就教化天下人。辦政治怎麼呢？儒家孔夫子教他的學生，你要學君子儒，不要學小人儒。小人儒把儒家經典學了之後，自己在那裏脩養受用，不肯把這個來教化他人，這就是小人儒。君子儒就跟佛家一樣，行菩薩道，自己脩行也教別人脩行。教育是講道理，讓人家懂得如何脩。政治呢？你行菩薩道，佛家要辦事情，儒家行君子儒，辦事為什麼純粹為人，而不是為自己呢？自己多生多劫以來，在社會上、在六道裏面染上惡劣的習氣，所

謂惡習氣都是為自己、不為他人，就是自私自利。有自私自利的心，他一切所作的事情都是損人利己，辦政治以及作其他各種行業，都是為自己。你要學聖人沒有別的辦法，原則上就是把自私自利的這種惡習氣，一層一層的消除掉。

孔夫子教人家辦政治，跟後來的人講的辦政治大不相同，後來的人辦政治，那一個政治家，拿現在講民主國家選舉，還有民主國家也不完全是選總統，它也有君主國家，像英國、日本、泰國，它還有君主，是君主立憲。民主國家選的總統，總統下面用的那些政府的人、各部門的首長，這是有政黨，政黨政治；君主立憲的選首相，它也是選。這些人你要拿孔子的標準來講，都不算是孔子所講的那個政治。孔子講的政治就是藉著你辦政治來脩道，脩道不是別的，脩道就是把自己自私自利的心，這個不好的習氣，把它一層一層去得乾乾淨淨，你這聖人就成就了。怎麼去乾淨聖人就成就，成就聖人有什麼好處，不成聖人有什麼不好呢？這是現在人常常提出的問題。現在人講我們辦政治，一方面是為人，再方面辦政治要完全不為自己，這個說不通。但是這個原理他不知道，辦政治是破除自己自私自利的那種惡習氣。

有自私自利的惡習氣在那裏，他這一生是這麼一個人，但煩惱多得很。再一轉世，或者人身就不能保了，就變成牛馬畜生這一類，或者是變成鬼道了，這就有生死，就佛法講這個六道，六道生死都是由私心造成的。私心徹底破除掉的話，把自己本性完全開發出來，本性裏面沒有生老病死這些假相。這是孔夫子講政治學，政治學的原理就是在此，你辦政治是要徹底的為天下人辦。為天下人辦政治，替天下人謀長遠的利益，這就跟教育結合起來，也就是要告訴天下人，你也要學著成為聖人。學成為聖人，就不能夠講自私，就要大公無私。一開始這樣學的話，你就是孔夫子所講的一個政治家，在脩道方面，你就是一步步的來學為聖人。就佛法來講，你能够這樣作，你就是一步步的成佛，最後到了成聖人的話，生死問題就沒有了。所以孔夫子在這裏講政事，跟現在講的政治學大不相同。

最後是文學，文學雖然是最後，你要把聖人的道傳下來，沒有文字不行。像伏羲氏當然是聖人，伏羲氏這個道——人人都有真如本性，怎麼傳下來呢，怎麼讓人知道呢？那時候沒有文字，他就發明兩個符號——一陰一陽，陰陽兩個符號。由陰陽兩

個符號，然後構成八卦，八卦再疊起來就是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那個變化就太多了。這個六十四卦裏面，各行各業都用得上，你懂得六十四卦的變化，學音樂的、講飲食衛生的、畫畫的，尤其是學醫的，任何一種行業，把這六十四卦看明白了，就由他這個行業，直接通達自己的本性——明心見性。但是這個學問只是符號，到後來才有文字，所以《易經》裏面有文字記載是後來的，開始都是一些符號。因此在沒有文字之前，伏羲氏要傳這個道，還要用符號傳下來，普通人不懂，是聖聖相傳，你是聖人才看得明白。到了有文字說明的時候，周文王和周公用文字把每一卦爻說明瞭以後，一般不是聖人，賢人看得懂，普通人還是看不懂，所以孔子又寫了十篇文章，叫〈十翼〉，翼就是鳥飛，兩個翅膀，由十翼來再通盤的解釋文王、周公的文字，這樣的話，一般人才能看得懂。一般人看得懂還不算，還要最聰明的人，還要孔夫子教，孔夫子不講解的話，普通人還是看不懂，這是《易經》，其他的《書經》、《詩經》、《禮記》、《春秋》都是用文字寫出來的。這些文字，目的在什麼呢？就是把聖人教人家如何學為聖人，這個道理都在經書裏面。到後來不但一般人學經，就是寫文章也都知道，你的文章是好、是不好，就看你的文章裏面有

沒有道。所以一般文章，中國古時候講文章，判定這文章好不好，講文以載道。早期有一部文學評論的書籍，那是劉勰的《文心雕龍》，開頭一篇就講〈原道〉，任何文章好不好，看你的文章裏有沒有道。這樣看起來，講固有文化、講儒家學術，文字就是文以載道。文學就是把道用文字將它記載下來，我們學道才能學，沒有文字，傳不下來的。

這四科是孔子教學生的四大類，每一類舉出一兩位代表性的學者。所謂代表性，就在這一科方面，他就超過了別的同學，他有他特殊的造詣。所以在德行這一科舉出來，它有誰呢？第一個就是顏淵，再就是閔子騫、冉伯牛、仲弓，這四位。顏淵不必說，他的德行，孔子都是經常讚歎他。再說閔子騫，人格那是了不得的，講孝道，在《二十四孝》裏面就有閔子騫，後面也有提到閔子騫是什麼樣一個孝子，所以他是在德行之中。冉伯牛、仲弓，在後面也講到的，這四位在德行這一方面有特殊的脩養。這並不是說除了這四位以外，其餘後面那幾科的沒有德行嗎？不是，也有。這四科一共有十位，十位都是在這四科中有才能有修養。

「言語，宰我、子貢」，宰我、子貢的德行也有很高的脩養，不過比較沒有像顏淵、閔子騫這四位的境界那麼高，所以言語舉出兩位作代表——宰我、子貢。他們兩位言語不是像後來那些辯論家，辯論家辯得把死的說成活的，活的說成死的，可以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論家可以把人家辯得沒話說，找不出理由反駁他，但是叫對方的心理不服，你這個辯論家那個言語不夠服人。像宰我、子貢他們的言語說出來，既能服人之口，又能服人之心。這怎麼辦得到呢？這個言語與德行有關係的，說出的話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來講話，總要替對方來設想，從脩道這方面，以及在世間跟一般人的來往，你跟這個人說話，就把他心裏所想的、口裏說不出來的，你能夠說出來，他能夠心悅誠服的接受。你就是跟他談判一件事情，談判的時候，你把他那一方所希求的利益說出來，你這樣作，你才真正的有利益。你不這樣作，你眼前得了利益，後來你還是受害的，要出於自己真心告訴他，他會接受。宰我、子貢的言語，跟一般辯論家的言語大不相同。你就拿作外交來講，到外國去辦外交的事情，你不能純粹站在本國的利益來講，站在本國的利益，不重視對方他們國家利益的話，你跟他談判，你就很困難了。你必得本國的利益、對方他這個國家

的利益，你都能夠照你很誠懇的真誠心，分析給他聽，你這個外交可以辦成功，談判也真正能夠成功。不如此的話，表面是講我們兩個雙贏，雙贏是不錯，你要拿事實來檢驗，口裏講雙贏的話，想的你要得到對方的利益，只讓對方吃虧，自己得好處，那人家接受嗎？所以這個言語，它與德行與政事都有連帶關係，與文學脩辭都有關係的。脩辭不好，本意是好的，但是話說得不好，人家不接受，所以言語很重要。古人講言為心聲，言語代表你的心理發出這個音聲，所以言語在第二，舉出宰我、子貢這兩位。子貢、宰我說話看起來好像沒有蘇秦、張儀那樣會說話，蘇秦、張儀憑著他那個三寸不爛之舌，一個把秦國的國君說動了，一個把六國的國君都說動心了，你想想看，結果擾亂天下。宰我、子貢這個言語說出來，他可以避免各國的戰爭，要把道理說清楚，叫那些國君自動的放棄戰爭，跟蘇秦、張儀那種演說家可大不相同的。

「政事」，政事就是辦政治了，這是「冉有、季路」。剛才講他辦政治，就是按照孔夫子所講的，藉著辦政治，表面上看這個事情都是為天下人辦的，實際上是成

就自己脩道。冉有、季路就是這樣的人物，辦好了這些事情，對天下人有好處，對自己有什麼好處呢？對自己就是道業能夠成就。所以我們各位將來要到外面弘揚儒經的話，你總得把這些理由說清楚。現在雖然天下人，不論那個國家都是講功利，講功利就是講私人的利益。雖然天下人都講功利，你真正把這個道理講明白了，他會接受的。為什麼呢？人人都有真如本性，而現在雖有真如本性，任何人都在生老病死這種生滅法之中，大家苦不苦呢？你要把造成這種痛苦的來源，以及怎麼樣的解除這些痛苦，這些方法、原理講明白了，那些有善根的人會接受。所以就學佛的人來講，釋迦牟尼佛，你看在《法華經》裏面講，任何一個眾生，任何人都可以成佛，儒家也是這樣。孔夫子教人家學君子儒的話，那就是說確定任何人，你只要肯接受聖人的教育，你就能夠成為聖人。

我們現在看全世界，辦政治的人講功利主義，明瞭這個道、脩道的人也有，不能說沒有，那少之又少了，你把這個原理講出來的時候，他會接受的。他一接受的話，你傳給他，他傳給別人那就多了，發生的影響力就大了。我們現在講各地方都

有天災，我們臺灣有八八水災，八八水災之後，接著又有這些水災，好多，其他地方不是也有嗎，最近太平洋那個小島，靠近印尼，那發生海嘯，災難很大。臺灣八八水災，山一崩下來，一瞬間就把這個村莊埋起來了，它那海嘯也是，還有地震，這都是天災。那天災，不懂道理的人，又怪這個又怪那個，懂得道理的人就知道，我們人本身，我們自己有生老病死，自己造成的，自己私心造成的。我們本身所住的环境，小環境——我們這個房屋，大環境——這個地球，再大的環境——無盡的虛空，這都是我們的環境。環境怎麼來的呢？我們從小處看，你家庭的房屋，房屋是誰造成的，還不是由我們人造成的嗎，地球這個自然環境，還不是住在地球上這些人、這些動物共同造成的嗎，地球上這些災難，天災它怎麼來的？是我們人的心理在那變化，它才有這個災難。所以天災出來的時候，不懂道理的人就是怨天尤人，這個也不好、那個也不好。真正了解道理，不能怨別人，怨我們大家住在地球上的人，住在這個地區的人，共同造惡業造成的叫共業。你要改變它，得把這惡業除掉，先從自己改起，個別的惡業先改，這是根本的辦法。

這四科，德行當然是站在首要的一科，其次是言語，再就是政治，最後是文學。這四科，孔子所教的都跟後代人所講的不同。孔子所教的四科，就從這四科脩學這方面去學作聖人。從德行這方面，當然一看就知道這是要學聖人的，言語也是如此，政事剛才講了，辦政治就是對天下人來講，為天下人來謀求福利，還是謀求長遠的福利，這長遠福利也是教人家如何學作聖人，解決生死問題。對自己來講，在這上面作，就是去消自己的自私心這種惡習氣，自私心是惡習氣，它就是煩惱。所以講清楚的話，真正有善根的人他會接受。他一接受了，他的行為表現出來，他如果現在來競選的話，他就跟一般人不一樣。講到文學，現在講文學，認為文以載道是古人的話，現在這個時代講文學，注重純粹的文學講究美感，講究個人愛怎麼寫就怎麼寫，現在人家不講文以載道了。傳統講文學，從孔夫子開始，文學就是要把這個道能夠記載在經書裏面，作的文章也是要看有沒有道，所以這個重要。剛才講劉勰寫的《文心雕龍》，他開頭一篇就講〈原道〉，〈原道〉後面講〈宗經〉，這個道要從經書裏面才了解，不讀儒家五經，那怎麼了解道，所以這裏講的文學，也跟後世以及現代人所講的文學截然不同的。

這四科，都是藉著這四科的學問，指導學者去明心見性、去證聖人的果位。儒家的學術，尤其是孔夫子的言論，雖然沒有把道理說得那麼清楚、說得那麼仔細，就從你這人日常的行為上面，來指導你應該怎麼作。照著孔夫子的話這麼作的話，現在還沒有成聖人，沒有成聖人叫賢人，甚至於還沒有成為賢人的話，你肯這樣作，正人君子你是沾得上。君子是君子儒，就現在來講的話，你就是這個時代中的君子。作個君子，雖然在這個時代，有天災人禍，你作君子知道剛才講的，那裏都有天災，君子學孔夫子這四科的話，無論是學那一科，就知道我們人在世間，本身是生老病死滅的一個人。本身以外這些環境，小環境、大環境，講大環境我們一般人不懂，小環境懂，你住的這個房屋，房屋還不是自己造的嗎，外面這些環境、公園、交通的這些道路，還不是人造的，好的是人造的，不好的也是人造的。人怎麼造呢？不是用手造的，是心造的，人心造的。你在這個地區，這個地區發生天災了，是這一個地區的人類、畜生共同的惡業造成的，這個天災是結果——惡業造成的結果。結果來了，你是君子，明瞭這個道理，坦然的面對這個結果，不要怨天尤人。對於未來呢？轉變，現在知道結果已經來了，沒有什麼好怨恨的，但是要轉變未來，

轉變未來要先改變自己的心。雖然這個地區和整個世界大環境天災不斷的，那是共業，共業之中有不共業。我們個人自己在心理轉變，心理一轉變，最淺近的、最顯著的效果，是你在家裏心理一轉變的話，你這一家就變好了，馬上就改變。家裏的成員，原來是各人堅持各人的意見，各人為自己，你的心理一改變，作個示範給家裏的人看，家裏的人一看也明白了，也跟著你學，你這一家被你這個心一改變就改了。你改得日久天長的話，你周圍的人、跟你經常接觸的人，也等於你這個身教來影響他們、教化他們，到最後大家都改心了，共業自然改，這還是人世間的一個生滅法。講到不生不滅法，你要成聖人、成佛，怎麼成聖人、成佛？心，要改心。心理一改，心改什麼呢？就把那個惡習氣把它一層一層的改掉，改掉那些惡習氣，生死就沒有了，聖人就成了，這個很簡單的原理。

從這個原理一看，孔夫子這四科，都是指導我們來改變自己的心理，由個人的改善，影響、教化其他的人。其他的人怎麼教化？各行各業，你作公務員的，你和機關的同事們天天見面，你可以用身教來教化他們；你開工廠，你作老闆也好，你

作員工也好，你工廠的人，你可以改變他們；教書的，那更不必說了，你當老師，那些學生就是來請你教他們的。你既是當老師了，當然政府現在規定講的課，你不能不講，但是除了政府規定的課以外，你要把真正的教育——根本教育，你要告訴學生，你就有功德了。你作醫師給病人治病，你也藉著這個道理來教化病人，病人好教，你把病人這個病怎麼來的，實實在在的講，人在世間一切的言語行動，都能合乎禮，一切言語行動都不亂，你這個病就沒有什麼關係。雖然有病，受了一點風寒，或者外面傳染的，或者是這些外來的，你懂得這個道理的話，經過用藥物給他治療一下，很快就好，你把這個道理教化你的病人，你的功德就等於傳這個道了。所以它用出來是非常廣泛，任何人都可以用。學文學、寫文章，千萬不要學現在的人寫那些不三不四的話，完全迎合現代人那種習氣寫的文章，那只有對人有害而沒有好處。

這四科都是教人家學聖的，在你學聖一開始學的話，你是個君子，你當下在世間就是一個有道之人，你作任何事情，你都有成就的。你開工廠你的產品做出來的

話，懂得這個道理，產品出來就跟別人不同，你這工廠一天一天能夠發展起來的。四科有十位大弟子，叫四科十哲。四科十哲這十位大弟子每一科都有，都學得很好，不過選幾個代表出來，他在這一科上面有特殊的造詣、特殊的成就，其餘的，他們也都有的。我們學了這一章，不能說我只學講究德行脩道，其他不管了，辦政治、言語什麼，我們不管了，這又錯了。學道德，自己在脩持，你怎麼脩持，我剛才讲政治，你要作出一些事情出來，然後你才有這個德，作出很多有利於人的事情，你才有德。自己不作，關起門來自己在家脩好了，你是小人儒，不是君子儒，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學了這一章經，只要我們有能力，言語、政事、文學我們都要學。政事方面，現在的政治很複雜，你參加競選，不見得就能選得上。可是政治的事情，你不能不了解，選舉時要投票，我們既然有一票的權利，不能不去投票，這就是從事政治活動了。你投票選出真正的君子、賢人，你就有功德，所以這些事情都是有連帶的關係。你要弘道、弘揚這個道，你不懂言語、不懂文學怎麼行呢，當然沒有這個能力，你從來沒有念過書，那沒辦法講，只要念過書，你還有學習能力，這些都要學，然後你才能自行化他。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論語講要》四百四十頁，孔子說「回也」，回就是顏回，就是前面講的顏淵。他說顏回，「非助我者也」，助字，漢儒孔安國的注解，助當益字講，益就是有幫助的意思。這話就是說，顏回非有助益於孔子。孔子聖人要教化世間，顏回對於孔子的教化沒有什麼助益，這是開頭這一句。後面要解釋了，「於吾言無所不說」，孔子說，我說的話，當然孔子跟顏回說話，不是說些沒有用的話，說的話都是怎麼樣脩道。於吾言，這是孔夫子的話，顏回對於我所說的話，無所不說，凡我所說的話，他都喜悅，喜悅就是等於佛家講的法喜，我說的話他都歡喜、都喜悅。為什麼說孔夫子說的話他都歡喜，無所不說，為什麼「非助我者也」呢？對孔夫子教育沒有助益呢，是什麼道理。這就要解釋了，所以歷代的注解就針對這個注解，各朝代那些研究《論語》的人、注解《論語》的人，注解都不盡相同。

在這裏要懂得孔子說的話，在這裏是說反面的話，從反面來講。反面的話往往說得跟正面的不同，從反面的話說是，顏回對於孔夫子的道沒有助益，但是實際上

是讚美顏回這個人，學習能力非常強，顏回對於孔子的話一聞百悟，他沒有任何疑問，孔夫子說的話，顏回完全明白，不發出任何問題。在旁邊其他孔子的學生，也是顏回的同學，這個明白是顏回個人明白，顏回不提出疑問的話，別的同学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那些同學都不像顏回那樣完全明白，顏回不問，孔子就不再講了。如果顏回一問的話，孔子再加以解釋，別的學生就因進一步的解釋，他懂了。顏回沒有問，孔子就不必再講。不必再講，在場其他孔子的學生，明白不明白，都沒有得到更充分的認識，這對於孔夫子教育來講，不夠普遍，所以非助我者也，對於孔子的教學沒有普及作用。所以自古以來那些大教育家，寫文章也好，演講的也好，都是要安排一些問答，有問有答。作文章用問答題，很多的。佛經裏也有，釋迦牟尼佛講那一部經的話，那個經文裏面有問有答。在文章裏面設問答題的很多，這個就是教人家對於所講這一門學問，讓學的人、看文章的人充分的了解。像孔子跟顏回兩個人說話，顏回自己是完全明瞭了，一聞百悟，悟了，顏回就沒有問。沒有問，孔子就沒有答復，沒有解答，別的同学就不了解。別的同学比不上顏回這樣聰明，顏回悟了，別的人沒有悟，沒有悟又沒有問答的話，別人是悟不了，孔子的教育好

像沒有那麼普及，就是說非助我者也，是這個意思。但是這個不是主題，主題是在讚美顏回，一聽孔夫子所講這個道，完全明白。讚美顏回這個人，那真聰明到極點了。聖人講的話，含義太多了，一講出來，顏子都能明白而且沒有任何疑問的話，這是何等的人物，孔子是讚美他這一點。所以這個非助我者也，這是反面的文章，從反面讚美顏回領悟的能力這麼強，所以我們學這一章要知道這個意思。

顏回所以對於孔子的話，聽了沒有任何疑問，在別處孔子也講「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後來一想，顏回跟別人一發揮，孔子一看，「回也不愚」，都提到了。現在要研究，我們讀《論語》一讀到孔子這樣讚美顏回，這樣聰明、這樣的領悟，但是這樣聰明和領悟，絕對不是顏回這一生學來的，大家要知道，他不知道跟孔夫子多少生、多少世來學，一生一生的學。一生一生的學，也就是一生一生把我們過去所染的這些惡習氣，把它去掉，一層一層去掉。去掉一層惡習氣，聰明才智又多顯示出來一層，各位在學校當老師，你總得要懂得這個教育的原理。顏回不知道有多少生，學把自己的惡習氣去得很多了，這一生再跟孔子學，他就是個大賢人。在

孔夫子教的學生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七十二賢人之中有十哲——四科十哲，四科十哲之中，顏回佔在第一位，你想想看，這是他這一生就能學得到嗎，佛家天臺宗講教理有藏通別圓，圓教菩薩也是，圓教菩薩他看世間一切人事地物、一切的境界，直接就看到真如本性，他有這個工夫。他這個工夫怎麼來的，也是多生多劫學、脩行而來。脩行怎麼脩行呢？就把我們每一個人，一生一生所染上自私自利的惡習氣，他在那裏把它去掉，去一層，他的智慧就長一層，本性就顯出一層。所以無論是儒家、是佛家，教人學聖賢、學佛，原理就是要破除惡的習氣。這跟我們現在世間的教育相反，世間的教育在中國過去那還不錯，那些讀書人還懂得，孔夫子這個教育原理，愈到後來，尤其在今日之下，太多不懂了。由學校規定老師們，你一切要順乎學生。學生他年紀小，他懂得什麼？他這一生以前，與生俱來的那些惡習氣那麼多，要順著學生的所好，好了，那你就專門討好學生。所以在今日之下，當老師很難。雖然難，但是你是個君子儒，你懂得孔夫子的教育原理，你自己有心來學道，有心來教學生，你可以運用你的智慧，利用正式教書之外，其餘的時間來教化學生，只有這麼作，但是先決條件，你要懂得孔夫子的教育哲學。

因此，我們學了這一章，知道顏回不是這一生才學得這樣好，是多生以來都這麼學的。我們大家要學孔夫子、學聖人，希望能夠像顏回這麼好的話，要好好的、老老實實的學。老老實實，雖然不是這一生就能夠學得成就，可是這個原理要懂得，開始學的這個門路，怎麼樣入門，怎麼樣走上聖人這個路，你要懂得。懂得之後，你一步一步的，非常穩當，在現在你就是一個君子，你這個君子，現在雖然還沒有成為賢人，更沒有成為聖人，當下你就能在這有生之年，你在世間辦事、教學，你作其他各行各業，你就可以穩妥的發展，而沒有任何障礙，齊家、治國。家庭的問題，你可以處理得非常妥善，你在外面跟一切人來往，你不會有任何障礙，這眼前就有好處。這個原理要懂得，這一生開始學就有效果，但是這一生之後，還要再一生再學，一直學。

孔夫子的教育，就跟佛家的普通法門是一樣的，釋迦牟尼佛講那些普通法門，另外又講特別法門，你在這世間學成佛，這條路長遠得很，時間也很久，那你換換環境，你到極樂世界去。極樂世界的教育環境，那太好了，有眾鳥在演法，有諸寶

行樹發出音樂的聲音在演法，你在極樂世界，依報的環境、正報的那些諸善上人，跟他們相處，只有把自己的惡習氣很快把它破除掉，決不會增長惡習氣的。在我們這個娑婆世界——我們世間，你這個惡習氣還沒有去，世間那些不懂道理的人，就跟你增加很多困境，你成就好難。所以學佛的人，學了普通法門，普通法門不能不學，不學，你不懂這個道理。懂得道理之後，你要真正想很快有成就的話，要發願到極樂世界去。我們研究儒家的學問也是這樣，儒家學問，五經都有講這個道理。儒家雖然講成聖人，就跟佛家講成佛是一樣的，普通法門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你儒家成聖人也要三大阿僧祇劫。因此我們學《論語》、學其他的經，首先你把它看成和學佛經一樣的道理，你要很快成就，也要發願念佛往生到極樂世界去。所以你現在自己學《論語》，將來你也要把《論語》弘揚講給別人聽，你把這個原理講出來，要勸告大家發願到極樂世界去，到那裏是速成，很快就能成就。在我們這世間沒有速成的道理，不但不能速成，你往前走一步，社會人羣的惡習氣，就把你往後拉倒退好幾步，很可怕的。

我們讀《論語》要研究，把經文的文字，藉著古人的注解看明白之後，自己研究。你自己怎麼研究呢？文字明白不要再研究了，而研究就要研究這些道理，你明瞭顏回不是一生一世就有這樣領悟的能力，是多生多劫脩來的、學來的，我們有這個信心，我們這樣學，一定能夠成功。能成功這還不算，我們也勸告別人，要結合到念佛這上面去。你勸他發願，藉著儒家這個脩持的工夫，發願到極樂世界，一定也能成就。

一部《論語》，講這個原理是有的，有講但是講得少，最多就是指導我們學的人，在言語行為這方面上了正路，這是最重要的。世間講哲學講知行，知行這兩個，它特別注重在行這方面。國父孫先生他講知難行易，這的確有道理。知——真知，真知的確是難，行是容易。行，怎麼容易呢？從淺處把這個方向定住了，方向定得很正確，對著這個正確的方向，來一步一步的行，就能有成就，人人可以辦得到。你行一步，印證知一步。《論語》最重視的就是指導我們學的人，在行上面用工夫。果然一步一步先由淺入深的話，證明孔夫子，以及之前聖人所講的道理，雖然我不

能夠一下就明瞭，不能像顏回這樣，一下就是一聞百悟，但是你從行的這方面來印證，行一步、印證一部分知，那個知才是真知。我們研究這一章，就從這個方向來研究。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四百四十一頁。「人不閒」這個字我們現在都認為這個字是閒字，古時候這個就是閒字。閒是什麼呢？門裏面有月光照進來了，是一個閒隙的意思。閑，古時候這個字，門字裏面有一個木、樹木的木字，那是個閑。到後來，這個閒字、門裏月字這個就讀閒字，另外在門裏面加一個日字，當作間字，那個間字是後來的、後起的字，早期這個字才是真正的是個閒字。這一章是孔子讚美閔子騫的孝道。一開頭就說「孝哉」，孝哉是讚美閔子騫，孝是誰呢？「閔子騫」。接著下面就講，「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這個閒字的講法，古時候有一種當非字講，非就是對他有不好的議論，有一種毀謗的意思，古人有這個解釋，是非的非，古時候就是講人的不好，是一種毀謗的意思。閔子騫是這樣孝，他的孝在那裏看得出來呢？就是從他的父母，從他的弟弟，別人對他可以說是，要說他們有那些不好，沒辦法說。人不閒就是他人要評論他的父母、昆弟，沒有辦法加以置評，沒有辦法說他的父母昆弟有那些不好的事情，這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為什麼別人對他的父母、他的弟弟沒有什麼毀謗的話呢？根據《韓詩外傳》，以及古時候《藝文類聚》記載了，記載閔子騫的母親過世之後，他父親續弦，就是閔子騫的後母，後母也生了兩個兒子，但是這個後母有點偏心，對於自己養的兒子要愛護多一點，對於閔子騫父親前妻生的兒子，對待他總是要差一點。由那一樁事情可以看得出來呢？在內地冬天天氣比較冷，冷的時候，一般人家都是用棉衣，富貴之家都是用皮衣，皮衣服還有分好的皮衣，普通的皮衣。假如不是富貴之家，普通人家都是用棉花作的棉衣，棉衣有裏子、有外面，中間是棉花裝在裏面，棉花也相當的保暖。但是閔子騫的後母（當然她的家庭裏面也不很寬裕），為她自己的兩個兒子作的棉衣，實實在在的作得很好，穿在身上很暖。替閔子騫作的衣服，那個衣服外面也是布、裏面也是布，中間裝的是不是棉，看不到啊。閔子騫的後母在中間裝的不是棉花，裝的是蘆花。蘆花是在內地水邊蘆葦結的花，風一吹，輕飄飄的到處飛散，那叫蘆花，蘆花不會保暖的，裝起來，外面看分辨不出來，所以他後母就用蘆花裝在裏面。閔子騫穿了之後，有的說是閔子騫替他父親駕車，駕車冷得很厲害，冷的時候，駕車子駕不好，他父親用鞭子一鞭打下去，把衣服打破了，衣服一

打破，那個蘆花一起飛出來，他父親一看，覺得他的續弦對待前妻的兒子，這樣不好，要把閔子騫的後母離婚。現在講離婚，古時候講不是離婚，好聽一點的話叫休妻，休就是不要了，婚姻關係也停止了，再不好聽的話，就是出妻，把這個妻子趕出去了。閔子騫的父親，要把閔子騫的後母趕出去、不要了。閔子騫一知道這事情，他就向他的父親哀求，哀求什麼意思呢？他說：「母在一子寒」，跟他父親講，後母留在家裏，你三個兒子只有一個兒子受了風寒。「母去三子單」，後母要是給父親把她趕出去以後，好了，下面兩個弟弟，那更沒有母親給他作衣服了，那就三個兒子，都像我這樣的都要受寒了。所以他說「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這樣讓他父親回心轉意，沒有把後母逐出去，留下來了。

當然不只這一樁事情，他既是孝子，在日用尋常之中，對於父母、對於後母，對於後母所養的兩個兒子——也就是他的弟弟，對母親是孝，對於弟弟友愛，這樣他的後母、他的兩個弟弟都非常感動。從這以後，他的後母待他跟自己的兒子一樣愛護，他的兩個弟弟從此以後，對於閔子騫也更加尊敬，對於他的父親呢，當然更不

必說，能夠把這一家維持得這樣和氣——孝弟之家。這個孝弟之家怎麼造成的？就是閔子騫那種孝心，首先感動他父親，再就是感動他的後母、他的兩個弟弟。所以在這裏說「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別人對於閔子騫，當然這個孝子，人家會讚美他，就是連他的父母，這個母就是閔子騫的後母，昆弟，他後母養的兩個弟弟，別人要想說他父母昆弟不好的話，找不出一個不好的話說出來，加不上，所以說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這就是說，有閔子騫這種孝道，使得這個家庭一片和諧，真正的成為孝友之家。

我們從這裏可以看出來，我們學道的人，無論是學儒、學佛，在今日之下，我們看見現在家庭問題，有家庭問題的人很多。沒有家庭問題的話，那大概都是由於我們學了儒、學了佛，大家在家庭裏面，只要有一個人懂得道，那麼這個家就可以把它維持得很好，齊家就能夠作得到。如果在今日之下，沒有學儒、也沒有學佛的話，我們看看現在外面，破碎的家庭很多，不是丈夫不好，或者就是太太不好，總有一個人不好，一個人不好，另外一個人能忍耐，懂得道理忍耐，用智慧可以改善，

就是因為兩者都不懂道，那就難了。像閔子騫這樣的情形，我們研究了這一章經書，可以說是他這個道，道是什麼呢？孝道，孝道就是道的根本。《論語》上論開頭第二章就講「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弟是仁之根本。一個家庭裏面，只要有一個人能夠行孝道，弟道這都能夠從這裏發揮出來。所以閔子騫這一個孝道，把他這個家庭挽救起來。閔子騫那一分孝心，特別難得的是對於他的後母。要是一般人看的話，她既是後母，後母又待他不好，那好了，父親要把她趕出去了，正好合乎他的意思了，那歡喜都來不及呢，那來還挽留她呢？閔子騫特殊的就在這個地方，儘管後母對他不好，他就拿後母當自己生母一樣的孝順，這種孝順是出乎一個孝子的天性的。

中國文化講五倫，五倫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互相尊敬、和睦，這都是出於天性。所以閔子騫那種孝，是出於天性。出於天性的孝，他就可以把這個家庭挽救過來。如果沒有他這一分孝心，沒有那樣諫勸他父親把後母留下來，你想想看，他的家庭就破碎了。後母離開了，留下閔子騫自己、後母養的兩個兒子，這三個小

孩子，父親帶著三個小孩子，今日之下，叫作單親家庭，這個單親家庭很苦。如果他父親對於這三個小孩子，沒辦法帶的話，他再續弦，再找一個女子結婚，再找個女子結婚，也不見得又好，那就再離婚，你看看這個多麻煩。所以有閔子騫這一分孝心，眼看這個家庭要破碎，要變成單親家庭了，他就把它挽救過來，這非常可貴的。所以我們讀古書，《二十四孝》裏面就有閔子騫這位孝子，他不但是孝子，他在國家作事、結交朋友，都是忠心耿耿的。那時候，季氏家裏要請閔子騫去作事情，閔子騫堅決不答應，最後就說：你叫他不要派人來了，再派人來的話，我就在汶上矣。汶水就是魯國跟齊國兩個國家的隔界，意思就是說，你再找我的話，我就要離開魯國了，我要到齊國去了。所以這個孝子，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我們好好把這一章學學。學習的話，不但我們自己能夠齊家，在外方面，凡是與我們有緣的人，我們的親戚朋友，遇到這些家庭的問題，我們都可以用智慧來勸告他，閔子騫就是最好的一個示範。

這一章書，除了這樣應用之外，它就是脩道。脩道從那裏開始脩？就從五倫上

面開始脩。五倫講道德是全部的，孝道、弟道，其他的對於朋友，都是完整一體的。分開來講，因著個人的身分不同，才有五倫十義，各有各的一分義務，合起來就一個人一生來講，他既是個孝子，其餘他都具備的。為什麼其餘五倫十義都是具備呢？因為這都是出於天性，天性就是本性。既然這都是出於天性的話，我們從這裏開始學，就能從五倫十義，來學成為聖人。就佛法來講，就能學成佛。儒家的學術，處處就從這些地方指導我們實行，就是拿實際的行為、實際脩行的工夫，來一步一步成就聖人，它是完全在行為上來指導我們，這是非常切實有用。這一部學問，我們果然這樣學，在世間個人脩道、齊家、治國，這就是真正作到，實實在在的在那裏實行。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四百四十二頁。南容，也是孔夫子的學生。白圭是《詩經》〈大雅〉有一篇詩叫〈抑篇〉，有這幾句話，《講要》裏面就列出來了，「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詩》就是《詩經》。《詩經》到了漢朝由毛亨傳下來的，他還加以注解，所以叫作《毛詩》。《詩》有風雅頌，風是在前面，十五國的國風，各國民間作的詩。古時候那個詩就是唱歌的歌辭，叫十五國風。國風後面就是雅，雅有〈小雅〉、有〈大雅〉，雅之後有頌，頌就是歌頌祖宗的功德。比如說周家，周家頌體那個詩，就是在祭周家的宗廟，祭周家祖宗，祭祖的時候演奏音樂，演奏音樂有歌曲、有歌辭，歌辭就是《詩經》裏面的頌——頌體。詩、《毛詩》有風、雅、頌，雅分成〈小雅〉、〈大雅〉，四個體裁。這是〈大雅〉裏面有一篇叫〈抑篇〉講這幾句話。

白圭，圭是兩個土字加起來的，讀這個圭，古時候是一種玉石，好的玉石作成的圭。這個圭在古時候用處很多，比如說諸侯相見的時候，帶著這個圭，這叫作信

圭，還有一般的圭，很多很多種的。圭的形狀也不一樣，古時候，根據古人記載，有的是上圓下方，有的圭上面是尖銳的，上面是尖的，下面是圓的，這種形狀和制度、大小，歷代都有些變化，所以難以考證了。白圭，這是《詩經》裏面提出來這個名詞，白圭，當然這個玉石是好的，白玉作的。白玉作的這個圭，假設的話，如果這當中有一點瑕疵，這個瑕疵就是玷，「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這裏的瑕疵，比如說這一塊白玉作的圭，中間有一點瑕疵，還可以把它磨掉，把這一點小小的缺點磨掉。「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斯言之玷，就是說你一個人說話，話說錯了，這叫玷，就如同玉石那個圭上面有了瑕疵，玉石瑕疵還可以把它磨掉，你一個人說話說錯了，你要想跟玉石一樣把它磨掉，這話說錯了，要把它收回來，就等於現在有一些人，特別是在政治界的人，說話說錯了，馬上自己再改正一下，改正不行了，你話已經說出來，你自己也改不了了。古時候就是因為這樣，叫人家言語要慎重。《詩經》裏面講「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不可為，指的就是前面講的，白圭這個玷可以磨掉，你言語說錯，沒有辦法磨掉。言語，你說錯了，你想像白圭一樣把它磨掉，磨不掉的不可為也，磨滅不掉的。你只要說錯一句話，愈是有名氣的人，說出去的

話，到後來人家就把他的話，當作一個成語來看了，始終留下來讓人家笑話，這就是不可為也。這意思就是說，說話一定要慎重。

在世間辦事，特別在政治上、教育上，說錯話影響很大，在外交上面更是重要，所以辦外交，外交官正式在發表言論的話，他就先把要講的話用文字寫出來，然後照文字來背誦、讀出來。為什麼這樣呢？就恐怕憑口頭講免不了說錯了，這是人家慎重的地方。在政治界正式的發表言論的時候，他也要把說話的稿子，先把它印出來，然後照稿子念。也有脫稿的，也有不照稿子念。兩種人，一種人他言語絕對不會有錯誤的，這是有脩養的人；一種人呢，他不怕說錯話，那就沒辦法說了。普通的話，他要照稿子來宣布的，這才不會出錯誤。

「南容三復白圭」，三復就是說南容讀到《詩經》裏面這幾句話，三復，三是代表多的意思，並不是說念三遍，實際上何只三遍，念了又念，就把這幾句話一直在那裏一念再念，不會忘記。復就是來回的這樣讀誦，這樣就是證明他特別對這幾句話，在這上面用工夫，他從這裏要學習著，自己說話不要有錯誤。說話錯誤，一

則對於自己的脩養有損失，再則，這個話說出去，就是害人家的。所以能夠學習著不要說錯誤的話，這是了不起的。所以《禮記》開頭就講「毋不敬，儼若思」，最後就是「安定辭」，安定辭就是言語要很安穩的、有定的，這就不會說錯了。言語安定，這話說出來是正確的，對人家都有好處。所以《禮記》開頭就講身口意三業都要注重脩養，特別安定辭是口業，我們脩道的人，在口業上用功，非常重要。脩道脩不好，以口來造業，那就更可怕了，所以言語不要有缺點，不要說錯話，這就是證明，南容他在言語上特別慎重。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孔夫子就拿他哥哥的女兒，這個子在古時候，是男子、女子的通稱。為什麼呢？這個字的寫法，原來篆字是個象形字，象形字上面，下筆那一橫再一小筆勾下來，那是個頭——小孩的頭，是個圓圈，一直下來就是代表這小孩的身體，一橫——這是小孩子兩個胳膊往上彎，小孩子一個頭、一個身體、兩個胳膊往上來、向上來，讓他的父母來抱他，就是嬰孩、小孩子。小孩在小的時候，都是這個相貌，無論是女兒是兒子，小的時候，都是伸出手臂來讓他父母來抱，所

以男子、女子都叫作子，這是象形字。所以在這裏，孔子以他哥哥的女兒，妻之，妻讀去聲，妻是當動詞講，就是嫁給他，就把哥哥的女兒嫁給他。為什麼孔子把他哥哥的女兒嫁給他呢，根據古人的注解，他哥哥可能那個時候不在世了，可以由孔子作主，把哥哥的女兒嫁給他。古人男子娶妻、女子出嫁都是大事情，都是由父母作主，年輕人自己看不清楚。要講門當戶對，門當戶對不是在錢財這一方面，也不是你家裏是不是作官的，不是在這上面，就看這家裏的人有沒有道德。古人講孝友傳家，凡是有孝友傳家的人，這是門當戶對了。所以孔子在這裏，把他哥哥的女兒嫁給南容——這樣謹慎言語的人，選擇一個好女婿。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現在請各位看四百四十三頁，季康子是魯國三家大夫的一家，叫季氏。季氏在魯國掌握政權，是掌得最重的一家，孔子對於季氏家裏那種把持政權很不滿意。但是季氏有好幾位，他尊敬孔子，也想跟孔子學。他這一次問，問誰？就問孔夫子。「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問孔夫子，你老夫子的弟子那一位是好學的，孰是當誰字講，是誰好學。「孔子對曰」，因為季康子雖然比孔子年輕，道德當然更沒有辦法跟孔子相比，但是他是個大夫，到了大夫的地位，孔子對他稱呼「對曰」，不能講答曰，答是對於普通平等的關係要答復。他對季康子是個大夫之家，孔子對曰，就是答復的意思，在文章稱呼上面是用對字。「有顏回者好學」，我的學生之中，有一個名叫顏回者，者就是指這個人，他是好學。然後一句話一轉，很不幸，「短命死矣」，顏回這個好學的人，壽命不長，已經死了。「今也則亡」，今也這個也字是一個語助詞，它沒有實際的意思，就是文言造句法，這種句子在今字下面安排一個

也字，這個句子合乎文言的一個句法。今也則亡，白話講現在找好學的人，沒有了。文言文就是今也則亡，一個也字是句子一頓，則是語氣一轉。比現在說沒有了還有深度。

研究季康子為什麼問，孔子他的弟子之中有那位好學，這個意思就是季康子他家裏要用人。他既是魯國三家卿大夫之一，掌握政權很重的這一家，當然他要用人，在他家裏工作，就等於從事政治。那時魯國的君主大權旁落，魯君的君權就落在這三家手中，所以魯君有很多作不了主。因此在三家、尤其是在季氏家裏作事情，就等於在魯國辦政治了。那麼季康子這時候問，要想找到他家裏辦政治。找人辦政治，為什麼要問好學呢？辦政治的人季康子，季氏家裏雖然他本身不好，他要找辦事的人，還是要找有能力有品德，找這種人出來辦事。有能力、有品德的人，還要求學，不求學，就沒有這種脩養，所以他問好學。這個好學除了讀書是必要的，讀書是研究學問，同時就要實踐力行，就是腳踏實地的照著學問來用工夫、來脩行，這才是好學。顏回呢，顏回凡是得一善、得到一個好的學問，他就記住，照那個學

問去脩行的。因為人必須好學，他在學問上才學到很多辦事的方法。在品德上，他才能夠一天一天的在那裏增長，所以這都是要好學。一切的辦事能力與品德，都是從好學中來，不好學，這都辦不到的。

好學只有兩者，一個是研究學問，一個是要實際的脩行。研究學問是解釋、了解道理，脩行就把了解的道理來實行。我們無論是學儒、學佛，道理在經典裏面講得清清楚楚，你要成為聖人，首先明瞭人人都有本性，本性就是孔夫子講的「性相近也」，那個性。孔子的孫子——子思子作《中庸》，開頭就講「天命之謂性」。天命之謂性，天是本有的，本來就有這個性。我們求學問，自己學、教化別人，必得明瞭人人都有這個本性。既然明瞭人人有這個本性，怎麼我們不知道呢，因為自己迷惑了，所以不知道啊。既是不知道，我們的本性就發不出作用來。本性上面，儒家經典裏面說得清清楚楚，本性裏面沒有生老病死，自己把本性開發出來的話，生老病死的問題都是假象，都沒有這些問題。簡單的說，開發了自己本性，生死就了脫了。但是你怎麼樣開發本性呢？我們任何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就有這個不好的習

氣，這不好的習氣，就是由於我們不認識自己本性，錯認了外面那些假象，把那假象當作自己，形成了自私自利的心。自私心貪求這個東西、貪求那個東西，傲慢心、瞋恨心，這都是障礙。最嚴重的就是執著我們生命的假象，我們現在這個生命都是假象，身體這一部分，在印度講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就儒家的學問來講，是金木水火土五行造成的。五行出自本性，五行都是陰陽二氣來形成的。形成這五行，聖人到世間來，他教化眾生、自己作的一些事情，五行都是順乎本性，五行不亂。我們普通人五行都是亂的，不是水過分了，就是火過分了。火過分了，火氣上來了，身體當然有病了；水一過分，也是如此。金木水火土那一種過分了，什麼叫過分呢？過分就是不順，五行它的行為就是運行，就是順暢的在那裏流轉——運行，包括物質的，包括心理的。五行就包含物質、包含心理。聖人到世間，他本身這五行——物質、他的心理，處處合乎本性，在那裏正常的運轉。我們普通人不是如此，一動心就是自私自利、損人利己，作事情一動作，就是順乎自己不好的習氣，不守規矩。比如說坐，坐在那裏，姿勢坐不好，姿勢坐不好久而久之，身體的毛病就出現了。古人講行住坐臥都有它的規矩，這個規矩就是聖人教我們一切的行動都要很順的，不違

背那個理性。心理的、生理的就在這五方面，聖人教我們由亂的，一步一步學著不亂，由不守規矩的學著守規矩。守規矩，身體行動、心理都要不亂，這就合乎理性了。處處這樣作，我們在有生之年，身體不能說完全沒有病，大概病很少。就是有病，請醫師用復健的方法也好，用藥物也好，調理一下，很快就好。這就是說明聖人的教育，成就聖人基本用工夫的方法，就要把這個自私心——損人利己的這個心，一層一層把它去掉。金木水火土都含有生理的、心理的，都能把它調理得一切順乎本性的順序不亂，這就是脩道，這就是一步步的成就聖人。成就聖人就是一步步的了脫生死，這個多麼簡單，幾句話就說清楚。

但是要真正的好學，懂得這個道理，就按照這個道理去學、去脩行。儒家是要這樣，佛家也是這個辦法。佛家講悟，悟就是悟人人都有本性。悟了之後，你怎麼脩？你把貪瞋癡慢疑無始劫以來那些惡習氣，悟了，悟了不錯，有本性了，本性都被貪瞋癡慢疑那些把它遮住了、障礙了，你不把這些障礙去掉，你怎麼能夠明心見性？儒家就是說這些五倫亂的這種現象，你不把能它調整得很順，調整得不亂，那

你怎麼成就聖人？所以明瞭這個道理，就要按照這個道理去作，這叫脩行。顏回就是這樣，明瞭一個道理，就按照這個道理去脩行，所以他是好學。

這章經文，季康子懂得這個道理，他要找人到他家裏辦政治的話，他就問孔子：你的弟子當中，有那位是好學？孔夫子當然一聽就明白了，孔夫子門中好學的人很多，不過顏回是最好學的。孔子為什麼只舉出顏回呢？這個意思就是對於季氏那種把持政權不滿意，你問誰好學，想找誰到你家裏辦事，孔子說，有一個好學，有這個顏回，可惜他已經死了，找不到了，聖人講的話很含蓄。你要我們現在講的話，你來找好學的人替你辦事，誰肯到你家裏辦事，這個話說出來就不含蓄了。孔夫子就是這個意思，但是說出來非常婉轉。

我們學了這一章，我們要知道，我們一個人人生下來，除了父母對於我們有恩，社會一切的人對於我們都有恩。我們這個衣食住行、我們受的教育，受的世間教育、出世間的教育，儒家這個教育就是包括世間、出世間的都有。我們從小、長大到現在都快老了，當然在座的年輕的人很多，我們就是快到老了，我們也懂得一些道理，

除了父母這個恩最大以外，一切社會上的人對於我們都有恩。父母之外，就是世間在學校裏的老師，學佛的佛家老師，我們要報答他們。你報答他們，怎麼報答？在世間講要回饋，我們在世間要作一些事情，回饋給社會人羣。當然對父母更不必說了，要盡到孝順、孝道，一定要盡孝。所以你要作事情回饋社會人羣，不好學怎麼行呢？不求學怎麼行呢？所以《論語》一開始就講「學而時習之」，求學重要。求學這兩者不能有所偏的，你只求學問、求理論，不去實行的話，你這學問是空洞的，你的能力還沒有，必得要實行；但是只講實行，你不懂學理的話，盲脩瞎練，那也不行的。所以一定要懂得學問講的學理，懂得學理的話，就要去實行。用學理來指導你的行為，以你的行為實踐這個學理，這兩者缺一不可。古人說個比喻，有兩個人，一個是瞎子，一個是瘸子，瞎子眼睛看不見，他腿好能夠走路，那個瘸子不能走路，他眼睛好。他們倆合作起來，這個瞎子把那個瘸子背起來，你用眼睛指導我，我用這個腳步載著我們走，你指導我往那個方向走，配合起來就好，這是個比喻的話。我們學儒學就是這樣，用學問作我們的眼睛，開了眼界，指導脩行的方向；實行就像是我們兩隻腳一樣的，來走出去要實踐。可見得這兩者都重要，缺一不可。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請看《論語講要》四四三頁，顏淵在世，是孔門之中最好學的一個人，悟性也好，脩行的工夫也好，這個人在孔門之中真是一聞百悟。顏路是顏回的父親，顏路也跟孔子學，他父子兩人都跟孔夫子學。顏淵死了，「顏路」顏淵的父親，「請子之車以為之槨」，請求孔夫子所乘用的那個車輛，以為之槨。槨是什麼呢？古時候人死了以後，看他家裏經濟能力好不好，或者他家裏是不是有官位的，這個在古時候都有規矩的。普通人死了以後有個棺材，把這遺體收殮起來就可以了。進一步再講究的話，富貴之家，棺材外面再加一個槨，槨是套在棺材外面，也是跟棺一樣，它是套在棺材外面，叫作槨。用這個槨的意思，把這個死者的遺體保存得更久。但是普通人家，或者他的經濟狀況不好，或者他沒有官位的，都不用槨，是這個情況。但是顏淵死，這時候顏回家裏經濟狀況也不大好，就是因為顏回品德好又這樣好

學，一般人對於顏回都非常尊敬，所以他的父親想，最好棺材以外再加一個槨。家裏沒有能力買這個槨，怎麼辦呢？他就想了，把老師孔夫子所乘用的車輛為之槨。車輛不能作槨，意思是請求孔夫子把這一輛車子送給他，送給顏路，由顏路把車變賣掉，變賣掉之後，拿來買這個槨，這叫為之槨。請子之車以為之槨，是把孔夫子的車請來之後，賣掉來作這個槨，是這個意思。

孔夫子就跟他說：「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才指的是顏回，這個沒有特別指出名字來，意思之中就含有的。不才呢，就指著孔子的兒子，孔子的兒子叫作鯉，字叫作伯魚，比顏回早死。當然孔子的兒子跟顏回比，不能比，一個是不才，一個是才。所以孔子講，就作父母的人來看，孔夫子說得很含蓄，這個兒子他是有才能的也好，沒有才能的也好，各言其子。各言其子是什麼呢？這個人的兒子，他是有才能的人，他說這是我的兒子；這個人的兒子，他是沒有才能，沒有什麼成就，在這個人的看來，也是我的兒子，亦各言其子。在別人看起來，這個人的兒子是有才能，這個人的兒子沒有才能。單就父母來看，有才能的兒子，這個父親看他自己的兒

子；沒有才能的兒子，他的父親看他也是自己的兒子。不能因為說我這兒子沒有才能，我就不把他當作兒子看，沒有這回事情。天下任何父母，不問他的兒子是好是不好，就算再不好，在父母眼裏看起來，還是他的兒子。你在今日之下，看看那些黑道人物犯了很多罪，那黑道人物的父母看起來，對他的兒子還是愛護他，還是把他當作是我的兒子。他犯了法，造了很多罪，他父母除了心裏感覺很痛苦，但是對於愛護自己的兒子，這個愛心一點都沒有減少，所以在這裏講「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這個道理說清楚了，然後就說了：「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我的兒子鯉死，鯉也這個也字是一個語助詞，文言文就是加個也字，這個造句法都非常成熟，用白話就是鯉死了，就是這麼說法。鯉也死了，有棺而無槨，他死的時候，只有棺而沒有槨。為什麼他死的時候，只有棺而沒有槨呢？他是我的兒子，沒有槨的話，我可以把我所乘的車子賣掉，替他作個槨呢？不行。為什麼不行呢？「吾不徒行以為之槨」，孔夫子在魯國作過官的，官位是比照大夫，就是後來講的政務官，在古

時候叫大夫，就是等於後來在國家當過政務官。在魯家作過官，他的官位是到了大夫這個位子。後來孔夫子不作了，不擔任那個官職了，周遊列國。後來回到魯國，朝廷裏有大事情，退休的大夫還要上朝，重要的事情，國君還要向他諮詢、還要請教他。所以既然如此，孔夫子講我是個大夫，我不能徒行。我既是有大夫這個身分，我上朝的時候，不能夠徒步走到朝廷裏去。我如果要把車輛賣掉的話，上朝就要用徒步來走，我不能夠徒步，不能徒步也就是說不能把車輛賣掉，給他作這個擲。

為什麼不能夠徒行以為之擲呢？「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從大夫之後，這是孔夫子的謙虛話，雖然現在不在朝廷裏擔任任何官職了，但是大夫這個身分還是有的，既是有的話，要上朝的時候，現任的大夫，我要跟他一起去。那個現任的大夫，每個人都不是走路去的，都是乘車子去的。他們都乘車，我要是沒有車輛，我就是徒步跟在他們後面，這是不許可的。所以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講這番道理。這就是回答顏路請求，把孔子的車輛變賣掉了作擲，孔子就是拿這一番言論來拒絕顏路，言語說得很婉轉。

我們再研究，為什麼鯉死了以後，有棺而無槨？孔夫子那時不算貧窮，有錢的話，應該可以置一個槨，但是鯉沒有在國家作過任何官位，可能按照禮上面講，他不合乎用這個槨。就顏回怎樣講呢？顏回雖然有品德、有才能，他也沒有在國家作過官位，而且家裏很貧窮，更不可以用槨，用槨就是不合乎禮，這一章是從禮上面來講。孔夫子沒有把禮講出來，就用婉轉的言語，將這個道理講給顏路來聽。我們學這一章經，就要了解這些道理，古時候一切都要講究禮制的，在今日之下，講究一切都要合法的。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四百四十五頁。喪字，本來這個字都是讀平聲字，後來父母之喪讀平聲；喪失了、遺失了讀去聲，讀喪。要研究起來，都是讀平聲，比如說父母之喪，原來也是讀平聲，喪失的喪，也是讀平聲。這裏「天喪予」，當喪亡講，意思是說，天不要他來弘揚這個道，所以這個字讀喪。這章書是在顏淵死的時候，孔子發出這種歎，「噫」，這個字就是非常哀傷，發出歎息的聲音，叫作噫。「天喪予」，予是當我字講。孔子說，啊，天喪亡我了，天喪亡我，就是不要我了。

不要我什麼呢？要知道孔子到世間來，他跟普通人不一樣。普通人到世間來，你問問他，到世間來什麼意義？到世間來什麼目的？一般人答復不上來。一般世間人，無論他作官作得多麼大、財富有多少，或是念書把世間書念得很多，你問他到世間來什麼意義？他答復不出來。孔夫子不是如此，孔夫子到世間來，他是來教化世間人。教化世間人，拿什麼教化呢？這是講中華文化，中華文化推到沒有文字的時候有伏羲氏，從伏羲氏到黃帝、堯、舜，那是三皇五帝時代，後來夏、商、周三

代，五帝三王，這個文化一脈相傳。那些聖人，伏羲氏、唐堯、虞舜到三王開國那些君主，夏禹王、成湯王、周家的文王、武王、周公，這些都是聖人。他們到世間來，就把人人都可以成就聖人的道理，教化天下人。換句話說，這些在位的聖人，他們的教育都是教人學作聖人。孔夫子到世間來，就是繼承五帝三王的道統，來教化學的人。所以孔子在世間，不管遇到任何困難，他都是以弘揚中華文化，作為自己的一個責任，外面一切的困難都可以不放在心上。比如說，他到匡，那時候也是被匡人圍困起來，他就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周家的文王，文王就是聖人，文王以後，文王包括武王、周公，這些都是在西周，孔子是在東周，從西周到東周這時間很長，但是文王、武王、周公留下來這個文化，就寄託在孔子身上。孔子負責把從伏羲氏以來，教人家成就聖人的這個文化，他是一肩把它承擔起來，有這個使命。所以在世間無論到什麼地方，遇見多麼艱難困苦的境界，他都毫不畏懼。匡人，他也不怕；到了宋國，司馬桓魋要殺害孔子，孔子一點都不害怕。這和佛家一樣，在座的也有不少在這裏聽《法華經》，你看那些發心弘揚《法華經》妙法的人，在這個惡法時代，會遭遇很多困難的環境，遭遇很多惡人要傷害他。但是發心

弘揚妙法的那些菩薩們，釋迦牟尼佛告訴他們，你要穿上如來的衣服，坐上如來的法座，入如來的室，室是如來的寢室。這些都是比喻的話，就是說你要弘揚的話，你自己要能夠明心見性。自己明心見性，悟到自己有這個本性，然後你到世間來弘法都是稱性而說，遇到一切環境，你都不在乎，你都能夠逢凶化吉。為的是什麼？為的是自己真正悟到，自己有成佛的這個佛性，就是真如本性。就儒家的學術來講，孔子是聖人了，他這個性跟佛家講的性是一個性，沒有兩個性，孔子早就明心見性了，所以他到世間來，他的任務就是來弘揚成為聖人的教育。

那麼能夠把孔子的教化繼承下來，繼續來教育世間人，在孔子教的那麼多學生，顏淵是最聰明、領悟能力最強的一個弟子。顏淵之外，曾子、子貢這些人都明白了，但是顏淵在孔子的門中，孔子對他的寄望非常大，現在顏淵死了，所以孔子感歎：「天喪予，天喪予。」在孔子的心中，能夠繼承道統，他是首屈一指。前面孔子讚歎顏回，跟他談論道的時候，顏回就是一聞百悟，沒有任何疑問，在孔子看起來，「不違如愚」，不違就是一句疑問的話都沒有，看起來就像個愚癡的人，卻實

在是大智慧、一聞百悟的人，所以在孔子心目中，能夠繼承道統的人就是顏淵。孔子在世的時候，顏淵可以幫助孔子弘揚這個道統，孔子不在人世的時候，可以由他繼續來弘揚這個道統。所以顏子一死，想看看，這個道統將由誰來繼承？於是感歎：「噫。天喪予。天喪予。」是天不要這個道了，使這個道不能繼續下去了。兩句，第一句，再加上一句，是表示悲傷的情緒更重。因為這種特殊的情形，使得孔子超越普通的情況，感到特別的悲傷。一方面當然他是最得意的一個學生，最重要的就是後來這個道，想找一個顏淵這樣的人來弘道，找不到了。

這一章看孔子是這麼悲痛，大家要知道，我們學儒就是要學孔子。學孔子怎麼個學法子呢？心心在道，心在道上面，其他世間的事情自然就會淡化了。我們必得把世間的這些事情，逐漸逐漸的把它看得很淡，然後道心才能提起來。如果世間的事情看不淡，道心沒辦法提起來，念頭一轉，就在世間的名利上面去了，還脩什麼道呢。就拿我們念佛來講吧，念佛也是一樣，要能夠跟阿彌陀佛感應的話，必得把世間這些事情看得很淡，人與人之間有任何爭執，有什麼利害衝突的地方，處處讓

人家，不要跟人家一般見識。要這樣比較，究竟是道重要，還是世間這些功名富貴重要。世間的功名富貴，古時作了大皇帝，那還得了，大皇帝還有死的時候，財富再多，他也有死的時候，一死了，什麼都帶不去。道怎麼樣呢？學道學成聖人了，生老病死這個大問題，他都解決了。想想看，這個道多麼重要呢。所以我們學了這一章，孔子在顏淵一死，他那樣悲傷，悲傷就是為了這個道，聖人的心，我們這樣體會的話，愈是感受到聖人真是慈悲。怎麼樣報答聖人的慈悲呢？我們就要學聖人，要學道，這一章應該這樣的研究。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論語講要》四百四十六頁，先把這經文看明白，「顏淵死」，「子」是孔夫子，「哭之慟」，慟是悲傷到極處了，叫慟。「從者曰」，跟孔夫子一起到顏回家裏那些從者，這讀縱，不讀從。從者就說了，「子慟矣」，子，就是稱呼孔夫子，古時學生稱老師都稱夫子，簡單的是講子。子慟矣，夫子、老師你慟了，這個慟就是哀傷得太過了，過分了。「曰：有慟乎」，這個曰是孔夫子說的，我這是有慟嗎？接著就說：「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人當此人講，夫當此字講。這一句話就是我不為這個人慟，而為誰慟呢？這兩句都是倒裝句法，誰為就是為誰，不為此人慟，那我為誰慟呢。

這個慟字在現在講，慟字與痛苦的痛讀音是相同的，但是那個痛苦的痛、病痛，是比如某人生病了，感覺很痛苦，但是與慟有分別的。那個痛多半是指身體上有了什麼病，遭遇種種身體上受了傷害，感覺痛苦的那種痛。這一個慟是在心理

上面，心理慟到極處而放聲大哭，這種狀況，哭的聲音很大，心理是悲傷到極點了，這個叫作慟，這裏就是這樣慟。就儒家的學術，在禮上面要講中道，聖人在世間，他有哭的時候，比如前面講「顏淵死，天喪予，天喪予」，這是為道而感覺到悲傷。悲傷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止住了，不要過分，過分了就不合乎中道，這個慟就過分了。那樣慟的時候，孔夫子自己卻是不知不覺的，從者，跟孔子一起去的那些弟子們當然知道，孔子平常教他們都要學中道，孔子在這時候慟哭，慟到這程度，自己都不覺得，所以從者告訴他，「子慟矣」。經過學生、從者一提醒他，他說：「有慟乎」，我真的是這樣嗎？遇到顏回一死，所以他不知不覺的悲傷過分了。

這個悲心，為誰而悲呢？跟前面一章合起來看，你就知道了，前面講「天喪予，天喪予」，失去了這一個大弟子，當然悲傷，也是為世間人，以後跟誰學道？孔夫子雖然是聖人了，他到世間來教化，也有一定的時間，也不能長生不老一直住在世間。如果長生不老住在世間的話，一般人也就不學了，認為聖人長生不老，我怎麼學得到，因此這樣大家也不學了，所以孔夫子在世間也有一定的壽命。不但孔夫子，

釋迦牟尼佛也是如此，也是有一定壽命。但是無論孔夫子、無論釋迦牟尼佛，他的壽命雖然有一定的，要離開人世間，可是他們知道自己，在這個時間離開這個地區，他自己可以自由自主的到另外一個地方，他跟我們普通人決不相同。我們普通人自己不由自主，一死了之後，究竟到那裏？自己不知道，所以一個普通人，他平常在人世間，即使作了皇帝，或者財富可以跟國家相比，一到死的時候，他恐懼比普通人更厲害。不能不死，而死了以後到那裏去？眼面前一片是茫然的，不知道。所以從這裏看起來，學道太重要了。

孔夫子在顏淵死的時候，他想到將來世間人怎麼學道？從誰學道？所以孔夫子這樣哭之慟，雖然是為顏淵那樣哭，也是為天下蒼生來慟，這是聖人的慈悲心自然顯露出來，聖人的大悲心，在這裏就看得出來。當然孔夫子離開世間以後，幸虧還有曾子、子貢等四科十哲這些大弟子，都能夠把孔夫子的道傳下來。最顯著的曾子作的《大學》，曾子傳給孔夫子的孫子，子思子作的《中庸》，這個都是一脈相傳的中華文化。而且有孔夫子那些言語，記載在《論語》裏面，處處都是指導我們人，

一步一步的從行為上面學作聖人。《論語》這部書這麼好，只要照孔夫子的話去作，我們一定能夠成就聖人。

這章書就是這樣，你要知道這章書講孔子的慟，是他的大悲心在那裏流露出來，雖然他是為顏淵來慟，實際上也是為天下人這樣慟啊。雖然孔子的道由曾子、子思傳下來，假使說顏淵沒有死得那麼早，顏淵對於孔子的道，一聞百悟，由他來弘揚的話，中華文化可能發揚更光大、更了不起，這是很可惜的一樁事情。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請看四四七頁，我們還是把經文先看明白，「顏淵死」，這是記載《論語》的人把這樁事情記下來。「門人欲厚葬之」，門人指孔夫子的學生們，要把顏淵厚葬，把這個葬禮辦得很隆重、很厚。所謂很厚的話，是辦得愈隆重愈好。「子曰：不可。」孔子說，不可以這麼作。「門人厚葬之」，但是門人沒有聽孔夫子的話，還是厚葬。「子曰：回也」，孔子說，回啊，喊顏回說：「視予猶父也」，你把我當作你父親一樣，你看待我如同是你父親。「予不得視猶子也」，我卻不能夠看你如同我的兒子，我對不起你。「非我也」，不是我的意思。「夫二三子也」，這個夫字是語助詞，那是二三子，是孔夫子的學生要這樣作的。

這裏要研究一個問題，先講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既然說不可，門人還是厚葬。照禮上面來講，跟孔夫子學的那些學生，難道不聽孔夫子的話嗎？那些學生對於孔夫子，對於老師的話應該要尊重，夫子講的話，不可就是不可，為什麼還厚葬之？

這個當中，「二三子」，這個「門人」指的是誰？指的是顏回的父親顏路，顏路也跟孔夫子學，也是孔夫子的學生。所以在這裏講門人、講二三子，最主要的是顏路。為什麼指的顏路？前面「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顏路要請孔子，把孔子所乘的那一輛車賣掉之後，替顏回置槨。參照前面那一章，跟後面門人厚葬之，當然這是顏路的主張。這在禮上面講，孔夫子雖然把顏回當作兒子看待，顏回也把孔夫子當作父親看待，古時候講師徒如父子。但是，如父子還有個如字，不是真的父子。所以在有喪事的時候，顏路是顏淵真的父親，孔子聖人雖然是顏淵的老師——如父子，但是遇到喪事的時候，還是由他父親作主。如果孔夫子堅持你顏路也是我的學生，你非聽我的話不可，這又是不合禮了，聖人他知道。所以講這個禮，不那麼簡單。遇到這些情況，聖人也要通達人情、通達這個禮，禮就必須要通達人情世故，所以要尊重顏淵的父親，他父親要厚葬，孔子他也無可奈何。所以後面就跟顏回說：你看我如父，我看你如子，而我不能夠視你如子，為什麼呢？如果照孔子的話，孔子不贊成厚葬，厚葬是犯了禮。

雖然那是顏回的事情，在今日之下，我們要懂得這個，遇到父母之喪的時候，要按照自己家裏的情況，家裏經濟的能力如果不充裕，還要跟一般人一樣很鋪張的來辦理喪事，這就不合禮。在古時候不但如此，顏淵他沒有在政府裏面作過官，顏淵死，治理喪事，厚葬與他的身分不相稱，禮的道理就在這裏。所以懂得這一章，我們處在今日之下，遇到這些事情，就要合乎亡者的身分，再考慮到自己家裏的經濟狀況，這才合乎禮。這一章我們從這上面學，雖然講的是過去，現在還是可以用得上。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現在請看四百四十八頁，這一章經雖然簡單的幾句話，這當中，以前的注解注的雖多，雪廬老人講到這一章的時候，他說，那些注解不要看，這是老師特別講出來。想把這一章經文的原意講出來，你看古人那些注解，愈看愈複雜，經的本意愈看愈不明白。我們現在看經文的文字。「季路」就是子路，「問事鬼神」，問孔夫子事奉鬼神的這樁事情。孔子告訴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你事奉人還沒有那麼完善，人事方面都還有很多欠缺的地方，焉能事鬼，焉當何字，何能談得上事奉鬼呢？鬼，過去講父母以及祖父母，死了以後就是鬼，家裏的祖宗都是鬼。這個鬼包括鬼神，就是不是自己的親屬，外面那些在世的時候，他作了很多有利於人的那些人，死後人都尊稱他是神。這鬼是包括自己的祖宗，以及一般神明。孔子說，焉能事鬼。「曰」，子路又問了：「敢問死」，敢問死就是請問孔夫子死。「曰」，孔夫子說：「未知生，焉知死」，生，你還不知道，焉當何字講，何能知道，如何知道死呢？

照這個解釋，不好好的分析分析，我們知道什麼？這章講的什麼意思？那就是一般人注解，意思就是說你還沒有能事人呢，怎麼能事鬼啊？孔夫子講注重人本，鬼神的事情不知道，不必講它了，一般人是這麼注解的。敢問死，孔子是講生不講死，講生，怎麼講生法呢？在人世間怎麼樣生存下去，怎麼樣活下去；死呢，勉強講死吧，死應該怎麼死法，古來忠臣烈士那些死，還有種種死的方法，就講這個特別的講死，這就愈講愈叫人家不明白。生，只講在世間怎麼生活，死，怎麼一個死法，講這些。這一章是子路問的這些事情，孔子答復這些事情，愈解釋愈糊塗。

雪公講出前面這一段，「季路問事鬼神」，孔子答復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這個事字重要，不能把這事字忽略了。事是事奉，對家裏的祖宗來講吧，祭祀祖宗、事奉鬼，事鬼的話，就是祭祀祖宗，這叫事。事鬼神，子路問的事奉鬼神，事奉鬼神要確定有鬼神，才談得上事；沒有鬼神，事誰？孔子答復他，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比如說，你要知道如何事奉鬼神，就要先了解如何事奉人。比如說，父母死了，就是鬼，現在要問，父母成鬼，事奉鬼的話，你必定要先知道父母在世的時候，

你怎麼樣事奉他，盡到為人子事奉父母的孝道。《禮記》裏面有講「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父母死了，祭祀的時候，也要跟父母在世一樣的來事奉他。父母雖然亡了、不在世了，去祭祀父母的時候，也要如同父母在世一樣的來伺候他，這樣的時候，就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是這個講法。明明季路問的是事，孔子答復的也是叫事，這個事字在這裏等於作詩一樣的詩眼。詩眼，全部的精神就在這個事字上面，然後這一段的事鬼神，這個精神就顯出來了。那就是說，一個人為什麼要祭祀？祭祀要對於父母知恩，不要忘記，要報本。報本的時候，父母雖然死了，為鬼神了，還是跟父母在世一樣的那樣事奉他，這才能得到感應。這樣講的話，就知道這一段重要了。

至於第二段，更須要深一層分析了。「敢問死」，敢問死是在這個死字上面。孔子說了：「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答復子路，你只問死，你問的不完全，未知生，焉知死。這個死，子路問的意思，是問一個人死後狀況是怎麼樣，不是古人那些注解：你應該怎麼死法？為財而死、為正義而死、或是為愛情而死，不是這麼講法。

子路問的也不是問這個死，是問人死了以後什麼狀況。孔子就答復他，未知生，焉知死，死，你要問死後的狀況，應該要知道生——生來的狀況。我們人到人世間來，怎麼來的？過去在那裏？要考察明白。要知道你要問死以後的狀況，必定要先了解人過去從那裏到我們人世間來？生與死完全要講，不能只講一端。講一端的話，真實的意思講不明白。意思就是說你要問死，必得要先了解人怎麼生來的？人到世間來以前，以前在那裏？你要先知道，然後你才知道人死了以後，又到那裏去。這裏就跟佛家所講的，六道輪迴是一個意思，六道輪迴裏面講得很顯著的，就是十二因緣，十二因緣有流轉門、有還滅門。流轉就是我們普通人，在六道裏面來回的生死；現在學道了，要把六道輪迴生死這個問題解決，把它還滅，還滅就是不要再輪迴生死了，換句話說叫了生死，了脫生死了。要講了脫生死的話，必得要先知道生死輪迴這個事實。所以子路敢問死，是問死後的狀況，孔子答復他你不知生，你還沒有知道生，你怎麼知道死？就是說，你要知道死後的狀況，應該知道生前的狀況，那就是十二因緣講的：無明緣行，行緣識，然後又到中間愛、取、有，又到老病死，這麼輪轉，孔夫子把這個答復得非常明白。可惜古來那些注解，程樹德的《論語集

釋》，把漢儒到宋儒注解的列了很多很多，都沒有把六道輪迴的這個狀況，古來都沒有注解出來。前面那一段事鬼神，也講得似是而非的，主要的意思也沒有講出來。

這裏程樹德的《論語集釋》，引用近代人康有為的《論語注》，他把前人沒有注的注出來了。康有為是誰，在座當然不少人都知道，他是在清朝光緒皇帝時候戊戌政變，他主張要君主立憲，有六君子，其中他的學生叫梁啟超，大家知道康有為的，還沒有像梁啟超這樣多，他們兩位都是主張君主立憲。但是那時慈禧太后的勢力很大，結果把這六君子平下去了，沒有成功，慈禧太后還把光緒皇帝幽禁起來，那叫戊戌政變。康有為他是一個主張維新的人。他在《論語注》裏面這一段，各位就看這一段，在四百四十九頁。康有為《論語注》說，「易曰」，易曰就是《易經》，他引用的《易經》就是孔夫子寫的〈繫辭傳〉，「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根據唐家在〈繫辭傳〉裏是韓康伯注的，韓康伯就是王弼的學生，王弼注《易經》，沒有完全注成，他就去世了，後面就是王弼的學生韓康伯來注解，所以〈繫辭傳〉是韓康伯注的。後來到了唐朝，

有孔穎達的疏，就是注疏本子，有注有疏，孔穎達的注再把韓康伯的注再加以解釋。孔穎達的疏是什麼呢，「原始反終」，原是用《易經》這個道理，原窮事物之初始，原，就是講到最開頭的時候，研究到窮盡了，找到原始的時候，這叫原、原始。事物，就注意到事物，事物就包含宇宙人生，追溯追溯到宇宙人生，最初開始的那個狀況，叫作原始。反終，反復事物之終末，來回的，追溯到事物最初的開始，然後又回來，回來再研究，宇宙人生萬有的一個終了，到未來、到末，這個事物的終末，反終就是到最後的結果，這是原始反終。你這樣原始反終，知道死生之說，才知道死以後是什麼狀況，生以前是什麼狀況，所以「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這是孔夫子講的。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學醫的醫師們都知道，我們人的身體有精、氣、神，精氣神這三種很重要。在這裏講精氣為物，精氣，兩性的父母，陰陽兩性的精氣，氣，是氣體、是陽氣，精是陰氣，凝聚為物體。這是古人講，你不能拿現代醫師那樣分析，這是古時人講精氣是陰陽二氣。為物，構成

這個物體。游魂為變，游魂是神。這三種一看就明白，古人注解什麼呢？精氣在那裏變，變就是它可以造成物質。游魂呢，這個精氣變到極處，游魂就附到精氣上面來。人到世間來，附在這個精氣上面就形成他的生命；將來這精氣一分散了，游魂離開精氣——有形的身體，他又到處游來游去、又變了。這是孔夫子寫的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了解這兩句話就知道，「故知鬼神之情狀」，鬼神就是指的游魂。我們知道人到世間來，憑什麼到世間來？就是這個游魂，儒家講游魂，就是一般人講的靈魂，佛法講的就是第八識——阿賴耶識。這個靈魂，過去不管他在那一道裏面，他現在這一生到人間來了，他遇到父母兩性在交合的時候，他就入胎。入胎就是吸收精氣，十二因緣裏面講得清清楚楚的，然後在母胎裏面，吸收母體的養分，他就漸漸長成人的形狀，最後就到人間來了、出生了。在沒有入胎的時候，他沒有入胎之前，他那個游魂離開前生的那個身體，這在佛法來講，就是中陰身。中陰身到處游蕩，找父母之緣，有緣的他就入胎，不是無緣無故的來入胎，碰到有緣父母他入胎了，這就是鬼神的情狀。他如何入胎，入胎以後他生到人世間來，這個身體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這身體有分散的時候，這個物質有分散的時候。分散之後，就是我們一

般人講這個人死了，死了是身體死，靈魂沒有死，靈魂又離開這個身體，又到處游了、游魂了，又到處找下一生的父母之緣。講來容易，就看他這個人這一生在人世間，他造的什麼事情，造的合乎人道的時候，他下一輩子又投到人道父母的胎，又到人間來。如果他這一生造的不合乎人道的，合乎畜生的，他一死就到畜生道裏去了。甚至於造罪大惡極的，殺父、殺母，或不至於殺父、殺母，就是對於父母不孝，這些都要墮地獄。這都是游魂為變，這就是鬼神的情狀。

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之道，晝是白天，夜是夜間。晝夜之道就是陰陽之道，晝是白天，陽氣最盛的時候，夜是夜間，陰氣最盛的時候。陰氣、陽氣這些氣從那來的？都是從本性裏面出現的。孔子在〈繫辭傳〉裏面講「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易經》講的本體就是太極，太極是什麼呢？太極就是我們人人都有，真如本性，孔夫子特別把它定個名稱叫作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就是陰陽兩儀，太極在那如如不動的，要起作用的話，就是陰陽兩儀先出現，陰陽兩儀就是陰陽二氣，兩個氣體。所以懂得這個道理，你就知道原始反終的意思。

下面講「原始反終，通乎晝夜，言輪迴也。」通乎晝夜之道就知道，知道什麼呢？知道游魂為變，鬼神之情狀，能夠原始反終，求萬事萬物宇宙人生的原始，一直追求到後來的終了，你就是通乎晝夜了。原始，從那來？原始，陰陽二氣就是從太極裏面分出來的，你要收回來，歸到本體，也就是反妄歸真，回到太極裏面去，這就是原始反終。原始反終就是通乎晝夜，這裏講輪迴，在六道裏面生死輪迴。我們凡夫眾生，生，我們也不知道怎麼生來的；死，也不知道死到那裏去。必得按照《易經》的道理，原始反終，求原始，求得從那出來，從太極裏面出來的。終，凡夫眾生你求不到，始終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沒有終了的時候，要有終了的時候，就要學《易經》，學中華文化、儒家的學問。你必得要了解這個宇宙萬有，我們六道裏面眾生，既然從本性起的作用，你要了解，將來還是要回歸到本性上去。怎麼樣歸呢？先要解決生死輪迴，就是了脫生死；再必得要回歸到真如本性上去，回歸到太極。所以，通乎晝夜，言輪迴也。

「死於此者，復生於彼。人死為鬼，復生為人，皆輪迴為之。」這是康有為講

的一套。「若能知生所自來」，知道生從那裏來的。「即知死所歸去」，你就知道死的歸宿，死後真正到那裏去。要了解、要解決在六道裏面輪迴生死的問題，就要找個歸宿，歸宿就是歸到自己的太極裏面去。歸到自己的太極，輪迴問題就解決了，就原始反終。歸到太極裏面，你就成就了，六道出去了。六道出去，分段生死了了，還有變易生死。變易生死還是要反妄歸真，還是處處知道要歸到自己太極裏面去，才可連變易生死也把它解決、了脫，所以知死所歸去。知道死所歸去，這才是學《易經》、學儒家的學問，它的作用就在此。

「若能盡人事，即能盡鬼事」，盡到人事，就能盡到鬼事，那是講事奉鬼神的事情，事奉鬼神就是報答父母之恩，知恩報恩，道德的一個根本就在此。這個重要意義，古人注解沒有注解出來，這章書你怎麼注？怎麼明白？所以下面康有為又說了：「孔子發輪迴游變之理至精」，最精微、至妙，至精至妙。「語至元妙超脫」，元妙就是玄妙。玄妙，一般人你不學孔夫子、不學道，你不懂，不學儒家的學術，不懂，所以說玄妙超脫。「或言」，康有為說了，或者有人說，「孔子不言死後者，大

愚也。」這就是自漢儒到宋儒，不講死後，這是大愚，最大的愚癡人。「蓋」，這是康有為說：「萬千輪迴，無時可免。」「以為人故只盡人事」，他們那些人、注解的人，以為我們盡到人事，「既身超度，自證自悟，而後可從事魂靈」，這個還是解釋孔夫子的話。他把一般人注解，孔夫子是不講死後，他說這是大愚。康有為說萬千輪迴，事實有的太多太多了，什麼時候都有輪迴。人只要盡到人事，既身超度，自證自悟，而後可以從事靈魂，那就知道這個靈魂為變了，先要知道人事。

「知生者能知生所自來」，未知生，焉知死，你知道生，就知道生從那裏來。「即已聞道不死」，你知道生從那裏來，就知道死後到那裏去，輪迴生死，就在六道裏輪迴。假如現在不滿意這種狀況，就要超脫輪迴，那就要到那裏去？歸到本性上去，歸到自己的太極上去。這就聞了道，聞道就不會死，那有什麼死呢。所以《論語》裏面講「朝聞道夕死可矣」，早晨聞了道，晚上就可以死，死的問題解決了，沒問題了。「孔子之道，無不有死生鬼神，易理至詳。」「而後人以佛言即避去」，人家一聽到這個是佛講的話，輪迴生死是佛家的話，就不講了。「必大割孔地而後止」，

把孔夫子講的這個道理，等於那個土地割讓，割讓給佛家，這是大愚。「千古大愚，無有如此，今附正之。」這一段話是康有為的話，程樹德把康有為的話全部引用出來。

程樹德的《集釋》裏面，引用康有為的《論語注》，古時候一般注解都沒有注得清楚，康有為為這一段注得非常好，所以程樹德在他的《論語集釋》裏面，就特別的把他這一段全部引用出來了。引用出來之後，然後再加上自己的按語。「季路問事鬼神」，孔子答復他：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這個問答的這幾句話，這個事字非常重要。事鬼神，就是有鬼神才事，如果是一般講沒有鬼神，事什麼？孔子的答復，孔子說你要問事鬼神，就要知道怎麼樣的侍候人。這裏就講兒女對父母，父母死了是鬼——鬼神，父母在世的時候，你事奉父母的話，怎麼樣的孝順父母，怎麼樣的聽父母的教導，這個要細細、好好的學。如果在這方面還沒學得好的話，父母死了，你要侍候，怎麼侍候法子呢？所謂事，「事亡如事存」，父母已經過世了，是亡者，就如同他在世那樣的侍候他。「事死如事生」，父母死了，怎麼樣侍候他，

就是拿他在世那樣的來侍候他，父母才有感應，事鬼神，鬼神才有感應，那是前面這一段。後面敢問死這一段，子路只問死，一般的注解，特別後面這一段，雪廬老人講，自古以來那些注解的人，多半說是怎麼個死法子，是不是要殺身成仁，是不是人在世間，就是餓死了，也不要接受嗟來食，這是講理上面，沒有把文章的章法看明白。從孔子答復的話，你未知生，焉知死。生是從那來的？知道人這一生在世間，這一生以前呢？應該要知道，知道以前，才能知道死後什麼狀況。孔子答復這兩句話，就是說到生死輪迴。子路的問、孔子的答，只有康有為《論語注》裏面，把這個注清楚了，這以前誰都沒有注得清楚。前面是事鬼神，是要盡孝道，父母在世固然要孝，父母不在世的時候，這個孝就完了嗎？沒有。古人講：「大孝終身慕父母」，真正的大孝，父母在世固然要孝順父母，父母死了以後，自己有生之年，都在思念父母，終身慕父母，就是思慕，想到父母在世的時候，對於我們兒女那樣的恩德。凡是一個孝子，他在這一生想報答父母之恩，報答不盡的，所以終身慕父母，這就是知恩報恩，所以事鬼神的要義是這樣的。

「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輪迴。前面那一段，古人注解，雖然沒有把本意完全注出來，勉勉強強還可以，不算離題太遠。後面這一段，注得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把經意注出來。所以後面程樹德的按語就講「鬼神生死之理」，鬼神、生死，鬼神是前面那一段，生死是後面「敢問死」。整個說起來，「聖如孔子，寧有不知」，像孔子那樣的聖人，寧當安字講、當何字講，他何嘗不知道呢。「此正所以告子路也」，告訴子路前面一段「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告訴子路，你問事鬼神，那你就要知道父母在世、父母不在世，鬼神的道理，你怎麼樣的報答父母。父母還有父母，所以儒家講傳統文化，那就是從父母追究到祖父母、曾祖父母，一直追，追到最初。讀歷史你就知道，追到最後就是什麼呢？三皇五帝。三皇五帝，拿兩位作代表，一是黃帝——軒轅氏，一是炎帝——神農氏，拿這兩位作代表。我們在中國這一塊天地之間的這些人，都是炎黃子孫，要知道根本。《論語》前面講「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父母死的時候，怎麼樣按照禮上面來治喪。追遠呢？喪葬事情完了以後，還要永遠的祭祀，永遠的按照時候定出時間來，要祭祀。除了父母以外，歷代的祖先都是要祭祀。皇帝都有太廟，太廟就是追溯到始祖。我們一般人的話，每家

都有祠堂，講中華固有文化，文化就在這裏，就憑這個祭祀。那時候中國就是天下，天下就是一家，既是一家的話，彼此都要拿厚道待人，彼此都要講厚道。孔子這個道理知道，所以拿這個告訴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告訴子路的，就是生死輪迴的道理。慎終追遠，祭祀祖宗就是追到根本，人要知本，你講中華文化，重要就在此。尤其是最後面的一段，講六道輪迴，康有為注解得很清楚了。

程樹德就舉出程朱——程子、朱子他們的學術思想。程有二程，有大程、有小程，這是小程——就是程伊川。朱子就是跟程伊川學的，他們是師徒。他們比唐朝韓愈、宋朝歐陽脩知道還多一點。韓愈、歐陽脩是闢佛，要維護中國傳統文化。說實在的道理，他對於佛法是完全不了解，他所知道的佛法，就是在當時一般人只知道，求佛給他、讓他有點好的運氣，求神拜佛想得一些福報，他們知道的是這個。至於佛所講的要明心見性，他們不知道。他既然對於佛法不知道，所以要闢佛維護儒家的文化。實際說，儒家的文化講這個本性，跟佛所講的本性沒有兩樣。他對於佛法

不懂，儒家根本的學理，他也不懂，這就是韓愈跟歐陽脩他們。到了宋朝程子跟朱子，他們也讀了一些佛經，因果輪迴這個事實、這個道理，他也知道一些。知道一些，為什麼他不講呢？他還是要闢佛呢？這樣真正研究起來，他也是對於佛法沒有徹底了解。對於佛法沒有徹底了解，固然不懂佛法，他又維護儒學的話，儒家的道，他也沒有徹底了解，你要研究，你就會了解這個大概了。所以程樹德他在《集釋》裏面就講了，「昔」，過去、這在宋朝的時候，「有舉輪迴之說問伊川者」，就在宋朝那個時候，有個人，舉，就是拿輪迴這個學說，問伊川，伊川就是二程中的程伊川，他的名字叫程頤。那麼「伊川不答」，程子他不答復。「所以不答者」，這是程樹德評論的話。程伊川所以不答，為什麼呢？「以輪迴為無耶」，如果他要是答復，沒有輪迴這回事情，他也不敢直接說是沒有輪迴。因為輪迴之事這是事實，講事實、講道理，事理都存在的，這個他不能說是沒有。所以以為輪迴為無耶，那麼「生死循環之理不可誣也」，如果答復輪迴生死沒有的話，那他就誣了，誣就是說瞎話，睜著眼睛說瞎話，他也不敢，他怕人家批評他。這個誣就是誣罔，誣罔這個事、誣罔這個道理，他也不敢，所以不答。「以為有耶」，既然生死循環之理不可誣的話，

那你就說有就好了，你答復有輪迴，那麼如果答復有的話，「與平日闢佛言論相違也」。如果要答復有輪迴，那你平常處處都是闢佛，這個佛要不得，佛法要不得，那你這個言論就說不通了，自相矛盾了。這是程樹德評論程伊川，可以說這短短的幾句話，一針見血的把程子這種治學的態度，把它揭穿了。中國自古以來，學術界治學的人，要老老實實的，一切要找根據，有憑有據的，然後是什麼就是什麼了，不能作假。他這幾句話，就把程伊川的這種治學態度揭穿，人家拿事理，都是確確實實存在的來問他，他就不敢答復了，既不敢答復有，也不敢答復沒有。程樹德後面就講了，「此宋儒作偽之常態」，這是宋儒作假是常態，他們不是偶然的。他這麼作假、作偽的話，拿著學術來唬人，這變成一個常態了，這是程樹德給他的一個批評。

然後再講康有為，「至康氏」，康氏就是指的康有為，「乃發其覆」，覆是什麼呢？儒家的根本學術，就是教人家明心見性。孔子在《周易》裏面，把心性定出一個名稱來，就是太極，太極就是本性。傳授孔子這個學術的話，曾子在《大學》裏面講

「明明德」，這明德就是性德，本性起來這個德。跟曾子學的，孔子的孫子，子思子在《中庸》開頭講「天命之謂性」，天命之謂性就是本性。曾子、子思就是把孔子講的太極，從它那裏發揮出來的。發揮出來，這裏講到發其覆，曾子、子思所講的本性，後來的人如果講明白了，就是發這個覆。沒有講明白，就是那些邪知邪見，包括不懂本性的人，來隨便解釋，那都是覆。就我們每個人講，不管你是研究儒學、不是研究儒學，我們都不懂得自己有太極，也就是不懂得自己有真如本性，那麼我們都是覆。這個覆是什麼東西呢？不明白自己本性，那種妄想就是覆。我們只知道世間這些假相，這個假相是什麼？生老病死，世間人所注重、追求的那些財富，政治地位這些東西，放在心裏面，這些東西就把真如本性覆蓋起來，用佛法來講就是障礙。這種障礙不但是韓愈、歐陽脩、程子、朱子，他們固然是覆，講到微細處，他們還談不上。講到微細處，用佛法來講，就是我們人人，一念不覺而有無明。不覺悟自己有本性的話，無明就起來了，這就是覆，所以這個字要認清楚。這個覆，孔子在前面講生死輪迴的道理，所以有生死、有輪迴，就是有覆，如果把這個覆把它破除了，生死輪迴這個假相就解決了，那就成就聖人了。所以他這裏說，到了

康氏「乃發其覆」，「發其」就是把它啟發出來，發是指先把這個覆把它揭穿了，然後才教人家明瞭自己的本性，這好不容易的。

所以後面講「此如大地中突聞獅子吼」，就像在大地上突然聞到獅子一吼，那些野獸都嚇住了，不敢動了，這是比喻的話。你們注意看看，老虎的額上，有一個黑的毛形成王字，它是萬獸之王，所以中國的萬獸之王是老虎。在印度萬獸之王是獅子，所以把獅子一吼比喻佛說法。佛把佛法道理一說出來，那些邪魔外道，就像那些小的野獸一樣，就嚇住不敢動了。所以他這裏就借用佛家的比喻，就像大地中突然一聞到獅子吼，大地之中那些野獸，聽到獅子這麼一吼、一叫，他是講「心為爽然」，邪魔外道聽到佛一說法，他那些邪知邪見就不敢說了。如果這邪魔外道還有善根的話，那就跟著佛來學佛，所以心為爽然。在這裏講心為爽然，是指的我們讀《論語》，讀到康有為拿孔子講六道輪迴，就像把蓋在本性上的這個覆、這個障礙，把它揭開來了，我們一聽，心理非常爽然，非常清淨、很清爽。當然我們要去此障礙，好不容易的。這個障礙就是無明，枝末無明是見思惑，根本無明是生相無

明，那談何容易。但是聞到這個道理，悟了，能夠領悟到這個道理，那也不得了，心理這就爽然了，心理就輕鬆、明白了。「洵孔氏之功臣也」，洵，這個字本來是當信字講，在這裏好懂的講，信什麼？信是當真實意思，真正、確實的，我們好懂的話，洵孔氏之功臣也，確實他是孔夫子的功臣。

為什麼講孔氏呢？氏是氏，姓是姓。氏，他的祖先在那個地方作官的，或者他的祖先從那地方發展起來的，這叫氏。姓是專指有血統的關係，這叫姓。不過到後來，姓與氏混合起來了，所以在古時候，孔子不是姓孔，而是氏。這一段講過去了，我們才明白，這一章就是康有為，所以能夠注解這麼清楚的話，他是根據孔夫子說的。比如說，他引證裏面「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這個是什麼？這個都是《易經》上面，孔夫子研究《易經》寫的〈繫辭傳〉，這些都是從〈繫辭傳〉裏引出來的。這個〈繫辭傳〉，唐朝韓愈當然念過的，宋朝歐陽脩也念過的，他不懂，也可以說真是不懂。他要真懂，他也不肯那樣反對佛法了。講儒家學問，他也講得那麼淺薄。為什麼淺

薄？在《古文觀止》裏面還有韓愈寫的〈原道〉、〈原毀〉，那幾篇文章你們看一看。佛法他也不明瞭，儒家的學問像《易經》，孔子在《易經》裏面講的，他也沒有提。他要真明白他就提了，他沒有提。程子、朱子當然看過的，看過的時候呢？程樹德給他評論，他就是那樣作假，人家問他：生死輪迴的這個道理，他就不答復人家。為什麼不答復呢？因為說有也不對，說沒有也不對，與他自己的言論有所違背。這種治學的態度，就不能讓人家相信他。

現在我們就直接從孔夫子的《周易》〈繫辭傳〉裏面，了解孔夫子。孔夫子寫〈繫辭傳〉，他把伏羲氏畫的卦，那個卦都是符號，沒有文字。直到文王用文辭來解釋卦，那叫卦辭。周公用文字解釋每一爻下面的，叫爻辭，解釋爻，這才有文字的解釋。孔子再有〈彖傳〉、有〈象傳〉、有〈繫辭傳〉等，特別的把《周易》的本體定出一個太極。他就把伏羲氏畫的符號哲學，這個卦以及文王、周公這個文字整體的研究，這是孔夫子，假如不是聖人，誰能辦得到？所以講中國學術思想史，必得要研究孔夫子學術的根源，一直追溯，從孔夫子追溯到周公、文王到伏羲氏，這

是一貫的道。這個道就是教我們，把覆蓋在本性上面的障礙，把它撤除掉，中國文化的根本就在此。到後來韓愈、歐陽脩都談不上了，到了宋儒，宋、明理學，你們各位看看《宋明學案》，它的學案就是講從宋朝到元朝、明朝，這些研究儒家文化的，他研究這個氣，程子研究這個氣，朱子研究氣，還有其他宋儒研究這個氣，他們每一個人創造一個新名詞，就要人家學他的新名詞，然後再研究這個氣。這個氣怎麼來的？孔夫子講：「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就是陰陽二氣。到了孟子，孟子也講氣：「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他們後來這些人研究這個氣，你研究氣的時候，你就研究，你或者是講《孟子》的浩然之氣也可以，孔夫子講這個陰陽二氣也可以。特別的是他們自己，每個人創造一個新名詞來，愈創造愈複雜。你看看，你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史，就是這麼麻煩。要了解，這個不是隨便批評宋儒。主要我們研究，真正研究中國文化，你要知道這個來源，學術的根源在那裏。學術的根源從伏羲氏到孔夫子，都是教人家把虛妄的、假的東西，把它看穿了，放棄那個假法，然後你才能證到自己本有這個性，講到中華文化的可貴處就在此。也只有研究這麼透徹，才能夠講道。

儒家這些經典，可以跟佛經互相參證的來研究，儒家講根本的學術，就跟佛家講的明心見性這個法是一樣的，沒有兩樣，我們學儒就跟學佛一樣。學佛，佛法有普通法門、有特別法門，我們儒家這些經典，就跟佛法的普通法門一樣。佛法有普通法門，釋迦牟尼佛太慈悲了，又教人家學特別法門，當生成就。我們現在研究儒家經典，把它當作佛家普通法門一樣，也要結合在念佛上，這是當生成就的。那要當生成就，你還研究儒家經典幹甚麼，我研究佛法就好，那不然，就有唐宋這些關佛的人，他陷害後來多少人。後來這些研究中國學術的人，受他們影響，連帶的一提到佛法，他就敬而遠之，就不敢學了。一直到現在，還是有很多，這就斷送人家學佛，所以我們把儒家學理講清楚的話，就是接引那些人。再說，儒經講五倫講道統，開始由淺而深、由近而遠，穩穩當當的，不會走上岔路去的，你一開始學的話，就是非常穩妥。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現在請各位看《論語講要》四百五十頁。孔夫子的幾個大弟子，「閔子」，閔子騫，子路、冉有、子貢這幾位，「侍側」，侍是站在那裏，叫侍，側是在旁邊。古人講這個禮，陪伴在長者的旁邊，都叫侍，實際上是坐在那裏。雖然一同坐在那裏，用文字表現出來，都是講侍。因為按照禮來講，長者坐，年輕的人、輩分低的人都要站著，按照禮是這樣說，在這裏大家都是坐在那裏。「閭閻如也」，這是閔子騫。閭閻，看起來那種神態很和氣，和氣之中就包含有一種快樂，很和樂的樣子，如也，拿閭閻、拿和樂來形容閔子那種神情態度。「子路，行行如也」，行行是很剛毅的意思，剛是剛強，毅是有決斷的力量，有毅力的，作一樁事情有堅持的這種毅力，行行如也，都加個如也，如也就是就像那個樣子。「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是很直爽，也含有很和氣、很樂，好像求學、求道感覺有一種法喜那種情況。侃侃如也，它這個字含的意思很多，比如說，人字邊，右邊上面是個口字，下面是個川字，

這是個會意字，拿幾個字來領會它的意思。左邊這個人字，加上右邊上面那個口字，這兩個字合起來是個信字，忠信的信字。現在我們寫的信字，左邊是人字邊，右邊是個言字，言語的言字，古時候這個字，就是左邊人字，右邊是口字，它是信字的古體字。加上下面這個川字，這個川字表示河川上那個水在那流動，信字加上這個水在流動。《論語》前面講「智者樂，仁者壽」，智者樂，智慧的人為什麼樂呢？就像水那樣很活潑的在那流動，所以在這裏面講，有和樂的意思。也可以講，既是一個信字，信也當實在講，有信實、實在講，待人接物都是老老實實的。老老實實的，並不是說今天是實在，明天有時候就不實在，不是如此，他一直是這麼實在的，就像那個川，河川在那裏流動，晝夜都在那裏流動，沒有停止。這個信實、這個真實一直在那裏，它沒有停止的時候，停止怎麼呢？信停止就不信了。從《說文解字》、從字義的解釋，就知道侃侃如也，他們兩個待人很坦誠，自己有法喜，他是這樣侃侃如也。

「子樂」，孔子看見閔子、子路、冉有、子貢這四位大弟子，從心性裏面流露

出來的，各人有各人的那種神情，各人表現的性情不同的。這個不同的性情，孔子看起來都好，閭閻也好，行行也好，侃侃都好，所以他樂，孔子感覺得很快樂。

後面這個「曰」字，這裏只是說曰字，根據經文裏面研判，這是孔夫子說的，子曰，是不錯。前面講子樂，後面加上這兩句，「若由也」，由指的子路，若由也，像子路這一位弟子，「不得其死然」，不得其死，就是後來不得善終。就固有文化來講，《書經》的〈洪範〉裏面講「五福六極」，講五福，五福之中就有考終命。考終命，這個人有了年歲，得的有壽了，得了考，年紀老了。年紀老重要的是終，考終命，活到老，老死的時候，不要死於非命，要壽終正寢。什麼叫壽終正寢呢？死在自己家裏，沒有什麼病，這叫壽終正寢。如果不是這樣，遇到各種天災人禍，那樣死的話，那就不算是善終。這個不得其死然，就是不會得善終的。

前面講的子樂，後面又講子路不得善終，好像前後這兩段不大協調，所以清朝有些人考據了，說這個不是一個時候說的，前面那一段到子樂，這一章就完了。「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另外一個時候講的。所以古時候有些本子，他考據，曰

字上面有個子，子曰，有子曰的話，就可以說後面，就是單獨的成為一章了。這個有什麼根據呢？後面在四五一頁上面講，《昭明文選》的注引這一章的時候，就有子曰這兩個字。對於這一章，為什麼後面加上這兩句，意思就是如果併為一章，前後不那麼協調而已。至於說孔子講「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這個也是實在的話。子路那時候在衛國作事情，後來衛國發生內亂了。子路是為了幫助他的朋友，朋友都是道義之交，就在那一場內戰的時候，犧牲了性命。本來內戰他可以不死的，他為了講朋友道義之交，他不能離開，就是為朋友而死。雖然為朋友而死，讀歷史就知道，死的時候，還把帽子戴得很端正的，然後才斷氣。就是他到死的時候，他還是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證明他脩道有成就，我們念佛就是要求其一心不亂。所以孔夫子在這裏講「不得其死然」，也證明孔夫子知道，每個人的過去、現在、未來，孔子都知道。

這一章前面那一段，孔夫子為什麼樂呢？看見這些大弟子在日常休閒，這些平常的時候很自然的，由他心性裏面流露出來那種態度，知道這些弟子學道各有他的

成就，所以有這些，無論是閭閻也好、行行也好、侃侃也好，都是本性發出來的作用，這就非常可貴了。我們普通人閒著沒事的時候，心裏就是雜念紛飛，想到這裏、想到那裏，所想的都是世間的名利而已，他就想不到與本性相合的，那種悠然自在的，沒有。我們自己想想，以自己來想想別人，我們都是在現實環境中，想到的都是世間生生滅滅的這些東西，很難放得下。不但放不下，你不想它，還不可能，念頭一轉、一動，就在這些生滅的東西上面，那些名也好、利也好，都是生滅的。果然把這些東西不放在心上，心理就輕鬆了，那就是或者是閭閻如也、行行如也、侃侃如也，自然在那裏，一切是悠閒自在，就是在工作忙的時候，心理還是清閒的。這跟我們普通人不同，我們普通人工作的時候固然忙，不忙的時候，心理還在忙。

這一章，前面這一段，要這樣的來體驗，孔門之中這些大弟子，他學道那種程度。一個人學道，無論在忙的時候、在閒的時候，心理都那麼輕鬆自在，這就是非常好的境界，所以孔子才樂。後面這一段，把它當作兩章來看，兩章看就是我們知道，認識孔夫子聖人，他觀機，觀察他的弟子是什麼根機，將來有什麼結果，他都

了然。要能夠這樣觀機，才了解他人的過去、現在、未來。只有學道、開了智慧，才有這種工夫，不學道、不開智慧，那有這個工夫。所以這一章，我們仰慕孔夫子有這種觀機工夫，聖人這種工夫也就是宿命通，聖人有宿命通，你要想宿命通的話，我們不學道不行。學道就要放棄世間生生滅滅這些，對財、色、名、利這些東西都要放下。這些東西不放下，自己不知道，那裏還知道別人的命運呢？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四百五十一頁。魯國的國君，開始的時候，魯君是周公，周成王把周公封到魯國來，作魯國的君主。但是周成王要周公繼續在天子朝廷裏面，幫助天子治理天下，就叫周公的兒子到魯國來，作魯國君主。到後來，國君的權力落在三家手中，魯君後來是魯桓公，沒有繼承他君位的其餘兒子有三家，孟、叔、季三家。這三家愈到後來，愈把魯君的政權分了，分在三家手裏，所以魯君不能作主。到了魯昭公的時候，受不了了，想要把三家掌握的政權削減，要收回一部分。那三家怎麼肯呢？魯昭公沒有削得成，反而被三家把他趕出去，你看這三家多麼厲害。昭公後來就是魯定公，魯定公後來是魯哀公。這個時候就是講魯昭公以後的魯國君主，他想要為長府。長府是什麼？是魯君政府裏面儲藏財物，是國家的一個倉庫。這個倉庫特別，有那些財寶、物品，最重要的還有武器，財物、武器都是收藏在這個倉庫裏面，這個名字叫作長府，長府是魯君的。這個長府是在魯君的宮廷之內，是一個收藏這些

財寶、武器重要的地方，平常普通人誰也不能進去的。現在魯人為長府，就是想把这个長府改造，重新的脩，把舊的拆了改建新的。

這個想想看，為什麼要把長府改建呢？這不是那麼簡單的，改建的時候，這個當中的意思，就是魯君對於三家這種掌握政權，他忍受不了了，忍無可忍了，藉著改造長府，要想把三家掌握的政權收回來，本意是如此。本意是這樣，能不能夠動呢，要作這件事情，按照道理來講，國君要把他本有的權力收回來，這是名正言順的。但是到這個時候，自己要問問看，你這個魯君有什麼能力收回呢，收不回來，恐怕又像魯昭公一樣，反而被三家把他趕出去了。國君被這一趕出去，國內發生大事情，一般老百姓就不得了，受害了。所以有這一樁事情，「魯人為長府」，講魯人不講魯君，這是避諱的話，要講魯君那太直接了。講魯人就像孔子作《春秋》，一個字把《春秋》大義，顯示出來。這裏不講君而講魯人，這就是《春秋》的筆法。不提君而講魯人，一方面是替魯君避諱，恐怕他引起外面招來災難；一方面這是用《春秋》筆法，所以不稱他君了。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為長府？根據劉寶楠的考據，就是當初魯昭公被三家趕出去之後，可能這個長府破壞了，所以在這個時候魯君要重新改建。一改建本來是可以的，但是要知道，你的目的不是單純改建那個長府，你想再度的來把三家的政權收回來，你這個動機，三家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在這個時候，三家派有他們自己的人，隨時都在監視你這個魯君，你魯君一舉一動，三家都知道，所以這個動不得。一動的話，那三家早就明白了。因此，這個當中，當然是魯君問問閔子騫，閔子騫就說了，「仍舊貫」。仍舊貫，貫這字含義很多，古時候那個錢幣、銅錢中間有個孔，方方的有一個孔，所以叫作孔方兄，就是指的中間有方方的孔那個錢，那個錢有用一個繩子把它貫穿起來，多少數目叫作一貫，那是個名詞。用在動詞上面，是貫穿的意思。用引申的意思來講，這個貫叫作慣例，慣是習慣，習慣的例子。仍舊貫，就是照舊，照原來這個例子就好。照原來的例子就是說，你這個君權已經落在三家手裏面，還繼續下去，你這個君主地位，你還可以繼續維持。你要想動一動的話，不按照這個舊貫，也就是不按照原來這個慣例的話，你這個君主地位馬上就會被三家推翻掉了。所以仍舊貫這個意思，閔子騫就告訴魯君：不能動的。意思是說，你要

想收回三家這個權力，收不回來，還是仍舊貫，還是照這樣的。三家掌握政權不是一朝一夕，由來已久了，你要收回來，要什麼樣的人物才可以，你魯君到現在能力不夠，那就不如還是照舊貫，這樣還可以維持君主的地位，維持國內的平安，不要亂，仍舊貫有這個意思。

這都沒有明講，明講那還得了。所以閔子騫說：「仍舊貫，如之何。」閔子騫很會說話，他所以會說話，閔子騫有德，他是孝子，這個道德那真是沒話講。所以古人講「有德者必有言」，有德之人必然說出的話，對人都有好處的，所以他說：仍舊貫，如之何，他問問對方，怎麼樣？自己不要把這話說死了，還要尊重對方，你看看，我的意思是要仍舊貫，你看看怎麼樣？你考慮考慮。這個話說得多麼婉轉，這一番道理，閔子騫說過了，如之何。「何必改作」，最後一句話，加上這句話，何必要改作呢？一改作，那問題就大了。

這個話被孔夫子知道了，孔夫子就講：「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人，這個夫字當此字講，稱讚閔子騫，這個人，就指的閔子騫，平常言語不多，夫人不言，

平常的話不多。一說出話來，言必有中，這個中是恰到好處。這一句話，說在以前也許不能說，說在以後沒有用處，就在這個時候。魯君要考慮，藉著改建長府，來發動收回政權，這個行動，在這個時候言必有中，勸他仍舊貫，不必改作。這一句話，保住了魯君的君主地位，避免魯國內戰的動亂，這一句話不是簡單。所以孔子說「言必有中」，正是在這個時候，說出這句話來有那麼的重要。這個必是有德之人，才能說得出來。有德的人、有道德的人，他必然有智慧，說出來的話就有這種作用，使魯國能夠維持安定，這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的。普通人一看的話，那正好，你改吧，你一改，那不得了。所以我們這裏要學閔子騫，學道德就要從孝道開始學，百行孝為先，講到個人的品行，孝是根本。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第四百五十三頁。首先我們了解一下，孔子教育主體是要教人家學作聖人，學聖人從那裏開始學呢？從五倫上面開始學。五倫把人世間的一切人都包含在內了，家庭裏面夫婦、父子、兄弟這是三倫。在社會上有君臣，古時候是君臣，現在就是機關首長跟機關裏面的屬員，民間事業團體裏面，公司的老闆跟那些夥計，這都是君臣關係。一般平等的，就是朋友的關係。所以這個五倫就把我們人世間所有的人，都很有系統的、很有次序的包含在內。就對五倫教育，五倫每一個人都要學，學什麼呢？學作聖人。學作聖人最重要的，就是用禮樂，禮是講一切都要有次序、都要有規矩，然後才不亂，只有不亂才能學成一個正人君子，再進一步作賢人、聖人。禮除了講次序不亂之外，它要講禮讓，一切就是讓人家，講究恭敬，一切都是恭敬他人。配合這個禮的就是音樂的樂。我們學禮，講規矩、講次序，須加音樂來調和，這樣就把學聖人的教育美化了，是一種藝術。所以儒家

的學術，它就是讓人人很願意、人人都有興趣的來學禮樂，就在禮樂之中，把五倫的每一種人都教育好了。

五倫之中比如說父子是一對，是對待的關係，夫婦、兄弟，外面的君臣、朋友叫作五倫十義，就教五倫十義，十種身分的人都可以從禮樂學成聖人，學儒學最特殊的就是這一點。它教我們學聖人，不是那麼嚴肅，也不感覺得很辛苦，就在日常生活之中，處處講禮，處處這樣和諧的跟家人相處。到外面跟一切人和諧相處，你這就是學道，學到最圓滿的境界，你就成了聖人。成聖人有什麼好處呢？世間任何的學問，除了儒家之外，都不能解決一個根本生死問題。世間學問都是有用的，科學、哲學、文學、種種的藝術，世間一般學問都可以解決種種問題，也都是有用的。但是世間這些學問，只能幫助人解決眼前的一些問題，對於生、老、病、死，簡單的說就是生死問題，它不能解決。要解決生老病死問題，只有學儒家的學問，從禮樂上來一步一步的學，這就跟佛法是相等的。我們了解這一章，要知道孔子的教育是這樣，一切都是在藝術化中學為聖人，因此孔子教的學生，都要學音樂。

音樂它有很多種，音樂有歌唱的，有樂器伴奏的，歌唱的辭——歌辭，古時候就是《詩經》、就是詩，《詩經》的那些詩，都可以用樂器伴奏出來，《詩經》的詩都是有韻的，有韻的就是音樂的旋律。所以《詩經》開始就講〈關雎〉那一篇，「琴瑟友之」，唱出來詩的歌辭，還要用樂器演奏出來，你看這個多麼美。就在唱的歌辭加上樂器演奏，就在這樣藝術的脩養之下，他學成了聖人。

那麼樂器很多，拿琴瑟這兩個作代表。琴，那個音聲比較舒暢的、比較悠揚。拿兩個字作比喻的話，琴是開放性的，瑟是保守性的，所以彈琴它的聲音很悠長。瑟這個樂器，步步有止的意思，它不是放的，琴是往外放，瑟是往內收、往內止。瑟這種樂器起源得很早，根據有些文獻上、歷史上記載，伏羲氏就造有一種瑟，瑟有五十根弦。琴瑟是弦樂（還有管樂，管弦，管是笛子、簫這一類的），瑟開始有五十根弦子，據說後來黃帝——軒轅黃帝，叫人彈瑟，五十根弦子這個瑟，彈著彈著以後，軒轅黃帝感覺得很悲傷，有悲的氣氛，悲心引出來了。悲心引出來，他覺得要改善，改善後來減少一半，五十弦改成二十五弦，後來還有變化，這是早期的講法，

這是瑟的由來。

古時候演奏這兩種樂器，「琴瑟友之」就是夫婦兩人，丈夫彈的琴，妻子彈的瑟，男主外，女主內，有這表法的。所以這個瑟彈得是步步在那裏保守，步步保守的時候，在《白虎通》〈禮樂篇〉裏面就講，它說瑟是什麼呢？瑟是，「嗇也」，那個嗇就是很不能夠順暢的往前進步，有阻止的意思，叫嗇。又當「閑」字講，這個閑就是關起門來，有閉塞的意思。當嗇字講，當閑字講，它的含義是「懲忿窒欲」，忿、欲，這兩個字都是我們人的一種煩惱。由這個瑟彈的音聲，可以把我們忿怒的忿、貪欲的欲，把它懲與窒。懲，一般講懲罰的懲，這就是把忿阻止下來。窒欲這個窒字，是把它杜塞起來。這在佛法來講，就是把我們眾生的煩惱，把它克服下去，就是伏惑。伏惑的工夫，伏惑久了，這惑就斷除了，懲忿窒欲，他就有這個工夫。他說「正人之德也」，來輔正人的德性。你想想看，我們人在世間，不管是男性、是女性，都有忿怒、欲望，這些煩惱都有。這些煩惱從那裏來的呢？就是我們人的心亂了，我們人的心沒有次序，不守規矩。這跟我們現代人講的教育大不相同的，

我們現代人講的教育，老師教學生，家長教家裏的兒女，你要順乎學生的個性發展，你要順乎兒女的，他有他的個性，你要順乎他的性情來發展，你不能妨礙他，這是我們現代教育家的理論。但是他不了解，現在人一生下來，你講到徹底的話，一入母胎的時候，他就是顛倒的，心理都是不正的。入了母胎以後，然後慢慢成長，成長出了母胎，他原來就帶著這個心理，這是不規矩、亂的，生下來以後，見到外面的環境。我們現在外面的環境，你想想看，那一個人不是為自己，凡事為自己，爭取自己的權利，爭取自己的名，這些名利都是虛假的東西，他來爭取。無論是那個小孩子，入胎以前，他就有這些煩惱，入胎、生下以後，一直到成年、到老、到老死為止，他還是這樣貪求這個名、貪求那個利，而這些名利隨時在那裏變化，它都是由煩惱起來的。煩惱起來的時候，這些煩惱就把我們人人，本有的德污染了。這裏講「正人之德也」，這個德就是我們自己本有的性德，本性裏面這個德，是本有的。這個德是永恆存在，這個德把它開發出來，這個德不是外來的，是我們人人本有的。本有這個德就是被忿恨貪欲，還有其他種種的這些煩惱，被這些東西污染了。聖人教化我們要把污染本性的這些東西去掉。怎麼個去法子呢？彈這個瑟、琴瑟、

音樂，就把這些東西去掉了，去掉這些假東西，然後本有這個性德，自然就出現了，所以瑟有這些好處。

從這裏我們知道，中國文化它是教人學作聖人，學作聖人憑什麼呢？人人都有這個性德，都有本性，如果沒有這個憑什麼成為聖人。性德沒有生老病死，你把性德開發出來了，聖人就成就了，沒有生死了。從這一個觀點來看，我們知道現在的一般教育家，他主張教小孩子，要順從小孩子的習性，順乎小孩子個性，他的個性都是那些煩惱習氣，習慣那種不好的習氣。我們既然知道中國聖人的教育，你千萬不要相信現在這些教育家講的那一套。現在教育家講的、教的那些教育，當然有用處的，用處就是說可以生產很多物質，我們生活所需的這些。現在的教育，工商業的教育都是有用的，但是講到根本的地方，它就不行了。我們懂得根本的教育，不是否定現代的那些教育，懂得根本的教育，由這根本的教育來指導現代的一切科學，基本科學、尖端科技的科學，以及世間一般的學術。由這個根本教育來指導的話，就把世間這一些學術，都能夠把它提昇了，都能夠把每一種學問的境界昇華。

所以對於根本教育了解之後，對於現代的教育，不但不否定它，而且是鼓勵大家學，從事各種學術、從事各種行業，你就能夠從你各種學術、各種行業接受根本教育指導，發揮它最高的、無止境的作用。

這樣看起來，我們知道儒家的學術，它是圓融的，它對於世間的學術，可以涵蓋，可以提昇世間的學術，所以我們對於研究根本學問不要懷疑。有人懷疑你們研究儒學的，反對現在科學不是這麼說法，你誤解了。所以各位看看《論語講要》裏面講，瑟是有這種作用。因此，彈瑟的時候，要怎麼彈呢？要懂得這個根本教育，才知道怎麼樣彈瑟。不懂這個根本教育的話，普通學音樂的人，他彈琴、彈瑟，也彈其他的樂器，這是普通的音樂。懂得這個根本教育的時候，你在彈這個瑟的時候，須要心平氣和，心理要平氣要和，心平氣和。心平，我們心理是平的，心理不平是什麼呢？傲慢心就是不平等，我會音樂，別人不會，我比人家高明，這就是不平等；我會寫文章，人家不會，這就是不平等。平等心待人接物，心是平等的，外面的人，即使他作了皇帝的人，我們看他跟我一樣是平等的。反過來說，他是當乞丐的人，

家裏貧窮得什麼都沒有，我們看待他也是平等的，跟我一樣，這就是平等的平心。氣呢，你心理一平的話，這個氣就和了，心理不平的時候，這個氣是談不上和的，是浮躁的。心思既不平，氣又浮躁，現在電視上你看，我們不必講外國，講外國恐怕外國人反對，現在那些音樂，又跳又唱的那種，那個心氣絕對不是和平的。心平氣和，這就是表現這種「閑」、「嗇」的意義。懂得這個根本教育，瑟，固然是要心平氣和，彈琴、彈其他一切的樂器，吹的笛子、吹的簫、還有打擊樂器，都要心平氣和，這音樂才能夠配合禮，這就把藝術昇華了，它就是教我們成就聖人，一個脩養的工夫、脩養的方法。你用什麼方法來學成聖人呢，就用禮樂這個方法來學成聖人。所以音樂也有世間的音樂，也有聖人所講的音樂，這要分清楚。

了解這個之後，我們就看，「子曰」，孔子說，「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由是子路的名字，孔子叫他的學生，可以叫他的名字。我們普通人對於長輩，固然不能稱長輩的名字，對於平等的朋友，也不能稱呼朋友的名字。中國人，到一個人成年以後，別人就送給他一個號，或者一個字，朋友只能稱朋友的字，不能稱名。但是

長輩，孔子是老師，稱他的學生可以稱名，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孔子說：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由他的瑟，奚為，奚當何字講，為當彈奏的意思，由他的瑟何以彈奏在我這個門中呢。丘本來這個字是丘，我們尊敬孔夫子聖人，丘這個字，我們不敢讀，我們讀某，奚為於丘之門，孔子自己稱呼自己名字，他念當然念丘，我們讀經的時候只能讀某。意思就是說，子路彈這個瑟，在我門中，怎麼彈成這樣的音調出來。奚為於丘之門，為這個字就是彈奏的意思，何以彈奏這樣的音聲出來。

「門人不敬子路」，孔子講了這個意思之後，門人，就是孔夫子其他的學生，也是子路的同學們，就對於子路不大恭敬了，不敬子路。後來被孔夫子知道了，「子曰」，孔子就說，「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由也，這個也字是停頓語氣的語助詞，由也，我們讀經的時候，讀到這裏稍微停頓一下。就是由啊，他呢，升堂矣，未入於室，已經升到堂上了，還沒有入於室。古時候建築物外面是一個門，你要到裏面去先要入門，不入門，你進不去。入門之後，還有堂，古時候這個堂，從平地上再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升上去，叫升堂。除了這個堂，還有個室。室是主人的寢室

或者是起居室，私人在那裏起居的那個室。拿這個作研究學問的代表作比喻，入門，你對於這門學問不是門外漢，入了門了。入門之後要登堂，登堂那是有造詣的，沒有造詣的話，這個堂登不上去。登堂之後，最後入室，這個就是到了最後有成就了。所以孔子講，由啊，已經升堂了，不但已經入門，入門之後，而且升了堂。升堂那是很可觀的，我們普通人講，某人的藝術、某人的學問、某人的脩養，要能夠登大雅之堂的話，那就是成就得很不錯了，到最後入室，那就成就了。所以孔子講，子路這個瑟已經升堂了，升到堂上了。從地平面一個階級一個階級往上升，那不容易的，升到堂上，可見得是大雅之堂，能夠拿得出去了，可觀了。也就是說，由彈的瑟，可以讓大家來欣賞，他有成就了，雖還沒有到最後的工夫，這就很了不起了。

回過頭來講，「奚為於丘之門」，《講要》四百五十四頁，根據馬融的注解，「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他是這樣講，子路鼓瑟就是彈瑟，不合乎雅頌。《詩經》裏叫雅頌，彈瑟不合雅頌，是對於前面講的，心平氣和有一點欠缺。再就是《孔子家語》裏面所講，子路彈的瑟，「有北鄙殺伐之聲」，子路他的性格剛強，所以彈瑟有一種

剛毅之氣，欠缺平和，如此而已。但是他這個瑟彈出來，孔子還是讚美他。

儒家講的學術，每一種學術都是沒有止境的，前面講孔子說，「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後來又說，「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整個這一章經，我們研究孔子對於子路彈的瑟，講這幾句話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希望子路登堂了，還要入室。還沒有入室的話，就不能止住，這一點我們特別要注意。在《論語》裏面，每一章所講這個道理，都是沒有止境的。我們現在研究《論語》，把這經文的文字了解，章法也知道了，最重要的就是把這一章所講的道理，往裏面研究。研究孔夫子講這個的意思，他的原意是什麼？根本的意思在那裏？所以我們研究這一章經，從學音樂再推廣到其他的一切學術，我們不能自滿，必須要一直往裏面去研究、要學習。都是根據聖人的教育，在《論語》裏面所講每一章的意思，都是由這裏一步一步的入門、登堂、入室。到了入室，我們學聖人學成就了，是個意思。學《論語》最重要的是要開悟，要悟這些道理。絕對不能說，我們學了某一種樂器，可以到外面來演奏了，這不夠的，固然能夠到外面演奏，有相當的成就

了，但是不能自滿。必得繼續那種藝術，根據孔子所講的藝術，它就直接引導人從凡夫這個雜亂心，到一心不亂的那種一心。自己想想看，我們求任何學問，在世間辦任何事情，我們的心是雜亂無章的，還是一心。這個悟了，就能夠往一心上去追求，你就能憑著世間任何學問、任何藝術，通往到聖人境界上去。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我們看《論語講要》四百五十五頁。商、師都是孔夫子的大弟子，師就是子張，商是子夏，《論語講要》裏面都講出來了。子貢就問，問誰呢？問孔夫子。你怎麼知道問孔夫子？前後文對照你就知道，下面有子曰就知道，前面問的是向孔夫子問。國文的文法就要講簡要，簡單、扼要。現在的語體文就講：子貢問孔夫子，這樣才明白，下面又是孔夫子曰，那就太囉唆了。所以前面問，不必提問孔夫子，後面有子曰，這樣你就知道他問的是孔夫子。學文言文，你就這樣學法，造句、前後的章法就是這樣學。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師是子張的名，商是子夏的名。也，中間這個也字是個語助詞。子張、子夏他們兩位，孰賢，孰當誰講，賢，這個賢有比較的意思，誰比誰，當高明講也可以，當優勝講也可以，誰比誰高明，或者誰比誰優勝，孰賢。「子曰」，孔子就答復他說，「師也過，商也不及。」師也，這個也字是語助詞。你

問師與商誰比誰高明，孔子說，師啊超過了，商呢，是不及。比如說，你中間樹個標準在那裏，師呢，超過了這個標準，商呢還沒有，沒有到這個標準。一個是過，一個是不及。

那麼這兩者，「曰」，曰就是子貢又問了，照夫子這樣講，「然則」，這個語氣一轉，這個然則就是語氣轉的意思。你根據誰、根據什麼語氣一轉呢？就根據孔夫子前面講的，師也過，商也不及。意思就是說，照夫子講的他們兩個人，一個是超過了，一個是不及，那麼這樣看起來，子貢先把自己的判斷說出來，「然則師愈與」，子張愈，愈就是勝過了，勝過了子夏。後面這個與字，我們現在學這個歟，在右邊加一個欠字，欠缺的欠字，這個歟是代表活動的語氣，不敢確定。在經典裏面就用這個與字，不要加一個欠字邊，用在一句話後面，它就表示一種疑問的句子。這樣看起來，子張是不是勝過了子夏呢？師愈與，說師愈與就夠了，講子張比子夏要高，子夏就不必說了。

你看，孔子怎麼答復呢？「子曰：過猶不及。」超過了，猶是當如同，如同不

及。這個猶字，當名詞用，它是一種野獸，這種野獸就像猴子，形狀像猴子，但是它的性情跟猴子不一樣，它的性情很疑惑，它的疑惑心很重，所以叫作猶。我們一般人講，某某人猶豫，猶這個字是像猴子的一種野獸，豫也是一種野獸，猶豫這兩種野獸都是疑心很重，對於外面的一切境界，都不敢作正確的決斷，懷疑心很重，害怕心也很重。講猶字，猶當名詞用，是一種野獸。它也當動詞用，在這裏當動詞用，過猶不及，過與不及是同等的，兩者是相同的。

我們學這一章，把這經文也看明白了，要看孔子講的最後這一句話「過猶不及」。儒家的學問要講中道，講中道是什麼呢？你學聖人必得要取一個中道，不能偏。偏於這一邊或是偏於那一邊，都不行的，必是講中道。所以在這裏拿過猶不及，這兩者，過也沒有中道，不及也沒有中道，中道就是恰到好處，不過也沒有不及。就跟煮飯一樣的，煮飯那火候沒有到，飯煮不熟的，當然不能吃；已經煮熟了，還要在那裏用火燒，在那裏繼續再煮，那好了，就把飯裏所有的養分都消失掉了。兩者都不能，既不能過，也不能不及。我們求學、在世間辦事都是如此。

講五倫教育，就是講中道。既然學的是中道，我們對於一切人，對於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情，都要取個中道，恰到好處。婚喪喜慶，這是一般人在社會上平常都會遇到的事情，既不能太鋪張，也不能沒有這個禮。前面講的鯉也死，有棺而無槨；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不許可。這些都是講中道，要衡量自己家庭的經濟能力，古時候這個禮，要配合你這個人的身分，在政府裏面作了官沒有？要符合這個身分，表現這個禮，這都是要講中道。講中道才能把我們雜亂無章的心，把它調理得有次序，不會亂，這是最基本的一個道理。既然學了這一章，我們在社會上待人接物，在家庭裏面，跟家裏的人相處，都要採取這個中道。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四百五十五頁，在魯國三家卿大夫中，季氏掌魯國的權力最大，這個時候季氏就是季康子。孟叔季三家都是魯桓公後代的人，魯桓公嫡長子繼承君位，其餘的兒子不能繼承君位，分開封為大夫，就是三家卿大夫之家，有時叫作三桓之家，魯桓公他的長子之外的三家兒子。這三家愈到後來，愈把魯國國君的政權都掌握了。而這三家季氏掌的權力最大，三家掌權，每一家都要用人，他們都有國君封給的土地，所以他們也要用人作他的家臣，家臣就是在他們家裏面辦事情。雖然在他們三家裏面作家臣、辦事情，實際上，辦的就是國君那些政權，就辦那些事情。當時孔夫子的弟子，在季氏家裏辦事的，誰呢？這是求，冉求在季氏家裏辦事情。季氏在這個時候，準備要加徵賦稅，他家裏有很多田地，這是國君封給他的。他的土地，原來照國家的規定，只收田賦，田賦就是種田的糧食，繳多少給季氏家裏。後來除了徵收農民的田賦以外，又要農夫繳稅，這個稅是在田賦以外，再增加農民的負擔。

孔子認為這是不對的，所以開頭就講，「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開頭就把這個事情敘述出來，季氏就是季康子，富於周公，富於這兩個是比較，比周公還要富足，季氏比周公還要富足。周公指的誰呢？根據古人注解，是東周天子朝廷裏用的周公的後代。比如說，當初周公旦，就是周文王的兒子，也是武王的弟弟，他幫助武王伐紂成功了，武王沒有好久就死了，由周成王繼承為天子，周成王年紀很小，周公輔導成王，輔導年幼的成王很不容易的，這中間的事情很多，不必詳細說了。到了成王成年了，可以正式有治天下的本領了，周公再把天下、天子的位子交給周成王。周成王就把周公封到魯國去，但是周成王要周公繼續在天子的朝廷裏面，幫助他治理天下，而且要制禮作樂，由周公的兒子到魯國去，作魯國的國君。這裏周公是指當時周公的後人、後代，那個原來周公是在西周，孔子這是春秋時代、是東周，從西周到東周，周公的後代，都是一代一代在天子朝廷裏面，作幫助天子治理天下的一個大臣子，這叫周公。在這一章經開頭這一句，季氏富於周公，季氏是什麼呢？季氏，魯國國君的一個卿大夫，那周公是周天子的卿大夫，兩者不同。你季氏在魯君這個魯國裏面，你當然有你的土地，你如果按照制度來講，

你這個土地財富，不能比天子朝廷裏那個周公還要多，不能超過他，天子朝廷的周公，財富應該比你季氏還要豐富得多。但是在這裏你看，開頭就講，季氏富於周公，你魯家的卿大夫，比天子朝廷的卿大夫，富足得多，比他更富足。這個想想看，這一句話就是《春秋》的筆法，這是不對的。

這個不對還不算，下面還講「而求也」，然而，這個語氣一轉，你的財富比周公還多，這就不對了，然而呢，你啊冉求，這孔夫子的學生，冉求「為之」，為就是幫助，之就是指季康子，還幫助季康子「聚斂」，聚斂就是什麼呢？把民間的財富，把它聚集起來，斂就是收，把民間財富收來，聚在你季氏家裏。「而附益之」，益當增加得更多，你的財富原來已經比天子朝廷裏周公多了，你現在還要把民間的財富聚斂起來，增加得更多，而附益之。益這個字，你看看，下面是皿字，皿是一個器，一個用具。比如說，古時候一般人用的盆子，那個皿字畫成一個象形字，就是一個盆子，盆子上面是個水，上面兩點一橫，下面再兩點，是個水字，水字橫過來，直過來是那個寫法，橫過來是這個寫法。這個水在那個皿字之上，這叫益，這

個水裝在盆子裏面，裝滿了，裝滿了還多到漫出來，這叫益。附益之就是說，你季氏家的財富已經夠多了，你還聚斂。聚斂的話，那就像盆子的水漫出來一樣，這都是不對的。

看見不對的，你看聖人怎麼批評呢？他沒有講季氏怎麼不對，只講自己的學生。「子曰」，孔子說了，非吾徒也。「非吾徒也」，就根據上面，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就說，這個求不是我的徒弟、不是我的學生。為什麼呢？他幫季氏這樣聚斂民財，聚到季氏家裏，不顧老百姓的生活是苦，是如何他不管，只管聚斂老百姓的財物，再求你這樣作，不是我的學生。既不是我的學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小子就是指孔子其他的學生，孔子說，你們這些小子們，你看看求，他既然不是我的學生了，你們就鳴鼓而攻之，之就是指的求。攻，這裏不是講正式的帶著武器去攻打，不是這樣，鳴鼓就是說把這鼓一打，一敲，聲音四下各區都知道了，讓人家知道，再求這是不對的。他作的這樁事情，不合乎我學生所作的那些事情，所以他不是我的學生，大家一鳴鼓，就算攻擊了，讓人家知道是非。

在這一章裏面講，明明是季氏不對，孔夫子為什麼不講季氏，而說自己的學生冉求不對。冉求就是不好，當初你夫子為什麼准許冉求，到季氏家裏作事情呢，這不是有很多問題嗎？在當時，孔子是主張他的學生要從事政治，孔子教學生從事政治，不是我們後來所講的這些政治。後來這些從事政治的人，在今日之下，大家想想，這些政治人物所作的，不是孔夫子所想的。孔夫子理想的從事政治，是徹底的為人而不是為自己，你在國君那裏作事情，就是要幫助國君治國，就替全國人來謀求福利，不為自己。你在天子朝廷裏面作官、從事政治的話，你就幫助天子來治理天下，為天下人謀求好處，孔子是這個理想。在當時孔子這些學生，不從事政治則已，要從事政治，不在這個三家到那裏去，沒有地方去，只有在三家。在三家，冉求明明是為季氏作的，孔夫子為什麼只怪冉求？責備冉求，不責備季氏呢？研究這個道理，古人厚道，比如說，古時候家庭教育都知道，家裏的小孩子，跟人家的小孩子吵架了、打架了，作家長的人，不管別人，就把自己的小孩子叫回來，教訓自己的兒女，都是這個樣子。絕對不像現在，自己的小孩子跟外面的人發生糾紛了，先指責人家，怪人家不好，這個現代人跟過去人是不相同的，古人就是那樣厚道，

這是一個講法。再呢，要知道，孔子作《春秋》，《春秋》有褒有貶，褒是讚美，貶是呵斥。《春秋》的大義，責備賢者。怎麼責備賢者呢？就拿這裏季氏跟冉求來講，孔子只責備自己的學生，不責備季氏，這是《春秋》之筆，責備賢者，自己的學生還可以教化，值得責備，季氏不值得責備了。這是《春秋》之筆，責備賢者，像季氏這種人無可教化，所以責備賢者，才責備冉求。這個道理我們要學，要學這個厚道。只有這樣學的話，才免得招來世間那些麻煩的問題，才沒有那些種種的禍患。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請各位找出《論語講要》四百五十七頁。這章書古人有分作兩章的，像朱子就是把它分作兩章，前面那四句一章，後面子曰又是一章，但是這樣分，很難講得通，還是合為一章。合為一章，前面那四句，作文章來講，就是一個引子，引子過去之後，下面就是子曰，是孔子對他的學生一種評論，還是作一章講好。

先看「柴也愚」，柴是高柴，姓高，名叫柴，他的字號叫作子羔。柴也愚，雖然這四句話是引子，柴也愚是誰講的呢？當然也是孔夫子講的，除了孔夫子，在孔門這些大弟子都是大賢人，別人不敢這麼評論，所以只有孔夫子給他一個評語，每一個人給他一個評語。高柴，柴是他的名，孔夫子是他的老師，老師對學生可以稱名。如果不是老師的話，普通朋友不能稱呼名，只能稱呼他的字。這也可以證明，這一句話是孔夫子講的。柴也，也字在這裏是一個語助詞，提到這個柴，他是怎麼樣呢？愚，孔夫子給他一個字，叫愚。這個愚怎麼講法呢？何晏《集解》，何晏把

《論語》蒐集了很多古人的注解，叫《集解》。何晏在《集解》裏面就講，愚是什麼呢？愚直之愚，這個愚字，心裏很直，心裏什麼意思，說的話也是什麼意思。如果是不直的話，口是心非，那就不算直了。這個愚直的直，好處就是心口如一。這是何晏《集解》裏面，把這個愚字解釋為愚直之愚。既然愚直，這個人腦筋比較呆板一點，不那麼靈活而已，人的品德，高柴雖是愚，就看愚直這兩個字，很直的，這就證明他的品德是不錯的，他很好。

怎麼樣的很好呢？《講要》裏面就講出來了，朱子《集注》裏面，他引用了《孔子家語》，《孔子家語》是一部書，在那一部書裏講到高子——就是高柴這個人，他的為人怎麼樣？「足不履影」，腳在走路的時候，對於身影，都踩不到這個影子，不要踩上自己的身影，表示他這個人品很直。「啟蟄不殺」，蟄是那個小蟲，這在《月令》裏面就講到，冬天它躲在泥土裏面，躲在地下的土裏面，可以保存不受寒凍。要是在地面上，受了寒、受了凍，它活不了的，所以藏在土裏面，蟄，就蟄居在土裏面。到了春天，氣溫暖和了，蟄居在地下的這些小蟲，啟，就是出來了。它這出

來好不容易啊，整個冬天，它躲藏在土裏面，現在春天氣候溫暖了，它出來了，叫啟蟄。這個時候，我們人要是把這剛剛出來的小蟲，把它殺死了，這是很殘忍的。一個有仁心的人，有不忍人之心的人，他就不忍心殺害這個啟蟄。高柴就是這樣，啟蟄不殺。「方長不折」，不但對於啟蟄不忍心殺它，對於那個方長的什麼呢？內地跟我們臺灣不同的，我們臺灣四季草木都是沒有枯凋的時候。內地秋天那個樹葉子，葉子凋零了，到了冬天不但樹葉子凋落，樹枝子也枯了，樹枝一枯，容易就斷。到了春天來的時候，那些樹原來枯的、斷的樹枝，它就長出新的枝子出來了。新枝子長出來叫方長，方是開始在長，長出新的枝條。正在長的枝條，一樣的，你有仁德的心，也不忍心把剛剛正在往上長的枝條，把它折斷了。前面啟蟄是對於小動物來講的，方長不折是對於無情的草木，你真正是有這個仁心，也不忍心把它折斷。為什麼呢，無論是動物、是植物，都是在天地之間的萬物，天地有好生之德，天地不但對於動物好生，對於植物也是好生的，所以真正是有仁慈之心的人，他就是體會天地之心，對於動物、植物一律的都要愛護它，不忍心來殺害它、來折斷它。而高柴呢，就是方長不折，這兩句話既是在《孔子家語》裏面，來講高柴的為人。這

兩句話也是在《禮記》〈月令〉裏面，教我們一切人要這樣學，遇到啟蟄的，你不要殺害它，春天看見花草樹木正在往外發、往外長的時候，你不要隨便把它折斷了，這就是體會天地好生之德。除了這個以外，高柴還有什麼呢？「執親之喪」，遇到父母之喪的時候，親是父母，父母親去世的喪事，「泣血三年」。古時候一般講父母之喪要守孝、守喪三年，他不但守喪三年，在三年這麼長的時間，還在那裏哭泣，父母去世，眼睛哭到流血了，叫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也可以讀現齒，現就是顯露出來。未嘗見齒，見是看見，讓人家看見，人要是笑了，牙齒就出現了，他未嘗見齒。他在守喪三年之中，泣血三年，從來不笑的，那能讓人看見他的牙齒。這是在《孔子家語》裏面講到高柴，孔子雖然說他愚，但是你看看，從這裏的記載就知道他的人品，很有品德。

再看「參也魯」，參這個字我們一般讀是參字，參與、參加，這個字除了讀參以外，還有讀參，參差，不整齊的叫參；參是參加什麼事情，叫參。這裏讀僧，古時候有個人名叫參，就是曾參，他的名叫參，所以在這裏讀僧。參也魯，曾參這個

人是魯，魯這個字跟愚字有一點不同。愚是愚直、很直，魯這個字是魯鈍，鈍是遲鈍。曾子他這個人腦筋比較遲鈍，不那麼靈活。但是你想想看，雖然遲鈍，他用工夫，《論語》第一篇〈學而篇〉，第一章孔子講「學而時習之」，第二章有子講，第四章是曾子講的，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曾子說他自己學的時候，怎麼學法子呢？三省吾身，他用這個工夫，下苦工夫，每一天都是拿三樁事情來省察，反省本身，所以他後來成就了。在孔門之中，本來顏回是最聰明的人，領悟力最強，而且用工夫也最實在，解與行並進，這是顏回。可惜顏回早死了，這是天命，這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天命，如果顏回不早死的話，那把孔夫子這個道，可能發揮得更好，這些不說它，這是天命。現在講到曾子，就是曾參，他用吾日三省吾身，這種下苦功的辦法，後來成就了，所以孔夫子問曾子，「吾道一以貫之」，孔子講我這個道一以貫之，曾子一聽就明白，「曾子曰：唯」，明白了。後來孔夫子離開了，其他的同學就問，「何謂也」，一以貫之，何謂也，曾子就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而已矣，夫子之道就是從忠恕這兩個字能夠一貫。所以從開始，我們待人接物作事情，都要講忠恕，這是人人開始學，只要好好學的話，人人都可以作得到，作到最

圓滿的這個境界，就成聖人。但是這個道理，古人很不容易了解的，不但古人、普通人不了解，像蘇東坡那種大學問家，他還不懂，他說，曾子說這個忠恕而已矣，不過是敷衍敷衍那些同學們而已，一貫之道，不能拿忠恕這兩個字一貫。你看，連蘇東坡都還不了解忠恕能夠一貫，其他你可想而知吧。足見曾子這個造詣很有成就，他能夠理解孔子講的吾道一以貫之，就從忠恕來講。忠恕從淺近的方面來講，我們對人一切要講究恕道，要講究忠實，講到最圓滿的境界，恕道圓滿就是仁，仁圓滿就是道德，忠也是如此，這是曾子悟出來的。他的學問成就，就是從吾日三省，從脩行的行為這上面脩成就的，所以他能夠後來寫了一部《大學》，《大學》只有曾子寫得出來，其餘那個誰寫得出來呢，這是參也魯。

我們研究這些有什麼用？當然有用處。孔子雖然講參也魯，也不至於魯到比現在人要差，我們現代人，我們普通人不必說了，當然是魯，魯得不得了。就是現在那些大學問家，世間那些學位很高的，把現在世界上這些書念得很多的人，他們這些學問，我們認為這是世界級的大師，但是你叫這些人到曾子面前來，他比曾子還

要魯，比不上曾子。曾子雖是魯，他能知道自己反省，用苦工夫克服這個魯。能夠用工夫克服這個魯，這就是不鈍不魯。孔子講參也魯，這個魯，但現在世界上這些大學問家、這些大師，未必還比得上曾參。曾參他自己知道反省，現在世界上這些大學問家，學得少還可以，學得愈多愈驕傲，愈驕傲愈不知道自己反省，你想想看。所以我們現在讀了這一章，知道孔夫子講參也魯，我們要學曾參，當然我們現在要承認我們都很魯，如果認為自己不魯，那就是跟現在這些學術界的人一樣。所以必須自己承認自己魯，承認自己魯，你還肯自己反省，要用工夫來把這個魯，把它改掉，所以這樣說起來，對於我們都有用處。

實在來說，我們對於自己平常辦事情、待人接物，遇到任何問題，我們一下都反應不過來，反應不過來就是魯，就是遲鈍。真正不魯的人，腦筋靈活的人，而且這個靈活的腦筋，他都是聰明，真正的聰明，他遇到任何問題來，馬上明白，馬上知道怎麼樣應付，怎麼樣解決問題。如果不如此的話，遇見問題來，不知道如何是好，這就是遲鈍。這個我們要了解，我們自己問問看，我們現在日常裏面，每一天

碰到的問題很多，跟人家接觸、辦事情處處都遇到問題，這個問題它就在考驗你，問題一來的話，你能不能夠很快的，就用你的明智來把它解決掉，不如此，你就是遲鈍。遲鈍沒關係，自己平常就要學著反應，那沒有別的辦法，平常多讀聖賢書，再自己要虛心，要反應、反省，這就是學曾參。這樣看起來，我們學曾參，對於我們就有密切關係。而且曾參更進一步的講，他就憑著這個三省吾身，憑著這個事事反省，一直成就到大賢人，他還沒有成為聖人，但是大賢人是沒問題。在佛門裏面講，他是大菩薩沒問題。所以這樣成為大賢人，再進一步的脩行，他就可以成為聖人，這是參也魯。

再下面講，「師也辟」，這個辟字也讀很多種音，有讀譬，辟當法律講，當刑法講，古時候也當君主講；也有當迴避的避字講，那讀避。這裏讀譬，辟的意義也很多種，外面加個門字，裏面這個開闢，開拓的那個闢，這個字跟那個字通用；還有偏僻，左邊加個人字邊，這個辟不讀避讀辟，讀辟就跟左邊人字邊通用的一個字，偏僻，偏僻就是不合乎中道，偏了，有偏差了。師也辟，這個師也辟，何晏《集解》

裏面用馬融的注解，何晏《集解》裏面，他是集合了古人的很多注解，凡是引用某人的注解，那是別人注解的。沒有引用古人的名字，就直接解釋的話，那是何晏自己注解的。比如說前面，柴也愚，《集解》下面他沒有引用誰講的，那就是何晏自己解釋的。這裏呢，在四百五十八頁，師也辟，師也辟下面何晏《集解》，這不是他自己解的，「馬曰」，馬就是漢朝後漢的馬融，馬融說，「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馬融解釋子張這個人，他才氣超過了一般人。他的失處——他的缺點，在邪僻文過。邪僻，他本人既邪又僻，有了過失。文是文飾，找了很多理由來掩蓋他的過失，這是馬融的解釋。這一條，雪廬老人講到這裏，他不贊成馬融這樣注解。辟這個字，你把它解釋偏僻是可以的，稍微偏一點，不能講邪僻。邪是一個不好的名詞，後面有黃氏《論語後案》，又叫《黃氏後案》，他講「辟讀若左傳闕西辟之辟，偏也」，這邊當偏字講，「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偏也」，所以雪廬老人採取這種講法，採用一偏，稍微偏一點，是不合乎中道而已。這個辟字後面還有很多古人注解，各位自己看。師也辟，師就指的子張，他是辟，辟是當偏字講。

後面「由也嘖」，由是子路，子路姓仲名叫由，他是什麼呢，嘖是什麼呢？嘖字，何晏《集解》裏面舉出「鄭曰」，鄭是鄭康成，馬融的學生。鄭康成注解說，「子路之行，失於反嘖」，那上面反讀半，根據《邢昺疏》解釋，按照《字書》裏面，古人解釋字的這本書，反嘖是「失容也」，失容，就是說「子路性行剛強」，他的性格、行為都是剛強的，「常反嘖失於禮容」，反嘖就是剛強的一種性格，表現出來，對於人好像那個禮容——就是禮貌，有了缺失了。剛強的人那個性格一顯出來的話，在別人看，這有失禮的地方，所以反嘖有時候對人有失禮的地方。這個失禮不那麼嚴重，就是不合乎古人一切講究禮容，對人和顏悅色的那種禮容，他的剛強顯出來，失去那一種的禮貌而已，不算很嚴重。

四個人各有缺點，這個缺點是什麼呢？從高柴的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嘖，這四位賢人都有他們的缺點，這些缺點都是不合乎中道，各有一失。這個失不算是很嚴重的，就拿孔子教學生學中道來講，他們這些缺失很容易就能改過來。這四位，孔子每個人給他一個字的評語。

接下來兩位，一個是顏回，最後是子貢。加上一個子曰，「子曰」，先講「回也其庶乎，屢空」，孔子說，顏回啊，其庶乎，庶是庶幾，庶幾是差不多的意思，很接近了。庶乎之後接著講屢空，屢空這個空字，古人注解，一個空字當貧窮講，家裏很貧窮。這樣講法就顏回個人來講，是沒問題，顏子家裏是很貧窮，一簞食、一瓢飲，住在陋巷，那是很貧窮的。但是你講這個，就怕人家來問你，你講的容易，人家來問你就不容易了。尤其現代一般流行的，你演講之後，接著又有問答、討論，這就很糟糕的事情。你講過之後，你舉行問答來討論的話，人家就提出這些問題來問你，就怕這一種。所以你把顏子屢空解釋為家裏很貧窮，顏子貧窮是不錯，如果要問孔夫子貧窮不貧窮，孔夫子你不能說他貧窮。孔夫子不貧窮，但是，孔夫子自己講，有鄙夫問於我，我叩其兩端，我舉其兩端而竭焉，空空如也，孔子講我是空空如也。那孔子還是空空如也，如果顏子屢空是貧窮的話，孔子空空如也，應該更貧窮了，孔子比顏子還要貧窮，那又說不通了。孔子在魯國作的官位，是作到大夫的地位，他怎麼會貧窮呢？就怕問你這一套，所以把顏子解釋為貧窮是不對的。空，屢空是就這個心來講，他虛心，虛心到空的時候，其他的雜念，不像我們一般人，

每一天雜念滿滿的，顏回學到那種程度，雜念空了，你不能講時常在空，時常在空的話，那就成為聖人了。顏回屢空，你看這個講得很切實吧，屢次、常常是空，有時還起雜念的時候，這叫庶幾。回也其庶乎，屢空。庶乎就差不多的意思，幾乎，到了什麼呢？屢空。屢是當屢次的，不只一次的。空指的是這個心中，心中是空的。心中怎麼空呢？就是很虛心，心裏很謙虛，謙虛到雜念很少，甚至於沒有雜念。沒有雜念，要知道那是什麼？沒有雜念就是淨念出現了，清淨的念頭。清淨的念頭是什麼？清淨的念頭是大賢人，還不是普通的賢人，進一步就是成為聖人。但是講沒有雜念，孔子講顏回屢空，還不能講他經常的空，一直不間斷的在那裏空，那不行，那是到聖人的地位了。顏回這是屢空，屢次的他空了，但是還有不空的時候，這叫屢空。所以顏子他庶乎，庶幾乎就是很接近了，接近聖人講的沒有雜念了，心裏那些雜念都空了。庶乎跟屢空這兩個對照的看，因為他是屢空，沒有空空，沒有時常的一直在那裏空，所以才庶乎。如果是一直在那裏空的話，那就不是庶乎，那就是完全空了，那就成就聖人了。屢空就是他到了空的時候，他心中一點雜念都沒有，一些雜念都沒有就是淨念歸到本體，本體就是孔夫子在《易經》〈繫辭傳〉裏面所

講的「寂然不動」，寂然這個寂字。所以聖人這個本體是空寂的，他的心時時刻刻的，沒有一時一刻而不空寂，空寂是本體。就是聖人他在言語行為的時候，他是由空寂的體起的作用，這個作用就是稱性而說、稱性而為。言語從本性起來沒有變，就是稱性而說，他的行為，待人接物這些種種作的事情，都是合乎本性，就是稱性而為。在沒有言語，沒有作事情的時候，就是一個寂字，如如不動，就是聖人體寂，這是聖人境界，孔夫子的境界，所以孔夫子是空空如也。顏子是屢空，屢空就不得了了。

我們學佛、學普通法門，研究教理，就算是研究禪、研究密，如果用在工夫上面，這些教理、文字，經書上、經典上寫的文字，你把文字看明白還不算數，還要講真實的工夫。真實工夫是說你能見到自己的真如本性，那個談何容易？我們就拿念佛法門，舉這個例子我們研究，念佛法門，老老實實的念，念到工夫好的話，一念相應。這個一念之中與佛號相應，念念相應，一念相應一念佛，這就是在脩行方面，到了這種工夫了，那就了不得了。可見得屢空不容易的，我們學佛，你能得到

一念相應，那個雜念就沒有了。淨念跟佛一念相應，講到最真實的工夫，這個一念就跟自己的本性顯出來了，這才是一念相應一念佛。念佛只要有一念跟佛號相應，佛號是名，名以召德，也是出現這個空，空就是說雜念都空下來，都沒有了，見到自己本性了，這樣看起來，好不容易。顏子他屢空，屢空是不只一次的，可見他的工夫那是到什麼程度的。要到空空那個就是孔夫子聖人了，所以還沒到那個境界，孔夫子說他屢空，庶乎，這是孔子給顏回的一個評語，這個評語可以說在孔門之中，這些大弟子只有顏回才能作得到。

接著講子貢，孔子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賜是子貢的名，子貢姓端木，名叫賜，孔子說，賜不受命，不受命就是不接受天命。他怎麼呢？天命要知道，天命講到最徹底的，就是子思子在《中庸》裏面講「天命之謂性」，天命就是本性。再淺一點講，一般人聽起來好懂，天命就是因果。世間任何事情離不開因果，就是學佛，更重要的是要學因果，懂得因果。不講因果，佛法怎麼學？成佛怎麼成？就講本性的話，本性還有三因佛性，可見得因果這不是那麼簡單的。孔子

說，子貢不接受天命，不接受天命——因果，一般人不管你是學佛不學佛，是學儒或是不學儒，就世俗的人來講，不管他是念過書或是沒念過書，都要順從因果的。順從因果，就是順乎自然。一般把因果認為很自然的道理，自然就是本然的，本來就是這個道理。子貢他有一點不接受，這種一般人認為是本然的，原來就是這樣，他不大接受這種思想。而貨殖焉，貨殖就是作生意，貨殖要營利。但是子貢這個營利、作生意，會作。他作生意的時候，他一判斷，比如說是生產也好，是販賣也好，他轉到那一種物品、產品，什麼時候，你從這裏販賣到那裏，他就一本萬利，他判斷得非常正確，不會錯誤的，他很會作生意。可是他會作生意，他是完全憑他的智慧，他作生意的眼光，他不傷害人，不像後來商場的競爭，要把人家的牌子打掉，自己再出名，不是這樣的。他創造自己的品牌，判斷自己要販賣那種物品，一定賺錢，這個與人沒有利害關係、沒有衝突。所以說，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殖就是繁殖，他作貨財這些事情，他發很多財，貿易愈作愈大，愈到後來愈富足。

可是呢，在孔子看起來，純粹就作生意，將本求利，根據自己的判斷，來發財

致富，這個無可厚非。但是要知道，孔子教這些學生，目的是希望這些學生，都能夠學為聖人、學作聖人，作生意賺錢賺得再多，孔子恐怕他把這個心思，完全放在財富上面，對於學道有影響、有妨礙。所以孔子說賜不受命，學道就是要受命，一切講求社會上共同的規範，要遵守。在某一個時代，它的社會人羣共同認為這是道德標準，這個程序要遵守，這都是天命。不遵守這個天命的話，不接受天命，把心思放在貨殖上面，就像前面講顏回是屢空，子貢恐怕作不到屢空，心思放在如何賺錢，如何致財富的話，當然心思在這上面，不在道上面。孔子就怕他往這上面發展，妨礙學道，所以說他不受天命而貨殖。

後面又講，究竟子貢這是很聰明的人，雖然不受天命而貨殖，孔子最後講他「億則屢中」，這個中字讀仲，他雖然在貨殖上面，可是沒有被貨殖把這心完全迷惑掉，他有時候在億，這個億字，跟豎心邊憶佛念佛那個憶字是一個字。學淨土法門的，知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在〈念佛圓通章〉裏講憶佛念佛，念佛正在那裏念的話，當然要念茲在茲的念。不念佛的話要憶佛，心裏還在想著佛，心還放在佛

上面。它這個人字邊一個億字，跟那個心字邊憶字通用的。億則屢中，億就是什麼呢？一想到這個道的時候，孔子教學生都是要學道，學道怎麼學法呢？就要學著心裏要空，空空如也。我們學道，但是我們日常心裏面都是雜念，不是人家對不起我，就是我對不起人家，我們遇到事情沒有辦得好，或者我在辦事，人家故意來把這個事情破壞掉了，我們心裏都想這些事情，這都是雜念。這些雜念不排除掉，心裏空不了。他這個億則屢中，億就是想到，就跟大勢至菩薩講的要憶佛念佛，念佛的人講憶佛，你心裏這個雜念不空，怎麼會憶佛？他這個億就是憶到自己的本性，天命之謂性，憶到自己本性。子貢知道本性，子貢曾經說「回也聞一以知十」，聞一以知十，對於孔子講的一句話，他全部了解了，十是代表數目字，是滿數，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賜就是稱呼他自己，聞到孔夫子講道，知二，知二就了不得了。我們一般人別說知二，一也不知道，能夠知道一，那就是一聽到這個道，我們就了解這個道，那不得了了。所以子貢他能夠聞一以知二，可見得他對於這個性是明白的，不過沒有到顏回那種境界。所以孔子在這裏說，億則屢中，子貢雖然好貨殖，可是他有時候，他不想到道則已，一想到這個道，就中了，中了就

等於我們念佛的人，一念相應了，他就能夠一憶就憶到自己本性上面去，就想到這個道上面去，這是孔夫子給子貢的一個評語。

在孔門之中，顏回是最有領悟的人，這個子貢次一等的，也是很有領悟能力的人。所以前面評論了四位之後，後來孔子就拿一個是顏回，一個是子貢，這兩位大弟子，一個是屢空，一個是億則屢中。我們學的時候，對於前面四位，再加上後面這兩位都要學，當然學顏子是最好、最快，但是顏子那種境界，那種用工夫，我們一時難學，學子貢可以。學子貢怎麼呢？我們現在都是學儒，人人都有自己的一種職業，我們一般人，你作那個行業，就是全心全力的，就在那一個行業上求其發展，這是無可厚非。就不學道的人來講，他只要老老實實的作生意、從事工業、從事商業，或是從事其他農業，種種各方面都可以。你只要不要害人家，自己老老實實，憑著自己的資本、能力、智慧，來求其發展，誰說他不對呢？但是我們學道的人來講，你如果把全部的心力都用在這上面，那麼大家不能學道了。所以還是照孔夫子這個講法，能夠億則屢中，我們從事各行各業的人，我們既然又學了道，我們就要

有時候，把心拿回來放在道上面去，這就行。甚至於你學道的心非常懇切，你就是正在作那個行業的時候，你的心念念還是在道上面，你作這個行業，你拿這個行業來作為脩道的一種憑藉，我憑著這個行業我來從事學道，那更好。我們學子貢，就是這個學法，這對於我們大家都有用處的。

我們如果不是這樣理解的話，我們只把前面那四位，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有各人不好的地方，講到後來，只有顏回是最好，子貢還有些缺點，把這個經文解釋完了，那是他們的事情，與我們有什麼關係。這個學了對於我們能有什麼用處，假如不能夠把古聖賢的教育，用在我們本身上面，這就學得不如法。要如法的學，得把這六位大弟子我們都拿來學，這就感覺到我們不但學《論語》，就是學儒家那一部經典，聖賢都是為我們來說法。我們就在日用尋常之中，就是在實踐聖人教化我們的言語，這樣看起來，怎麼會沒有用處呢？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在另外的時間跟很多人接觸，他們常常講，你講的是不錯，可惜我們現在太難了，難以辦得到。是不錯，難，很難，但是你要像這樣學的話，把孔子對這些賢人的評語，在日常拿

來我們這樣學的話，那裏什麼難呢？一點都不困難，隨時都能用得上。你能用得上，在日用尋常之中，家裏的問題，一定能夠作得到齊家，把家裏治理得整整齊齊。這個整整齊齊，不只是說在家裏的家事，那個當然也是齊，最重要的是人倫這方面，要一點不亂。你在今日之下，看見社會上，亂倫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們學道，把聖人這些言語，和孔子對這些大賢人的評語，我們拿來自己學習，學個不亂，你就可以在日用尋常之中，家庭整整齊齊的，沒有任何問題。夫妻之間、兒女之間、兄弟之間，都能整齊，人倫是絲毫不亂。到社會上，上下的關係，古時講君臣的關係，平等的關係是朋友，我們對待一切人都是不亂的。就由這個不亂之中，講這個五倫、講這個倫常，這自古以來是常道，不能破壞的。

你日用尋常這麼作，我們有生之年，對於世間任何事情，都能作得非常有條理，不亂，一切的問題就不會發生，作到平安自在。到了生命終了的時候，自己知道，知道這個天命，天命就是知道自己本性，見到自己本性。你平常這麼有條理，作事從心理絲毫不亂，就是念佛的人講一心不亂。你平常作到一心不亂，那就是有道之

人，孔子講「朝聞道，夕死可矣」，你平常聞了道，明瞭這個道了，到了壽命終了，這死不怕了。為什麼不怕呢？有道那裏還有死，有道在那裏的話，死是這個身體死。普通人身體一死，他非常恐懼，何去何從，他不知道。學聖賢的教育，平常學五倫這個道統，學得絲毫不亂，這就知道我們過去從那裏來的。現在有了生命，將來這個身體要死的時候，死是死的身體，我們本身一般人講的靈魂，靈魂沒有死，佛法講的第八識、就是阿賴耶識，它不會死的。普通不學道的人、不學佛的人，這個靈魂，人身體死了以後，靈魂到那裏去？他不知道。學道的人，學儒家這個道的人，學佛的人，學到一個程度，他就知道我們在人世間，心在那裏，作了那些事情，死的時候就到那一道去。大概我們學道的人，平常都不敢作那些鬼頭鬼腦的事情，就不會墮落鬼道的事情。不會亂倫、不會殺人放火的話，大概不會墮落到地獄裏面去。自己知道，學道的人平常都有這個脩養，死後這個第八識，真正成佛的時候，第八識就轉識成智，就變成第九識，那是大圓鏡智了。沒有到成佛那個程度，還是第八識在，但是學佛的人知道，學道的人也知道，不會墮落到三途去，也不會生到天上去，天上還是在六道之內。佛法學普通法門，學儒家這個道，他知道這一生這個身

體死了，下一輩子還是到人間來，普通法門，他是在人間成佛，他生生世世在人間行菩薩道，他就人間成佛。

學普通法門之後，必得要學特別法門——就是淨土宗念佛法門，普通法門時間太長了，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在人間成佛，學淨土宗念佛法門，到極樂世界去，他一生就能成佛。那麼我們學儒家的經典，跟佛家學普通法門是一樣的，你要成為孔子聖人，孔夫子以前的伏羲氏、軒轅黃帝、堯舜、文王、周公，這些都是聖人，他們都是在人間成就聖人。但是成就聖人也不是一生一世成就的，所以他們學到相當程度，自己知道這一生身體死了，下一生還到人間來，絕對是到人間來，不會墮落的，這是儒家的學問，有這樣的好處。但是我們今日之下，我們大家多半是學佛的，我們知道普通法門還有特別法門，普通法門你嫌成佛時間太遙遠，那你念佛，一生成就。那麼我們現在學儒家的經典也是這樣，孔夫子成聖人，他過去世脩了多少生，你知道不知道？我們都不知道。那我們現在要很快就能成就，這一生身體死了，下一生就能成就為孔子，就能成就為伏羲氏、軒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這些聖人，那些聖人都不是一生一世成就的，我們現在要一生成就，你結合在念佛上面，發願往生到極樂世界，你在極樂世界成佛了再回來，你要是回來，以佛的身分到世間來，那就是像釋迦牟尼佛一樣，八相成道。

我們讀了這一章經，我們這樣把它融會起來，你想想，這一章對於我們多麼重要，好好的往這上面學，有生之年，你就是有道之人，世間任何問題你都能迎刃而解，在生命終了的時候，你知道到那裏去，到那裏，是你平時發的願。佛經裏面講「萬般皆不去，唯有業隨身」，業力，普通人業力、造的業隨著身體去。我們學佛的人講，唯有願隨身，我們憑著願力，到臨命終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乘著這個願力到極樂世界去。在極樂世界成佛回來，你願意以在家的身分，在家聖人就成為孔夫子；願以出家的身分，那就是釋迦牟尼佛。如果在極樂世界還沒有成佛的時候，你悲心很重，還沒有成佛，你就再回到娑婆世界來，你心裏想著娑婆世界，有很多我的親戚朋友，除了這一生的父母，還有前生前世的、多生多劫的父母都在娑婆世界，都在我們這個世界，我們趕快回來，回來度化眾生。你趕快回來，還沒有成佛，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請各位找到《論語講要》四百六十頁，「子張問善人之道」，和後面這一章，「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過去古人注解把它合為一章，後來也有把它分作兩章，我們念的話，一起把它念出來，先講前面這一段。「子張問善人之道」，善人，就儒家的學術來講，要學儒，最高的境界就是學成聖人，比聖人次一等的叫作賢人，再比賢人次一等的話就是善人，善人也就是一般講的君子。子張就問孔夫子善人之道，如何學作一個善人。所謂善人，他就喜歡作善事情，很樂意的作一些對別人有好處的事情，叫善人。善人之道，怎麼樣的能夠作成一個善人呢？這不容易的。善人之道，雖然還沒有到聖賢的那個境界，可是，你要希望成就賢人、成就聖人，開始就要作一個善人，也就是作個君子。君子怎麼呢？一般講正人君子，他的言語行為都是非常正的，一點都不邪，跟人家來往，不要讓人家吃虧，自己多作一些對人有好處的事情。在這個禮上面來講，一個君子開始就是禮尚往來，禮尚往來雖是沒錯，有來有往，君子跟人家禮尚往來，人家對待君子如何，君子就加倍的

來報答對方。古人講投桃報李，在內地有兩種水果，一個是桃一個是李，那個李子比桃子好吃，所以他的朋友送給他桃子，這個君子回報他用李子送給他，叫投桃報李，開始就是這樣學。學到一步一步的就成為賢人、成為聖人。子張在這裏問孔子善人之道，怎麼樣成就善人。善人之道，就是如何、是用什麼樣的方法，這個道就等於道路一樣，走上那一條道路，才能成為善人。

孔子就答復他，「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你要問善人之道，善人，你要走這個路、走這個道，要走得正確。走什麼正確？你看看聖人、賢人他們走的是什麼道路。他們走的那個道路，你看他走過的道路。迹，迹就是走過去腳踩在地上那個痕跡，這是比喻的話。善人走這個道路，你不認識，你就按照善人走在路上那個痕跡，你照著聖賢所走過的那個痕跡，你照著那樣走，叫踐迹。踐就是你自己的腳照著那個迹——聖賢那個迹，一步一步的學著那樣的走。就是說，必須要踐迹，踐迹拿容易明白的話，作學問、任何藝術都是先開始要摹仿。比如說學書法，在古時候，學書法先要描紅，描紅是什麼呢？老師用那個紅筆寫一張字，你學的人就按照老師

用紅墨水所寫的，現在講墨水，古時候不是墨水，用那個紅色的紅粉和成的汁寫出來，然後你按照老師寫的那個底本，用黑墨來一筆一筆的照那紅字來描，這叫描紅。描紅了以後，進一步的印本，什麼樣印本？用墨寫的黑的的一張字，不是紅的字，黑的字寫了以後，你學生學書法的時候，把老師用那個黑墨寫的，蒙在你的紙張下面，那紙張透露出來的，那個印本在你要寫的那個紙的下面。你的紙蒙在上面一看，然後你就用黑墨把它一筆一筆的描，那是叫寫印本。經過這個階段以後，臨帖，老師看你寫字的性向，你的性向適合寫那一種字帖，給你選一本字帖，你對著看來寫，那是臨帖，這些都是摹仿。開始不摹仿的話，現在教育的方法，你小孩，你先自己寫吧，自己畫吧。他畫，畫出什麼東西出來？你要他摹仿，減少他很多錯誤的嘗試工夫，叫他摹仿就是直接按照你這個規矩、你這個字來摹仿，非常有效果的。這就是在這裏講踐迹，你就是照著聖賢腳步的痕跡來走，就等於和學任何藝術的摹仿是一樣的，這叫踐迹。

如果說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入室，學問成就了。這也說比喻，古時候建築物

入門，入門之後要登堂，然後才入室。普通的學問，你要入門，就先要踐迹，然後你才能找到聖賢的門，你不踐迹，門都找不到。找到了，照著聖賢的腳步、腳印來走的話，入了門，然後登堂。堂屋，那個大堂要高出地面上，一個階層一個階層走上去，登堂之後，這個是可觀了。登上大雅之堂，然後再進一步入室，入室就是到聖人的寢室——私人起居的那個寢室，這個學問就是成就了。所以孔子答復子張，你問善人之道先要踐迹，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就不會成就，這是一章。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另外這一段，以前都是併在前一段列為一章，後來有人主張是兩章，因為後面一段有「子曰」這兩個字，說它是另外一章。合為一章是一章的講法，分為兩章是兩章的講法。合為一章，「論篤是與」，論篤，在何晏《集解》裏面，他是用古人的注解，他說，論篤，論就是言論，篤當厚字講，也當實在講，言論很篤實。他說「論篤者，口無擇言。」口無擇言，論篤的人，他說出的話都是好話，不要選擇的，叫口無擇言。「君子者乎」，君子是什麼呢？「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沒有那些卑下的、那種鄙陋的行為，君子的行為都好，都是高尚的。「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色莊就是什麼呢？他的外表，色代表他這個人的身，普通說色就是他的面貌、顏色，色莊，顏色是莊重、莊嚴的。雖然莊嚴，沒有那一種惡相，不惡而又莊嚴，這樣以遠小人，跟小人不會混合在一起。這是把這一段合在前面一起講，他說這三種都是善人之道。論篤是言語，君子他的身體所表現的行為——色莊，但是顏色就是面貌，不會疾言厲色的。不惡但是莊嚴，自自然然的，不跟小人相處的，

所以這三者，都可以成為善人。為什麼後面有個子曰呢？皇侃的解釋，後面這一段與前面這一段，不是一個時候講的，所以有「子曰」這兩個字，後來記載《論語》的人把它併在一章，等於作善人之道一個注解。

後一種講法，它是朱子《集注》，就是朱熹，他就列為單獨的一章講，單獨一章解釋就有點不同。他說論篤是與，他的言論篤實，與就是讚許的意思，讚許這個人的言論很篤實，很篤實是很實在，而與就是讚許他的意思。雖然讚許他這個言論篤實，但是後面君子者乎，這是疑問的話，色莊者乎，這個言論很篤實的人，讓人聽起來都是好的言語，叫人能夠讚許他。但是你也知道他只是言論篤實，他不是君子呢？這個論篤、言語篤實的人，他是不是君子呢？色莊者乎，色莊者，這只是顏色的，只在顏色、面貌上面莊重，內在不是如此，後面這兩句話是疑問的話。那就是說，告訴人家你不要認為某人言語說得很好，很老實，但是這個人你要考察一下，他是不是君子，還是外表假裝的，色莊者是表現在顏色上面，內在不如此。君子那當然是內在就是君子，這兩句話都是疑問不確定的話。意思是說，你單憑他

的言論，那不可靠，你要實際上再考察，他是君子呢？還是色莊的人？這就是說不可以言論來取人，這是朱子的講法。但是這種講法，他是把後面的列為另外的一章。

到了清朝陳天祥他就兩者的講法，他都認為有疑問。所以這兩種講法都不能作為最後的決定，究竟採取那一種呢？很難說。所以在這裏，只能夠把這兩家的講法介紹出來，你把它分為兩章是兩章的講法，分為一章是一章的講法，只能夠這樣把它介紹出來，不能決定那一個注解是對的。古人都沒有下結論，我們現在給它下結論，那不是作學問的態度，作學問最怕是武斷，不能武斷的。

注重前面那一段，重要啊，我們求學、脩道，先要踐迹。孔夫子他教的那些學生，那些孔門中的賢人，他怎麼學法子呢？孔步亦步，孔趨亦趨，孔夫子往前走一步，弟子就學著孔夫子往前走一步；孔夫子趨，趨與步又不相同，步是往前跨上一步，趨是一種趨，另外又是一種方法。什麼時候該步，什麼時候該趨，孔門中那些大賢人，他還照著孔夫子的亦步亦趨的來學。所以我們後代的人，那個徒弟跟老師父來學，就是亦步亦趨來學。學儒、學道固然要亦步亦趨的學，就是世間各種的

才藝，學工業上那些工藝品製作，生產工藝品，都是要照老師亦步亦趨的來學，這才能學得好，這是前面那一段，重要。如果把後面一段列為和前面同一章，那就注解前面善人之道。

朱子另外一章解釋，他那個解釋，後人也不見得贊同。為什麼不贊同呢？照朱子那個講法，論篤是與，就存這個疑，懷疑這個人，他是色莊的人呢？他是君子呢？不能確定，這疑問。單獨的看這一個注解沒問題，如果說同樣在《論語》裏面也記載，不以言廢人，也不以人廢言，他說的言語，說的是聖賢所講過的言語，雖然他本身不是個君子，但是他講的話，都是經典上面聖人的言語，你就不能以人廢言。他人雖然是行為不好，講的話是好的，你取其好的言語。不以言，那個是照應的話，這些人說的話，你聽他的話，他說的話是好，他既然肯說好的言語，你就證明他比說那些壞人心術的話要好，這個人還可以變好。所以朱子這個注解，對篤實的話要存著懷疑，就不夠那麼圓滿。講得圓滿的話，就是他的言語好，你取他的言語。我們研究古人注解，就在這些地方辨別。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子路問孔夫子，「聞斯行諸」，聞，聽說一樁事情，斯行諸，斯就是一種介紹字，馬上就去實行嗎？諸這個字，是合音字，把兩個音拼在一起，這兩個音，一個是之，一個是乎，之乎這兩個字拼成一個字，之乎、之乎，就變成一個諸字，這是個合音字。讀起來是一個字音，它代表的意思，就是之乎這兩個字的意思。之是指的那樁事情，乎是疑問的話，聞斯行諸，就是聞斯行之乎。這個古人不用講，古人研究《論語》就不必講，為什麼呢？古時候的學生開始就學小學，什麼叫小學呢？小學生開始學，要讀書的話，先學認識字，這個認識字，小學生開始認字叫作小學，到後來叫作文字學，過去學生都先學文字學——小學。現在呢，國文一般也不大注重了，小學學文字是一個基礎，當然也沒有注重，所以有一些報章雜誌

上寫文章用「諸於」，諸這個字再加個於字，於就是在什麼地方，諸於，實際上那個於字是多餘的，畫蛇添足。它這個字用在一句之末，最後一個字是之乎；或是之於，用在一句當中那就是之於。那個於字，如果是用在這一句當中，諸字就代表之於，之於那個於字就指示在什麼地方。一個字裏面就含有這兩個字，如果在諸字下面再加一個於字，那就多餘，那就證明他沒學過小學。這裏要知道用在句末的，一句之末代表疑問的話。子路問，聞斯行諸，聞到這一樁事是不是馬上就要去作呢？「子曰，有父兄在」，孔子說，有父有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如之何，你怎麼能夠說，其聞斯行之，其這個是一個介紹字，把後面的字連接如之何上面，聞斯行之，行之這個之字就是原來之乎這兩個字，因為這個諸用在之乎，乎字是代表疑問的話，孔子在給他答復的話，行之，這是肯定的話，你怎麼能馬上去行呢。「冉有問」，也是同樣的，「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你聽到之後，你就去作，就行了。

「公西華曰」，公西華也是孔子的弟子，他問孔夫子，「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由是子路的名，子路問夫子聞斯行諸，子曰，夫子說，有父兄在，意思說，你自己就不能夠馬上去行，你要問問父兄。公西華就問，「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照樣把前面兩段一問一答，兩個人同樣的問題，孔夫子給他不同的答復。「赤也惑」，赤是公西華的名，公西赤，他說赤也惑，赤也這個也字是個虛字，文言句子裏面，前面赤是一個主詞——主語，是個名詞，後面是個動詞，名詞與動詞之間，就是主語與述語之間加上一個也字，這個造句法就是很成熟。沒有這個也字的話，赤惑，這個硬梆梆的，這個句法不成熟。赤也惑，你看這個句法多麼好。「敢問」，敢問就是再來請問夫子。

夫子就說了，「子曰」就是孔子答復他，「求也退，故進之」，求是冉有，冉有姓冉名求。冉求是退，他是作事情保守的，他這人的性格就是很保守，所以叫退。故進之，他是這樣的性格，作事情保守，不那麼積極，所以孔子故進之。進之就是鼓勵他往前進，之就是冉求。「由也兼人」，由就是子路的名，他呢兼人，他事情一作，一個人能夠作兩個人的事情，非常積極，而且勇於作事情，叫作兼人。這個兼

字你看，兩個禾字，禾苗的禾，中間是個手，一手就抓兩根禾苗，叫兼人。由也兼人，「故退之」，所以抑退他。

為什麼孔夫子對子路要說：「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夫子自己也講過，「由也兼人」，子路一辦事就非常勇敢積極，一個人可以辦兩個人的事情，叫兼人。有這樣的性格，教他稍微退一退，不必往前衝得太過分了。冉求呢，作事非常謹慎，作一樁事情一定很有把握才去作，這兩個人性格不相同的。性格不相同，各有優點，也有些不夠圓滿的地方。拿子路來講，那麼勇敢作事，作得太過分，也許事情有作一些誤差，作得有一些不適合中道，所以有一些不該作的也作，那就不必要。冉求呢，那樣謹慎，謹慎是好處、是好，但是作事情比作學問難。作學問，你在研究聖賢書也好，時間充分你自己慢慢研究，可以。寫文章也是，你可以自己慢慢的構想，慢慢的動筆，然後你自己有時間可以好好的來研究。辦事情不是那樣的，辦事情同樣一樁事情，在這個時候你這樣辦是對了，換了另外一個時間、一個場合，你還是這樣辦，那就錯了，那不簡單。你辦錯了，或是言語說話說錯了，原來那不

算，我收回來，我向大家道歉一下，那不行，事情你作錯了、收不回來了。所以辦事難，像再求考慮得很好是不錯的，但是事情機會來了，你不馬上抓住機會去作，一失掉了，沒有下次、沒有第二次機會給你，所以針對他慎重保守，要他稍微進一進。進一進的話，你既然平常作事那樣謹慎，你遇到該辦的事情，你去作，不必問父兄，你可以作，不會錯誤的。子路呢，因為他辦事情那麼勇敢、那麼積極，難免過當，所以孔夫子教他退一退。一進一退，合乎聖人的教育，教中道。

這中道，平常很難講出來，就借用這兩位賢人，把他們脩正一下，一個是退，一個是進，兩者合起來講就是中道，你要了解什麼叫中道，辦事什麼叫作中道，你借用子路跟冉求這兩個人，孔夫子怎麼教他們的，孔夫子是因材施教，對子路是那個教法，對於冉求是這個教法，合起來就是中道。從這裏研究，你要知道，教育不是那麼簡單，既然不是那麼簡單，除了前面講的不踐迹就不能入室，我們要學孔子，就要照孔夫子這樣教學生，這樣了解學生的個性，然後針對他這樣講、這樣教，我們這樣學孔夫子，就能把這個中道學得好。我們對人家，勸人家學聖賢，就是引導

他一步一步的來學，恰到好處學這個中道。這個辦事情，脩行，你怎麼脩行，脩行就在辦事上面，行，採取行動。

《論語》講的好處就在這裏，藉著這個人、藉著事情教我們怎樣學，你照孔子這樣教，我們這樣學的話，你就能一步一步的由踐迹，而入門、登堂、入室。這裏是前面這兩個人問的「聞斯行諸」，問的什麼事情，孔子答復的是什麼事情，這都是一個概念，沒有講到具體的那種事情。你要具體的指出那樁事情，那就呆板了，人家就執著那樁事情，所以不限於那樁事情，叫聞斯行諸，聞斯行之。這個斯字是指的不一樣的，它涵蓋的很多。我們從知道辦事情開始，你每一天遇到的事情很多，家庭裏的、社會上的，對於國家的，你要從事政治、從事教育、從事那一個行業，這裏都包涵在內。過去雪公在講的時候，他說農、工、商、法、醫，從事農業的人，從事工業的人，從事貿易、商業的人，學法律、學醫學的人，那些事情都包涵在內。你從事這些事情的人，都要學孔子講的，學中道。中道就是恰到好處，政治人物他說話，在什麼時候應該說什麼樣的話，在什麼時候他應該採取那一種政策、行那

種政策，都要恰到好處，其他的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一章經學起來，日用尋常都能用得上，在家庭裏面，你跟家人相處，跟家人說話，都含在裏面。家人都是每天相處，每天相處很難相處的，你要懂得說話要說得恰到好處，各種行為也是要恰到好處，不及或是過分都不行，都有問題。只能講這個原則，我們研究就是根據這個原則，自己首先在家庭裏面來學，然後再推廣到社會上，你從事那一個行業，你都照這樣學，你每一天都這樣學，每一天就是一步一步的學聖人、學賢人。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現在請各位翻到四百六十三頁。這一章書古人的注解也很多，現在先把經文我們看一遍。「子畏於匡」，子是孔夫子，畏於匡，匡這個地方，原來是屬於衛國的，衛靈公的那個國，在子畏於匡這個時候，屬於鄭國了。孔夫子到了這個地方來，畏，什麼叫畏呢？首先看這個畏字，不能把它解釋害怕、畏懼，不可以這麼解釋。可以把它解釋為孔夫子到這個地方來，被匡人把他圍困起來了。為什麼匡人把他圍困起來呢？經文裏面有講過的。孔夫子是魯國人，《論語》有〈陽貨篇〉，就是魯國那個陽貨，他原來是在季氏家裏作事情的。陽貨曾經到匡這個地方，對於這個地方的人，陽貨用武力對待匡人，那就是侵犯匡人，所以匡人對於陽貨有仇恨。後來孔夫子到這個地方來了，匡人因為孔夫子那個車子，是由孔夫子的學生顏剋替他駕車的，而這個顏剋當初就是給陽貨駕車，偏偏孔夫子的相貌也跟陽貨的相貌很相似，這個巧合在這裏。所以匡人一看孔夫子由顏剋駕的車子，一看以為是陽貨來了，大家就把孔夫子圍困起來了。

圍困起來那個情況很嚴重，在這一情況之下，你說孔夫子害怕不害怕呢？孔夫子不害怕，孔夫子曾經說「匡人其如予何」，孔夫子講，我賦有先王的這個道，落在我身上，我的責任要把先王之道能夠弘揚出去，要傳出去。既然有這個使命，有這個責任，那匡人他能夠害得了我嗎？孔夫子一點也不會畏懼。所以這個畏字是被圍困來講的，匡那個地方的人，大家把他圍起來了。後來事情明白了，那匡人的圍就解了，解了圍了，孔夫子跟他的學生們都離開了。「顏淵後」，顏回落在後面，沒有跟上孔夫子以及孔夫子帶的那些學生。顏淵後就是說孔子被匡人圍起來，然後解了圍以後，孔夫子就離開那個地方，顏淵落在後面，後來過了一個時候才趕上來。

趕上來的時候，「子曰」，孔子就說了，對顏回說：「吾以女為死矣」，這個女字就是汝，當你講，經典裏面沒有那個字，就是用這個女字。以女為死，我當你已經死了。「曰」，這是顏淵說：「子在，回何敢死。」子是夫子，夫子還在，回，顏回自己稱名字，何敢死呢？怎麼敢死呢？這個死字怎麼出來的呢？當匡人那個時候，分不清楚是孔子還是陽貨，這個情況很危急。你們現在可以看看國內外那些偶發的

事件，那些羣眾一圍集起來的話，他不給你講道理的，很容易失控。那個場合一失控的時候，那不得了，羣眾一失控的話就出人命的。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後來事情是明白還是沒有明白，孔子就出來了，解了圍了。雖然解了圍，在當時的情況那麼緊急，是死是活不敢說。所以顏淵後，落在後面，後來趕上。孔夫子和他見面了，在這之前，我還以為你已經死了，已經被匡人把你，或者他來攻擊你，你來反抗他，可能你就死了。顏淵就說夫子在，我怎麼敢死呢？這意思是說，我怎麼敢跟匡人對抗而犧牲自己呢。古時候，有父母在，作兒女的人在外面，遇到任何險惡的環境，你也不能跟外面人來對抗，要保住自己性命。為什麼？保住自己性命，回去還可以對父母盡到孝道。如果在外面跟那些惡勢力，跟人家打鬥、跟人家對抗，犧牲了之後，父母還在，怎麼辦呢？有這個意義。子在，夫子是老師，師徒如父子，老師跟學生如同父子的關係，根據這個意思來講的，老師在，我作學生的怎麼敢死呢？這是一層。

再深入一層分析，過去雪廬老人講《論語》，就是這樣一層一層的講解給我們

聽。再深一層研究怎麼呢？吾以女為死矣這一句話，是反面的話，不是真實的。孔子聖人，顏回是死是不死，他不知道嗎？顏回原來落後，現在趕上來，一見面孔子非常高興，一高興之下說出來：唉呀，我當你已經死了。高興的話說出反面的語氣，語氣是反面的，真實的話就是表達他見到顏淵，心裏非常歡喜。這句話是表示他在那種場合，被匡人圍了之後，顏回跟他散失掉了，後來見面了，一時高興說出這句話來，表達他內心非常歡喜。後面顏淵講，回何敢死，「子在」，你研究研究這個子在，夫子在，夫子在就是夫子沒死，顏回作學生的，為什麼知道老師沒有死呢？在呢？研究《論語》，就在這些地方研究。那就是說，孔夫子跟顏淵講「吾以女為死矣」，不是真實的話，是反面表達歡喜的話，孔夫子知道顏回不會死。顏回講「子在」，他知道老師沒有死，為什麼呢？他知道老師是聖人，他憑他的道德脩養，遇到困苦艱難的環境，他一定有智慧來解決，不會因此死的，不會死的，所以他知道子在。

這兩句話，「吾以女為死矣」，「子在」，這兩句話大有禪機，參禪的叫禪機，就

證明孔夫子跟顏淵之間，相知得非常深，這一點一般注解沒有注到這個意思上面去。只有孔夫子跟顏淵之間，彼此知道對方，相知深到此處，都能夠化險為夷，把危險的境界，把它感化為平安，化險為夷。學《論語》，學孔夫子以及學孔夫子這些大弟子們，相知的這種境界，我們往裏面學。我們處在這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比那個時候惡劣得多了，你走在街上，看見那些人，你對他看一眼的話，說不定就要惹禍上身了。每一天在新聞報導上面有很多很多，所以在這個時代，什麼時候遭遇到這種危險的境界，自己不知道。你要是處在這個亂世、這個危險的時代，唯一能夠化險為夷的，就是要學孔夫子、顏回，處在任何危險環境的時候，自己要保持心理是平安自在，這個很重要。不要因著外面有什麼動亂，我們就跟著亂起來了，那一定受害的，外面亂，我們自己心理能定得住。心理一定住的話，外面惡劣環境如果是誤會的，也就可以解除。如果是真正的惡劣分子，他不問是好是壞，都要隨便的來加害於人，只要我們自己平心靜氣，學聖賢這樣的，不要畏懼。這個時候要知道，我們人人都有本性，本性在那裏起作用，外面亂糟糟的那些環境，不問是非的，那些人，由於你從本性裏起來的那種定工夫，毫不畏懼的那種心理，就能感化他們。

這一點你必得要懂得心法，你才能夠這樣作的，才能學得會的。你看外面的，不說別處，美國也常常發生，一個人拿著槍到校園裏面，對著那些學生，對著人隨便槍擊、隨便來殺害，你看那個多可怕。可怕是可怕，但是，你要真正是一個脩道的人，不會受傷害的，總得要有這個信心。

這一章就講到這裏，愈是在眾生都這樣殺、盜、淫、妄的這個時代，眾生都這樣惡劣的話，只有你脩道的人，你處在任何環境，不起作用則已，一起心動念就是從理性上發出作用來。理性發出作用來，就能把那些亂的事情化險為夷，真理就在此。用在家庭也是這樣，很多家庭問題，怎麼發現？你用理性來，無論是夫妻那一方，兩方面都是學道的人那沒問題了，這個太美滿。如果有一方，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有一方是學道的人，他遇見任何一方，或在言語上、或在行為上，有不如法的時候，有一種暴力傾向的時候，你是學道的這一方，你就能把有暴力傾向的這一個，馬上就把它化解掉。很多不能化解的那些家庭問題，那些悲劇一發生，都是自己或兩方面都有問題的。所以我們學《論語》這一章，從家庭到社會以至於政

治上各種問題，每一天都能用得上。每天都能用得上，我們這一個人有在生之年，在這個世間你就是有道之人。人家過生活，天天在不可預知的那種危險，你是輕鬆自在的，這就是你學《論語》得到的受用。《論語》講的就是跟佛法一樣的，我們大家都是學佛的人，你再結合在念佛上面去，那一生就能成就，這個多好。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現在看四百六十四頁。季子然，古人注解都說是季氏家裏的人，那時候魯國三家卿大夫，孟、叔、季，季氏是掌握政權最重的一家，他要用人，雖然說是季氏家裏辦的事，實際上就代替國君辦國家的事情，孔夫子的學生，不出來從事政治則已，出來從事政治就在這三家，你不在這三家辦事，你就沒辦法從事政治。孔夫子他的政治學跟現代人不一樣，他是鼓勵學生出來從政，從政就是要幫助國君治國，幫助天子治天下，純粹為國家、為民眾來謀求福利，這是孔夫子的政治哲學。孔夫子的很多學生都在三家作事情，仲由就是子路，冉求就是冉有，都在季氏家裏作家臣。季子然就問，雖然季氏不好，他不聽從國君的命令，但自己要掌握政權，他也知道要找好人，找能辦事情的人替他辦事。所以他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意思就是說，孔夫子要是認為仲由、冉求可以作大臣的話，那麼季氏就可以重用他，可以讓他作更高的位子，作更大的官位，他問孔夫子。你看孔夫子怎麼答復呢？「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子就指的季子然，我以為你異之問，有什麼特殊的問題來問我。沒有想到，「曾」，曾就是一個表示現在知道了，你竟然問的是「由與求」他們兩個人。這句話，孔夫子先把季子然懾服下去，再就解釋了，他不說是大臣，他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用道來事君，不能以道事君，那就不要作，要諫勸、勸告國君。不聽再諫、不聽再諫，三諫不從，那就辭職。「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不能算大臣，叫具臣，具臣是具備臣的數目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季子然一聽，他是具臣，那要服從，在季氏家裏作事情，那就要服從季氏家裏的各種命令。「子曰」，孔子說從是要從，「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可以從的，有可以不從的，其餘事情可以從，你要叫他弑父、弑君，那仲由、冉求絕對不從的。這話裏面，你看，既不說從也不說不從，選擇出來講，這個話很難答復，唯有孔夫子他這種智慧才能分別的答復，答復的話不容易的。以道

事君，你在季氏家裏作家臣，必得以道，不能以道的話，那就是不能繼續作，注重在以道事君。最後那一條嚴格了，弑父與君，絕對不從的。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請各位看《論語講要》四百六十六頁。費宰這個費那時候是魯國的，屬於季氏家裏一個地方，相當於一個縣，費縣，那個縣是很大的一個縣。「子路使子羔為費宰」，費，在當時雪廬老人他說，在當地方的人就念費，消費的費，但是我們在經典裏面，古人注解都是把這個讀必，這個讀法有點不同的。子路就是把子羔介紹去作費這個地方的宰，宰等於後來縣長一樣的，宰是主宰、是個首長。孔子知道了，孔子就說：「賊夫人之子」。賊是當害字講，意思就是說你叫他去作這個地方的首長的話，你是害了他。夫人之子，夫這個字是指定詞，就是此人、這個人。之子，指的就是子羔。

子路一聽孔子這麼說，他就加以辯論了。「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就是這個地方有人民，還有社稷。有人民，他就讓他在那裏學習著辦政治上的事情，社稷這是在祭祀方面的。古時候辦政治，比如說重要的，一個是要行政，再呢，就

是社稷，社稷就是代表這個地方。古時候政治是什麼呢？凡是有國家，它都要建立一個社稷，社稷是祭祀這個國家的神。「有」，一個是祭祀，一個是民眾，這就可以一邊去辦理這個地方的政治，一方面有這些，可以讓他一邊辦政治一邊學習，就可以了。他為什麼這麼講呢？大概在那個時候不像孔夫子所講的，孔夫子理想就是你去辦政治，無論是到國君的朝廷裏面，或是派到地方上作一個地方長官，都要先把書念好了，辦政治要懂得怎麼樣辦政治，所謂學而優則仕，把學問求得很好，然後再出去辦理政治。子路的意思，不必。因為在當時也有些從事政治的人，也未必把書念得很好，照樣的可以去辦政治。他的理由就是說有民人、有社稷，這就是很現成的，讓他一邊去辦行政，一般就在辦理政治上面，邊辦理、邊學習就行了，這是他的道理。所以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讀書是要懂得很多道理，既然有社稷、有民人，不一定要把書念得很好，懂得很多道理，才去辦政治。聽了他這一翻道理，孔子後面就說：「是故惡夫佞者」。佞者是什麼呢？就是把沒有道理的事情，說得很有道理，孔子後面加上這一句。

從這一章經裏面講，可以看出在那個時候，為什麼有些沒有很好學問，就去從事政治、去作官呢？在那個時候，有些像這三家，他們用的人，除非他們自己找不到有關係的人，那就到外面找，如果他們自己的子弟能夠用的話，盡量用他們自己人。所以他們在政治上有關係的人，不必讀很多書，都可以作上大官。還有，在春秋的時候，還有世襲的那個制度。所謂世襲的，他父親在政治上有地位，與國家朝廷裏有關係，他的兒子就可以承受他父親的官位，這個叫世襲制。與後代的制度一定要學問、有能力，那當然有一點不大相符。子路他就根據當時的現況，介紹子羔去作費宰。但是，我們根據孔夫子所講的，注意什麼呢？賊夫人之子，這一句話重要。你不管當時人家怎麼作，人家有學問、沒學問，都可以作得上大官。但是子路你是孔門的學生，你要派一個人出去的話，你自己要負責任，一者他本身能力不夠，能力不夠的話，政治辦不好，那不是讓民眾受到損失嗎？再說，他既是到那裏去作了縣長，作不好，引起民眾的怨恨，子羔本身也受害。所以孔子講：賊夫人之子，你等於害了他，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們讀了這一章書，尤其在今日，我們不想從事政治則已，要想從事政治，自己要想一想，我們在這個時代，你要從事政治，你要跟一般人那樣的話，那就造業了。不跟一般人一樣，你自己要行道，你想從事政治，你要根據自己的理想，把這個道行出去。這個道——辦政治的道理，就是造福所有的民眾，實行仁政。你要行道，那可不容易，你要應付很多人，很多人不了解的。你要實行一個政策，那可不容易的。從事政治的話，必須在辦政治這個能力方面要具備，還有品德方面要具備，這兩者缺一不可。兩者任何缺一的話，沒有品德，辦事能力再強，一辦就是自己為自己，就是擾民。或者自己品德雖好，能力不夠，你實行某一個政策，反對你的人，他就找出很多的理由來挑剔你，那很麻煩的，不管是現代、是古時候，現代當然更嚴重了。要想從事政治，必得在學問上面、在品德方面，要有很充足的這種能力，你才去。這一章我們這樣學，注意孔子講的這句話。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

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這一章文字較長，裏面段落分成幾大段，中間那一段又分成好幾節。這一章書，雪廬老人過去講的時候，就按照講佛經的辦法，前面有玄義，然後有序分、正宗分、然後流通分，由這看起來，儒家的經典不但講的道理跟佛家的佛法相同，就是有很多經文的章法，也跟佛經很相同。那時候雪公講時，先把這一章重要的意義跟大家提示一下。這一章重要的意義，大意是什麼？在當時春秋，當然比不上現在這麼亂，可是在孔夫子那個時候，看起來那個時候已經很亂了。天下為什麼亂呢？就是天下無道。周家，在西周的時候，文王、武王開國那是不錯的，到了後來周幽王把西周政治敗壞了，然後到東周，東周就是春秋時代，從周平王遷到東邊來，叫東周，這叫春秋時代。到了東周，天下算是無道，為什麼無道呢？天子不能作主，各國的國

君互相爭奪，大國欺負小國，天子沒辦法來指揮那些國君，所以講天下沒有道。就孔夫子來講，孔夫子他的理想是要出來辦理政治，辦理政治就要行道，行什麼道呢？行王道。所以他周遊列國的時候，就是希望那一個國君能夠接受他這個理想，能夠實行王道，可是沒有，天下無道。後來回來了，在家裏閑居了，等於是隱居。孔子隱居也不是跟一般隱士相同的，孔夫子隱居在家裏怎麼呢？就是隱居來求志，志什麼呢？志於道。孔子自己隱居了，那些學生呢？還是跟他學，他教學生要了解，在普天之下都無道的時候，你沒辦法出來從事政治，雖然不能出來從事政治，但是行道這個志向不能沒有，所以叫隱居以求其志。這是這一章書的大意，孔夫子教他的弟子大意在此，以求其志，要堅持這個志向。再呢，就是教他的學生要知道，有機會出去辦政治，那就出去；沒有機會，那就是天下都無道，不認識你這個要行道的人，沒有這機會，那就隱居在家裏。所以有兩句話，孔夫子曾經跟顏回講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能夠用得出去，就出來辦政治，就行；舍之呢，天下一直是無道，那就自己不能用出去了，就等於舍之，這個舍之並不是說沒有人用他，而是用他的人不明瞭道，使得他的道行不出去，這就是舍之，那就藏起來，所以大意是

這樣。講這一章經文時，一段一段的講，這個大意自然就含在裏面。

第一行，「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這一段開頭就是舉出這幾個人，四位大弟子提出來了。在這裏侍坐，這裏要知道坐在那裏呢？孔夫子是在魯國，在城裏面，他現在隱居在家裏面，沒有事作。沒有事作，可不是一般人講沒有官給他作，其實他在魯國作官作得很大。但是到後來，看看這個道行不出去了，他自動的辭了職，不作了，到各國去，周遊列國，也找不到任何一個國君採納他的意見，所以這個道也行不通，因此最後他回來，回到自己家裏閑居了。閑居了，跟他學的學生，有正式的集合起來教學，有的是非正式的。非正式的這些像子路這四位，這個時候到孔子的家裏面來，到家裏來侍坐在孔子旁邊。座位也是隨便坐，在古時候坐的時候，都是鋪一張席，席地而坐，席的前面放一張桌子，大概如此。一張席，四個人再加上孔夫子，那當然坐不下，孔夫子一個人坐一張席，曾皙可能坐在另外的一個地方，這在後來就知道，因為曾皙帶著樂器，彈奏瑟這個樂器，大致的是這樣坐。等於坐在孔夫子家裏，隨便一個非正式的聚會。在佛經裏面開頭就講有六種成

就，這部經在什麼地方講、什麼時候、佛是講經的主人，還有聽眾，一共有六種成就。開頭這裏就有那個意思，所以開頭這一行就很重要了。

下面就講，「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這是第二段，孔子就問了，把這一章經要談論的問題提出來。孔子說：「以吾一日長乎爾」，以，這個以字當因為的因字講，因為我一曰長乎爾，我比你們都年長。怎麼講一日呢？一日是一個，長，年紀長不論長多少，就是長一日也是長，一日長乎爾，含意就是比大家年紀長。我們普通人說我年齡比你大一點，你別說只是大一點，那是習慣語，一日長乎爾也是這個習慣語。因為我比你們年齡長一點，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這個以字，有些講法，前面是我比你長一點，毋吾以也，上面這個毋字當有無的無字，有人是這麼講的，毋跟那有無的無字是通用的。這個以字跟上面的以字有點不同，上面以吾一日長乎爾，以是當因為的因字講，因為我比你們年紀長一點。後面是毋吾以也，這個以字當作用處講。毋吾以也，古人有這樣注解的，你們不要因為我而不說話。這樣講的話，跟後面很難接得上。

雪公他是採取另一種講法，就是說我有了些年紀了，吾，這是孔夫子自己稱呼自己的，上面那個毋字跟下面這個以字合起來講，吾毋以也，這是一個倒裝句法，把它按照語體來講，吾就當我，毋以就是我現在年紀老了，沒有什麼用處了。上面這個毋既然當無字講，下面這個以當用字解釋。無用，我現在年紀老，無用了，沒有什麼用處了。為什麼？我年紀老了。那麼你們啊，跟我不相同，你們年紀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我是因為年紀老了，在家裏沒事情作，賦閑在家裏，而你們呢，不能像我這樣。事實上，你們現在也沒有出去作事情，也是在家裏賦閑。為什麼在家賦閑？這個當中有意思，前面講那個大意就是天下無道。要不是先了解天下無道的話，孔夫子那些大弟子要想出來作事，還怕沒有事情作嗎？就是因為想要行道行不通了，這些人不願意出去作事，所以閑在家裏，要了解這個道理。

孔子說，「居則曰」，你們閑居在家裏，有時候會說：「不吾知也」。不吾知也這是倒裝句法，就是不知我，不吾知就是不知道我。就是沒有人認識你，就是你在家裏，你心裏想著，賦閑在家裏，為什麼呢？沒有人認識你，認識你這種辦事能力，

有這種志向，沒人認識，就是不吾知也。「如或知爾」，或者有人知道你，他願意請你出去辦政治，「則何以哉」。何以這個以字，那就是說你真正有機會，有人請你去辦政治的話，你拿什麼辦法，你怎麼樣的去辦事情呢？則何以哉，你以什麼來辦政治呢？這是孔夫子問這四位學生。

下面「子路率爾而對曰」，下面這一段就變了，前面把四個人侍坐，然後孔子出個題目。下面算是第二大段，第二大段裏面分成四小節，這四小節，每一小節都是一個轉變。首先看，「子路率爾而對曰」，率爾這個率字，在這裏不讀率，應該讀促，率爾，促，倉促的促，那個字經文裏面本來是這樣寫的，是個卒字，倉是儲藏室的倉，卒就是卒字，下象棋小卒，那個卒字讀促，倉卒的意思。率爾而對就是很倉卒的、很快的而起來就對，對就是孔子問了之後，他馬上就對，答復的意思。他怎麼對法子呢？「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這個字攝也讀攝，它讀的音也不相同的，讀攝是收攝的意思，比如說佛法裏面，佛菩薩度化眾生有攝法，攝是包容人家的意思，收攝人家，懾是懾服人家，那個字那就要讀攝。在這裏不讀攝，讀聶，

攝是什麼，一個鉗子把它挾起來，叫作攝，那個小鉗子叫小鑷子。攝乎大國之間。千乘之國，一乘就是一部戰車，我們現在講戰車，古時候講兵車，一輛兵車就是一乘。千乘之國就是有千輛的兵車，就等於現在有千輛的戰車，這是一個大國。他治理這個大國，而且在這個大國之外，是鄰居的國家，攝乎大國之間，在其他的兩大國之間，把它挾起來，它挾在兩大國之間，這個閒字在這讀間字，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這還不算，兩大國經常用師、用旅，師是一師的，軍隊多，旅是比師少一點。有時出動師的兵力，有時出旅的兵力，來攻擊這個千乘之國。「因之以饑饉」，由於這個戰爭，受到外國來攻擊，荒年了，年成不好，因著這戰爭而有了一個饑饉，遇到荒年。大家要知道，無論是古時候，是現在，只要有戰爭，這個國內，中國自古以來是農業國家，以農立國，有戰爭，你看，年輕人都出去作戰了，那個田，誰來種田？當然收成不好。再說，戰爭是人禍，人禍引起了天災，或者是水災，或者是旱災，往往就是人禍引起來的。所以老子也曾經講「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重大的戰爭之後，必然有凶年。凶年是什麼？在這裏講因之以饑饉，因之就從那裏來，就是因為兩大國他們有時候用師、有時候用旅，用的兵力很多。師是更

多，旅的兵力也很多，來侵略。這個侵略的話，你這個千乘之國雖然很大，應付外面那個侵略，你要抗戰了，你抵抗這個戰爭了，因之，因此饑饉，饑饉是年成不好，饑荒之年。

這個你想想看，雖然是個大國，有了戰爭，又有年成不好，下面一轉，「由也為之」，由是子路的名，他說，由子路，由我，為之就是治理，我來治理這個國家，治理這個千乘之國。「比及三年」，比，古人讀必，現在一般習慣念比字，比及，注解就是等到了，這個好懂，要真正說起來，古時候有比，比什麼呢？三年一個大的考核。這個比字古人注解叫作案驗，案驗怎麼講呢？在周家，天子三年要派人到各國——就是諸侯國去考核，古時叫作巡，巡迴來視察，就是等於考核的意思。那就是等於派那些大官到各國、各地方，就是巡察的意思，巡察就是考核的意思。不一定有多少年、幾年一次，通常的時候是三年一次。為什麼三年一次？一年時間太短了，你這個政治的成績顯示不出來，所以到了三年，你這個政治的成績是好是不好，可以看得出來，所以三年一比。三年一比，按照你這個國君對於你治國的成績，是好

就給你獎勵，不好，就給你一種懲罰。古時候跟現在有些不相同，三年一比，所以他這裏講比及三年。比及三年，及，到了三年，比就是到了三年，接受天子派的大臣來巡察，巡察之後，比就是比較、來考核你成績的時候。「可使有勇」，子路說，等到三年一大比的時候，我可以使這個千乘之國，本來就是大國，它遭遇了另外跟它接近的兩大國，用軍事來侵略，又加上國內的饑荒，他可以使這種危難的國家，可以使這個國家軍人也好、民眾也好，有勇，有勇氣。在有戰爭又有年荒的時候，年荒大家沒飯吃，這是很嚴重。在這樣一個危難的國家裏面，他把它治理得怎麼呢？可使有勇。使指的什麼呢？可使國內無論是軍人、無論是民眾，對於自己國家有信心，有勇氣面對這些危險艱難，可使有勇。不但如此，「且知方也」，知方，古人注解叫作有義方，有義方就是說有適當的方法來治國。這是我們老師雪公講的，知方就是知道治國的道理，知道政治的道理，這不容易。你去治理的國家，你自己知道政治怎麼治法子，你要使得那些軍民，都能了解你的治國之道，這可不容易。這要靠教育，不用教育，那些老百姓怎麼了解政治的道理。軍人更需要知道了解政治的道理，但是你要使得軍人，都能知道政治道理也不容易，也要好好的教，所以他能

辦得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講過之後，「夫子哂之」，哂之是笑一笑，在笑一笑之間，並沒有表示子路你講得對或是不對，只是哂之而已。但是這一哂的氣氛，當時四位弟子坐在那裏，這氣氛嚴肅起來了，大家不知道夫子這一哂究竟什麼意思，除了子路率爾而對之外，其餘就不敢發言了。就在這個時候，孔子點名了，下面就是一個一個的點名。

先「求，爾何如」。求是指冉求，爾就是你，你何如，你的志向何如。大概是求跟子路他們是坐在一張席上，所以是接著順著這個席位，孔子就是叫求的名字，就問他，你如何？遇到孔子點名他，他不能不講，「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方是見方，見方究竟多大，六七十、五六十，指的是什麼呢？古人講這個里，跟我們現在講的里，大小不一樣。我們現在講的里、講公里，一公里有一定的長度，古時候講那個里，不是像現在量的那麼準確。你們各位到大陸旅遊的時候，你就知道，你坐車子，你問問那司機，從這裏還有多少里路？他說很快了，三、五里。三、五里啊，怎麼算十幾里還不止，還說三、五里，所以不那麼準確的。所以他這裏講大

概的一個數，六十里、七十里見方的這麼一個政治的範圍，如五十里，或者比這個六七十里還要小一點，如是當或字講，或者五、六十里。在這麼一個小的區域，當然比這個千乘之國小得多了。他說，「求也為之」，我去治理。「比及三年」，這也比及三年，也是上級、上面天子來考核，三年一比，這比也是當案驗來講，來巡察。在這治理三年，我拿什麼成績呢？「可使足民」。足民，足民就是老百姓的衣食充足了，這就不錯了。老百姓的話，你辦政治最重要的，要使老百姓能夠衣食充足不缺，你政治的第一個成績，就有效果顯示出來，可使足民，民眾就是衣食足了。「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如其禮樂呢，如是當若、假若講，如也可以當指定詞來講，就是至於講到禮樂，則俟君子。那意思就是說，以禮樂來治國，以俟君子，俟就是等候，等候比我好的、比我高明的那個君子。意思就是說，要禮樂治國，我還辦不到呢，我沒有這個能力，我只能夠使得老百姓衣食充足而已，這是他的講法。

「赤，爾何如。」孔夫子又點名了，點名公西赤。爾何如，你呢，你說說看。「對曰」，赤就講：「非曰能之，願學焉。」非曰能之，非曰就是不敢說，不敢說我

能夠治理、辦政治。但是願學焉，願意來學習。怎麼學習呢？「宗廟之事，如會同。」宗廟就是祭祀的事情，如會同，這個如字也當或者講，或者是，會同就是那時國與國之間，兩君相會，或是更大的會盟，很多的國家、很多的國君來大會，叫大會盟，小會盟是兩國的君主，有大有小不一定的。宗廟是祭祀，但是有人注解，宗廟在這裏不是指的祭祀。但是經文既是講宗廟與會同，這是兩樁事情。因為你辦政治，無論是大國、小國，宗廟祭祀是一個重要事情，古人講「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國家的大事情，一個是宗廟祭祀，一個是出兵作戰，這是大事情，那麼這宗廟之事當然也是治國的一樁事情。會同呢？就是國君與國君之間相會，就等於現在美國總統又到這個國家、又到那個國家去會同。「端章甫」，端是禮服，穿上外交上的禮服，章甫是禮帽，穿上禮服、戴上禮帽。我們講一般名稱就可以了，在那時候有詳細的規定，會盟的時候，戴什麼樣的禮帽，穿什麼樣的禮服，都有一定的制度。在這裏就是知道，端章甫，穿上禮服、戴上禮帽。「願為小相焉」，小相就是兩位國君相會的時候，他用的僎相。用的這個僎相，兩君相會叫小相，大會盟的時候，比如說在夾谷之會，孔子就作了魯君的相，還有好多次數的，都是不相同。他這裏講小相，

他這個小相不能跟孔夫子作大相的相比，願為小相焉，這是他的講法。

「點，爾何如。」赤講完了以後，孔夫子又再點名，點是曾點。他說，你如何？曾點就是曾皙，孔子一叫他的名字，爾何如。「鼓瑟希，鏗爾」，鼓瑟希，曾皙原來在另外一個地方，你想想看，四位弟子坐的席位，孔夫子一個人坐一張席位，其餘的三位坐在另一張席子上面。這個時候曾皙他因為帶著瑟，在那彈瑟，彈瑟就是鼓瑟，坐在另外一個地方。當孔夫子叫他名字的時候，原來的時候，孔夫子先叫大家說說各人的志向，從子路率爾而對，然後一個一個點名，各人在講的時候，曾皙他鼓瑟希，這個希字就是稀少，沒有連續在那裏鼓瑟了，他有時候一聽別人在講的時候，他就停下來，鼓瑟就停下來叫鼓瑟希。這個時候孔子一點他的名，一叫點，就叫他的名字，爾何如。他就鏗爾，鏗爾就是把那個瑟放下。「舍瑟」，這個舍就是挑手邊那個捨字一樣的，舍，放下的意思，把那個瑟放下來。一放下來，這個瑟發出的聲音，鏗然一聲響起來，鏗爾。「而作」就是瑟鏗爾一聲放下來以後，曾點就起來了，原來是坐在那裏，「舍瑟而作」，而作就是而起來。「對曰」，就對孔子說，「異

乎三子者之撰」。異乎，他說他和前面三位不同的。這個撰字有很多的意思，在這裏當具字講，也當器具，在這裏當才具講，一個人他的才氣，才氣就是才具，他是擅長那一門的。他說異乎，與前面三位——三子，跟他們的才具不同，這時候他就沒有再答復了。

孔子就說，「子曰：何傷乎，何傷乎，就是何妨，不妨的意思，沒有什麼妨礙。「亦各言其志也」，各人說說他們的志向而已，你儘管說，不必怕有什麼過失，無傷。經過孔子這一提示，「曰」，曾點就說了：「莫春者，春服既成」，這個莫字讀暮字，朝暮的暮，莫這是正體字，上是草，下面也是草，中間是一個日字，這個太陽下山了，山上那些草，太陽落到草裏面，太陽落下去了就是莫，就是晚了，到傍晚的時候了，這叫莫。莫春這是講春天快要晚了，一般講一年四季，一季三個月，春天三個月，到莫春的時候，春三月快完了，春三月完的話，接著就夏天來了，天氣就暖和了。「春服既成」，到春天，換上春服。又在莫春的時候，「冠者五六人」，冠者是成年的人，古時候滿了二十歲的叫加冠，行加冠禮，這是冠者，有五六個人。

「童子」呢，還沒有成年的人，「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沂是在魯國那裏有一條河叫沂水，在沂水裏面浴，浴本來是當沐浴講，洗澡。也可以引申的講，不必洗澡，洗洗手，或者是其他，這都可以算是浴。「風乎舞雩」，舞雩在那個時候是一個祭壇，祭神用的。怎麼祭神用呢？有了旱災的時候，遇到旱災要求雨，在祭壇上求雨。祭壇上求雨的時候，有求雨的禱告辭，也還有舞蹈，有舞辭有舞蹈，所以叫舞雩。舞雩就指的那個祭壇上，在求雨的時候有歌、有舞、有禱告辭，後來那個地方就成為觀光的景點了，是一個觀光名勝的地方。因此他說，到莫春的時候，穿上春服，帶著成年的五六個人，還有未成年的六七個人，在沂水裏面洗洗浴，然後在這個祭壇舞雩上來吹吹風。春風很好，春風和暖。「詠而歸」，然後歌詠著回家去，這就是他的志向，歌詠而歸。

孔夫子前面講，你們各人都是閑居在家裏面，這正顯示出，他閑著沒有事，怎麼呢，帶著成年的、未成年的這些人，在浴乎沂，風乎舞雩，然後詠而歸。這是什麼意思？這是禮樂。一開始孔子前面徵求、問各人，你們閑居在家裏，說是沒人了

解你，你沒辦法出來行道，將來一旦有認識你的人，所謂認識，你這個因緣到了，有機會出來行道了，那時候你拿什麼來辦事情呢？孔子在那裏沒有講，辦事情、治理國家，最重要的就是禮樂。我們現在講治國要法治，那個國家都有憲法，憲法之下還有普通法律，法治。古時候，以禮、以樂，禮樂治國，以禮樂治國才能夠實行王道，才能夠行道出去，所以曾點他講這一段。就在平常沒有出去作事情，就是隱居以求其志，在隱居的時候，來充實自己治國的能力。以什麼治國？就拿這個禮樂，所以你看，沒有說出來，他帶著這個瑟，帶著瑟就是彈瑟、鼓瑟，就是音樂。音樂配合禮是藝術，拿藝術來治國，那太好了。你辦政治的人是藝術家，又是政治家，你用這種辦法治理國家，一般的國民就在這種氣氛薰陶之下，老百姓都是很快樂，所以他這裏點出來。因此，「夫子喟然嘆曰」，喟然就是嘆氣的一種，一種形容的話。「吾與點也」，與就是稱許的意思，我讚許曾點，孔子就特別讚許曾皙。

以上每個人是一節，一個人講他們的志向，就是一小節。到「吾與點也」這是中間第二大段完成了。第三段就是敘述這個事情，「三子者出」，前面那三位出來了。

「曾皙後」，曾皙在最後出來，等到前面三子出來以後，曾皙在這個時候就問孔子，「曾皙曰」，就問孔子說，「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前面子路等等一共三位，他們說的話，何如，問孔夫子。「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孔子沒有評論，誰說的話好，誰說的話是不好，沒有評論。只說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他們各人說出他們的志向而已。曾皙又問了，「曰」，這個曰是曾皙說的，「夫子何哂由也」，問夫子，你為何哂由？這個哂字就是笑，在子路說過之後，夫子為什麼哂呢？這個哂當然有些貶斥的意思，不是讚許，所以講為什麼哂他呢？「曰」，孔夫子解釋了，為什麼哂由呢，「為國以禮」，治理國家，最重要的是要以禮來治國。「其言不讓，是故哂之。」你要治國、要講禮的時候，一切都要講規矩。講到本質方面就要讓——禮讓，其言不讓，是子路他沒有禮讓別人，率爾而對，是故哂之。憑這個，孔夫子所以哂之，在他講完之後，夫子雖然沒有說他那裏不對，就是因為他其言不讓，所以哂之。「唯」，這個唯字古人注解，在雪公認為有很多很難講得通。在這裏是這個講法，曾皙聽完了孔夫子的解釋，唯就是曾皙表示孔夫子講的，他聽懂了。夫子一講，他明白了，以唯諾表示了解，用唯字答復完了。接著就再問，「求則非邦也與」，子路是其言不

讓，夫子哂之，求呢？冉求非邦也與，他講的不是治國的事情嗎？下面孔夫子又說明解釋了，「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安見是何以見得，安當何講，何以見得六七十里、五六十里的土地，不是國家呢？地方雖然不大，不能說他不是治國。「唯」，曾皙一聽也明白了。「赤則非邦也與」，那麼公西赤就不是治國嗎？孔子又說，「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又是宗廟，又是諸侯會同，這不是諸侯會盟是什麼，諸侯會同不是治國是什麼呢？「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赤說是個小相，這小相，他是小，誰能說這不是作大事情，大事情就是治國。經文解釋到這裏，每個人有每個人謙虛的地方，有自己肯定自己的地方。

這一章經文我們看過了，這裏的章法要說一說。這一篇前面「子路、曾皙」從這開始，到「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到「則何以哉」，這是一段。這一段雪公講，就如同佛經前面那六種成就，佛經六種成就：信、聞、時、主、處、眾。信是什麼呢？一開始講如是我聞，這是阿難尊者說，我親自聽到佛這麼說的；一時，就在什麼時候；聞就是阿難自己聽到的；後面有主，主就是釋迦牟尼佛講這一部經的；處

是在什麼地方；然後聽的人有多少。這個跟那個差不多，有四大弟子在那裏，要聽孔子講這一章的大意；孔子講這一章，孔子是主；在那裏講的有侍坐，就是在孔夫子家裏；聽眾就是曾皙他們四位。下面是第二段，第二段分成：子路講的是一小段，冉求是一小段，公西赤一小段，最後是曾皙——曾點又一小段有四小段。四小段裏面，各有各的特色，這個特色是什麼呢？比如說，子路他率爾而對，他是很直率，孔子一說的時候，說你們在家裏，現在是沒有作事情，將來如果有機會出來作事，則何以哉，你拿什麼辦法來作事情呢？孔子說了之後，子路首先就對，他這一對話是很直率的，率在這裏讀促，率爾而對，用在直率這兩個字讀率、直率。第二段就是冉求，冉求就是謙退，他表達他能夠在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他可以三年足食足民，禮樂，以俟君子。這是很謙退，但是之中，也有自己表現能夠把這個小地方辦得好，那麼在禮樂方面，以俟君子，這是謙退的，有謙退有不謙退，這是冉求。到了公西赤，公西赤就是溫恭，雪公講他答復的這一段，他說，「非曰能之，願學焉」，這是很溫恭，溫是溫和，恭是恭敬，他沒說能夠、一定能夠辦到，他不說能，但是願意學，這是多麼謙虛，很溫恭。後面講的，宗廟之事，會同等等，作個小相，這都是

溫恭。最後曾點，就是曾皙，雪廬老人講他這個答復簡約。第二章裏面四小段，每一小段每個人所講的各有他的風格，這是雪廬老人講這一章特別把它點出來了。就拿文章來講，就是文章的章法有變化的，我們寫文章，你要是拿這一章書我們學作文章的話，那就是每一段、每一節都有變化的，你能夠從這裏學的話，你的文章寫出來那是高手。

最後答復的，是曾皙問孔子的一段，那是第三段了。就是從「吾與點也」，那是第二大段完了，「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問夫子，然後這裏是第三大段。在這裏藉著曾皙來問，就把孔夫子閑居在家裏，以及對於四位弟子所說的志向，都表現在這裏，這是第三大段，也就是最後。在這一段裏面，它最重要的是什麼呢？就是前面一開始就講，這一章隱居以求其志。為什麼隱居？孔夫子周遊列國回來了，在周遊列國時，本來想找到那一個國家、那個國君能夠明瞭，孔夫子行道的這個道理，但是可惜，到那個國家，那個國家的君臣都不了解，所以回來了。回來就是這章所講的，孔夫子自己和孔夫子有不少學生都是隱居，這個隱居跟普通那些隱士在家

裏，就是在家什麼事情也不作，那個大不相同，他這裏是隱居以求其志。雖是隱居，在隱居的時候，什麼叫求其志呢？還是要好好的準備，在道德脩養上面、在辦事的能力方面，和學問方面好好的準備，這是孔夫子教他的學生。孔夫子本人沒有話講，他是道德脩養已經成為聖人了，辦事能力已經成就了，這是在教他的學生隱居以求其志。雖然現在閑居在家裏，為什麼閑居呢？那些弟子都是學孔夫子，因為在春秋時代那些各國的君主，在魯國也是一樣，用人不知道用怎麼樣的人好，他不知道用人用他的道德，用他來行道。這個各國都不知道，國君那些朝廷的大臣都不知道，所以孔夫子有不少弟子都在家裏閑居了，是隱居了。雖是閑居，要求其志，這是孔夫子前面講的大意。

這個大意，就在後面這一段顯示出來了，在那裏呢？就要跟前面接上。最後這一段顯示出來，曾皙就一個一個的問，孔夫子何哂子路，又問其餘的幾位，孔子都說這幾位講的都是辦政治。首先講子路，為什麼夫子哂，哂是笑。這個笑，你研究研究，人的笑有很多種的，有很開心的笑，那個是代表歡喜。有的是那些奸臣、奸

笑，那都是不好，笑裏藏刀，其他還有很多種。孔夫子這種笑，表示對於子路，那樣率直的來答復問題，認為子路在說話上面沒有禮讓，笑是笑他這個，笑他沒有禮讓。你要辦政治，子路講千乘之國他去辦的時候，成績一定辦得很好，不錯，這個孔夫子是肯定他，子路的確有這個才能，但是在言語上，其言不讓，沒有讓。我們學儒家的文化要知道，我們在日常跟朋友來往，作任何事情，都是要讓一讓，這才是脩養。你講脩養、講學禮，首先就要學著讓人，這是這裏所講的。曾皙講他的志向異乎三子者之撰，他跟前面三位都不同，最後他講，帶了冠者和童子在沂水上來浴，在舞雩上面吹吹風，然後詠而歸，這就是禮樂。詠而歸，孔夫子他是贊成，他自己就是要從事政治，他也贊成他的弟子都要從事政治。但是政治怎麼辦呢？就是要禮樂，用禮樂來辦政治。用禮樂來辦政治，這裏你看曾皙所講的，帶著成年的冠者、未成年的童子來學，曾皙現在也沒有出來作事情，他就跟前面那個隱居以求其志，照應前面，你求的什麼志呢？詠而歸，詠就是歌詠，歌詠在那個時候就是吟詩，用樂器伴奏，這是詠。這種音樂用在政治上，就是以禮樂來治國。所以一聽到曾皙講的，他雖然說他的志願跟前面都不相同，前面三位都是各有各的才具，他跟他們

都不同，既是不同，那當然是他自己沒有提到辦政治。沒有提到辦政治，他在這裏，一方面自己再繼續求學，而且帶著學生，把他自己的學生帶著到這個地方來，來怎麼？還是學、還是求學，郊遊就是求學。為什麼郊遊就是求學呢？比如我們現在讀書，在學校裏讀書，學校還要辦郊遊，課外到外面來看看，由這個教學方法推廣，不管你是在求學當中，還是不求學的時候，凡是你一個讀書人，除了在家裏讀書，你還要到外面走一走。古人講「出交天下士，入讀古人書。」入讀古人書，把古人、聖賢這些書讀了，讀了之後，你要到外面看看，天下之大，讀書的人那麼多，你看外面的讀書人，他們所研究的成績到什麼程度，再拿來與你自己研究的，對照比較的來看一看，這是有必要的。

我們今日之下，你要出交天下士，也到外面走走，但是我們讀書人，我們學道的人，你要在國內到處看看也可以，未嘗不可。你要到國外去，外國國家很多，也不那麼容易辦得到，就算辦到了，那麼你要看看外國這些學者，他們現在怎麼樣研究學問，他們現在把他的學問用出來，是怎麼個用法，我們大家也沒有辦法，一個

一個去訪問。但是現在這個傳播媒體很發達，又是電視、又是網路、又是報紙，很多，所以我們藉著這些傳播媒體，看看天下國內國外這些學術界、教育界、政治界上的這些人物，他們的情況如何？拿來與我們的來比較研究看看，這個比較也不是說，外國人怎麼說的，我們就照這樣學，這個又不對了，你這不是作學問的態度。你作學問的態度，你要先觀察外國人，他把他的學術教育，這種思想定出來的辦法拿來實行，實行有什麼樣的結果，你都要分析、要觀察。西方各國學術界的學者，在政治也好、教育也好，主張民主自由。他們講民主自由，好啊，我們也學民主自由吧，你沒有經過消化，沒經過研究。你要有研究，研究觀察什麼呢？外國無論是英國也好、美國也好，其他國家也好，它的民主自由行到現在，他們教育出來的學生，以及在學校正在學習的學生，他是什麼現象，政治人物與一般公民，他們現在狀況如何，政治辦到什麼程度，都要研究、觀察。再回過頭來觀察我們臺灣，現在大概都是從外國學來的，學民主、學自由，在傳播媒體、新聞報導上面講，要有新聞自由，這都要了解，這大概都是跟外國人學的，這都沒問題的。但是，臺灣一學，跟外國人不同的。外國學校的教育，雖然講學生有學習的自由，但是沒有說學生在

課堂裏面，老師在講話、教學，學生在作自己的事情，甚至於拿雞腿在啃，又是吃這個東西、又是跟人家聊天，教室裏面秩序不能維持。外國沒有這個現象，外國儘管講學生有自由，它的教室裏秩序還要維持。那你說，你臺灣現在學外國，學的民主，你學，學得把它變了樣子，這個我們都要觀察。觀察的結果，拿我們跟我們自己讀的聖賢書，古代聖賢所主張的教育，它是應該怎麼教學生，用在政治上怎麼用，這一對照，就對照那個好那個不好，你可以對照出來了。

就教育這方面來講，國內國外，它是講學生有自由的，順著學生的個性多方面發展，你老師不能夠壓制學生的個性，你要順乎他的發展。這大概是在臺灣的教育家們，都是深信不疑的教育理念。但是我們分析這個，順著學生的個性發展，我們古代聖賢的教育，正好相反。過去雪公老師講，你學生在求學的時候，別說在過去私塾時代，就是在民國初年有了學校，學生在課堂裏聽課完了，老師講完了，還要學生在那坐著不動，不能亂動，那個時候課已經講完了，怎麼還不動？有道理的，就是除了你在課堂裏面，聽老師講學問之外，你還要訓練自己這個定工夫，真學問

就在這個定工夫出現的。佛家講戒定慧，有定工夫然後才有智慧。為什麼有定工夫才有智慧呢？我們眾生從無始劫以來，本身一念不覺就起了無明，無明就把這個本性遮蓋起來、染污起來，然後一生一生，每一生每一世受到人羣之中的那些——彼此都有惡的習氣、不好的習氣，自己有無明，就是一種惡習氣，再加上共業，很多羣眾大家的習氣互相污染，所以染到現在，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那種惡習氣。這在西方人看起來，這個惡習氣，他肯定這個惡習氣就是學生的個性，換句話說，他要教學生，要教教育家、教老師們順著學生個性自由發展，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教老師順著學生這個不良的習氣發展。什麼不良呢？學生就自我放縱，不受約束。自我放縱什麼，不過是財色名食睡，順著這個。一個人、一個眾生從小一直到長大成、到老死，他如果不學儒家的文化，如果不學佛的話，就是這樣，來的時候順著惡習氣來的，生活在人世間，你一定是完全順著這惡習氣，死的時候，還是這個惡習氣再投胎去。生來死去，始終這個惡習氣在那裏、在六道裏面生生死死的，惡習氣輪迴，不能了生死。佛家教人家要了生死，就把這個惡習氣去得乾乾淨淨就成就了，成佛了。儒家也是這樣，儒家也是要了生死，你就是要把這種惡習氣去掉，我們既

然惡習氣這麼深，不能一下子就能除得掉，那靠伏得住。伏得住，不讓它起來，惡習氣存在心裏面，不讓它往外發作，開始就練這個定工夫，久而久之，這個惡習氣它在那裏，就能消除掉。惡習氣很多，你消除、斷除了一分惡習氣，就開發一分智慧，對於了生死，就有一分成就。

所以這樣看起來，我們現在研究《論語》，就是孔夫子講的這個道理，拿來跟西方這個學術思想一對照，西方學術思想用在學生身上、用在政治上，現況如何？跟這裏一對照，那不就是很顯然的，我們儒家講的是道，他講的和順乎眾生的惡習氣發展是背道而馳。了解這個道理，我們要想改變人家，改變目前國內國外這麼亂，政治上的亂、教育上的亂，社會上這些一般人不講道德，沒有是非善惡，分不清。你想來挽救他們，那些人很可憐，就是這些教育和學術界的思想，把他們教壞了，教壞了自己還不知道。我們現在，你說你要從事政治，你競選立法委員，你就是你一個人到立法院，你也是孤掌難鳴，也沒有辦法。何況你是學道的，你那有那麼多錢來競選？有錢還不算，你還要跟那些地方有勢力的人拉攏在一起，你這個條件都

不具備，你能夠競選嗎？那怎麼辦呢？只好我們從學術思想上面來著手。從學術思想來教化人心、改變人心，這樣一想，我們自己研究這個《論語》，我們有信心了。

研究《論語》什麼呢，我們就是自己學聖人，我們同時要把我們所學的，能夠傳播出去，能夠教化別人。你教化別人，在這個時代，一定很多人指責你，現在是民主時代、講人權，老師都不能夠干涉學生，家裏父母教兒女也不能夠教過分了，父母對兒女也不能打了、也不能罵了，教師更是不可以。你一出去，你把我們古代聖賢這個教育，那要管制學生、管制兒女，一定受到這些人反對你、指責你。我們自己有信心，把現在西洋學術界、教育界的現況，跟古代聖人所講的道理一對比，我們有信心。有信心，一方面自己不受現在時代潮流的影響，我們自脩方面不受它影響，我們向人傳播，勸告別人，也不怕他們指責。不怕他們說你這是落伍了，現在時代進步到這個程度，你還講那一套？你早就落伍，我們不要怕人家批評這一套。所以我們從這一章書裏面，我們要從這上面學。

孔夫子肯定曾皙講的，他講的就把孔夫子的心理完全講出來。所以雪公過去講

這一章，講到最後，孔子說，「吾與點也」，我是贊成曾點的這個志願。老師說，這不是孔夫子同情曾點，而是曾點把孔夫子心理的理想說出來了，而是曾點來同情孔子，師徒之間這樣的感應，所以重點就是在這裏。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時代，我們大家也沒有從事政治，有不少在座的，你在學校裏教書，但是你在學校教書，你可不能把學校的課本都放在一邊，你叫學生完全讀《論語》、讀《大學》、《中庸》，那又不得了了，學生家長以至於學校的校長都來找你了，你為什麼不好好的教書，專門叫學生來讀《論語》呢？那你教不下去。那你怎麼辦？學校的正式課程你還要講，講的時候要提醒學生，純粹的學術那是可以講，遇到那些邪知邪見的學術，你就要讓學生知道利害。比如說在學校裏講的性教育，各級學校都在講，你作老師的話，講到有關的課程，你就可以提醒學生，這是不好的教育，讓他明辨是非。不好在那裏？實行這個教育，學校裏從小學到國中、高中以至於大學，未婚生子的多少？這是好事情嗎？你把這個事情提醒，三言兩語的提醒，讓學生知道，假如相信這個學說，按照這個學說來作，學生自己受害的。你可以這麼提醒千萬不能贊成，現在各級學校都贊成，都是要提倡這個教育。好了，假如我也跟大家隨著這個講，你這個

當老師那就是教的不夠了。你不能够全部教學生《論語》，你找到適當的機會，你可以把《論語》拿來，拿這個意思來講給學生聽一聽，拿這裏跟現在的現況來對照，讓學生能夠明瞭是非。為什麼呢？孟子講人人都有良知良能，良就是本有的，本有智慧本有能力。現在學生所以那樣不聽教，老師對他一管的時候，他回家找家長來興師問罪，這是現在的教育風氣把學生教壞了。順著聖賢的教育，就能啟發學生的良知良能，你在適當的時候，教學校裏一般的課程，利用這個機會，把聖賢的這個教育，不用很多的時間講給學生聽，學生都有良知良能，這個良知良能一啟發出來，他就發生作用，那你這個老師對學生，那是功德無量，就真正把一個學生教好了。

在這一章書裏面，孔夫子教他的學生，雖然在隱居沒有事情的時候，你在學道、學禮樂治國，好好的充實，不能閑在家，什麼事都不作，那是不可以的。孔夫子以及他的學生都要這樣學，隱居以求其志。這個求其志，跟現在人所講的，那個學術思想完全相反，只有照孔夫子這樣隱居以求其志，一步一步的學成聖人，學成聖人就能解決生死問題，把這個講清楚了。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一】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二年八月十五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論語講要講記【先進第十二】

講述者：徐醒民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九三二七○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四）二三一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論語講要講記：下論 / 徐醒民主講. -- 彰化縣花

壇鄉：雪明講習堂, 2012.08-

冊；公分

ISBN 978-986-88256-9-7 (第1冊：平裝).

1. 論語 2. 研究考訂

121.227

101014887